

文藝春秋叢刊之二



上海永祥印書館刊

萬國大藥房

◎ 慎審方配 ◎ 廉價市門 ◎ 齊貨發批 ◎

！ 務服會社為
！ 利福羣人謀

.....

補肺
強筋
增體
防傳染

麥精
魚肝油

療虛壯體
冬令補品
益元固本

助發
長育

上海正陽路陽路支店
(二線) 二七〇〇六話電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總店
(四線) 五二一八九話電

會五種他之鐵質補精

維之鐵



服維乙鐵一瓶
可抵任何補品數十瓶

每瓶四元

四季老幼咸宜
服常咸宜
美久
味服
適不
口嚴



大成藥房發行



牌心安



瓶奶



器射注

●●●種 各●●●

支機
瓶製

安硬
甌質

品出廠器儀學醫璃玻安保國中

·廠一第·

號九〇二(路根麥即)路安淮
九二六五三: 話電

·所行發·

號一五八路京北
轉三三三二九: 話電

·廠二第·

莊辛小(路生勃勞即)路壽長

·廠總·

(路東世廿即)底路善嘉
四七四一七: 話電

The China Boan Medical Glass Works Ltd.,

SHANGHAI CHINA

地址：愛文義路六一四號

引達油墨廠
股份有限
公司

電話：三五九〇五

Deanna & Co.

永祥印書館

便利西區顧客
設文具陳列部

地點：靜安寺路一〇八八號(電話三八八〇〇)

明星環球百貨公司

歡迎賜顧 / 價格克己 /

活生海上

· 版出六週每 ·

十二月二日刊
 文藝的·家庭的·趣味的
 納費一百元即為基本讀者
 享受六大權利詳見創刊號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路寺安靜：處閱訂
 院院八一(一〇三一)

大王生性
 總店：洛陽路馬路口
 電話：四〇三四八
 支店：老西門方路口

紅星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長統靴 套鞋 跑鞋 米滾筒 球鞋 鞋底 三用板

總公司：上海南京路四十九號
 電話：八〇三九
 第一廠：上海長安路一七〇號
 第二廠：上海武安路一七〇號

星花

文藝春秋叢刊之二 目次

封面裝幀……

錢君匋

文藝春秋(二十五頁)……

程輯室(一)

談出版文化

茅盾(三)

崔浩論

呂思勉(三)

電影脚本ABC

魯思(六)

迷

霧

司徒宗(六)

二債二二

范泉(七)

插頁

致函讀

魯迅(七)

野火花

顧仲彝(三)

白色的山脈

龍瑛宗(三)

凋

殘

方之中(三)

鳳還巢

孔另境(六)

蘇行散記

宏 兮(二卷)

雨 卷

周文同(卷)

紀念契訶夫逝世四十年…… 刊(卷)

安東·普洛維契。契訶夫…… 沈子復(卷)

放

逐

郭 豐(卷)

契訶夫逝世四十年紀念…… 蕭廷義(卷)

契訶夫作品白譯本編目…… 卷

契訶夫遺像…… 北京譯語夫(卷)

蔡子民先生二三事

徐炎之(卷)

魯迅傳斷片

范 泉(卷)

柳 林

(中篇連載·二)

A·勃拉克伍德(二卷)

……

蓬萊大藥房有限公司

聘有專家配方 精細準確
 接方送藥電購 迅速妥善
 經售各國名藥 應有盡有
 誠實服務 薄利多銷

泰山路(霞飛路)五六一號
 電話八〇七七一



KRENOL
MIN-YEE

最應先用磺胺嘧啶咳劑

秋風落葉 是咳嗽的季節
 慎勿輕忽傷風 須知有肺炎的危險，請注意預防，服本劑最有效果。

民誼大藥廠出品
 上海新聞路辛家花園
 電話六〇一〇八三號

藥房均售

良辰吉日

應 用

結婚禮帖
 結婚證書
 簽名簿及
 喜事文具

永祥印書館總發行所
 四馬路三八〇號電話九二二一三
 聯大昌元記印刷紙號
 山東路二六六號電話九四二六二
 精製發售



永祥印書館將刊印當代文大書簡集一種，內容的都是中國著名文化人，如梁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巴金等等，第一卷將收書簡共四十通，用橡皮版彩色印出，並於每一作者的背頁撰寫介紹文字，務使讀者既能略覽作家手蹟，復能實察作者簡史。

孔另境主編世界書局出版的劇本叢刊，已出至第三集，第四集亦已決定於明年元旦出版，特約編者有佐臨、顧仲彝、胡適、方君逸、石韋父、陳克、朱端鈞、柯靈、蔣笑、魯思等二十餘人。第五集亦將於明年陸續發行。

尤光昭領導的上海藝文團，曾假座北平大戲院影院演出顧仲彝所編的「三千金」。

該團因於演出前後均並未這編劇者。雖然有佳士上徵紙之嫌。又其劇團在天津亦曾演出魏子潛編的「殺頭瓜」，成績頗佳，然而編劇者並無所知，自然更談不上修改所謂「上演稿」了。

范泉翻譯小田櫻太郎著的「奔逸傳」，曾由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譯加校正，申譯本篇首冠有序文，篇末附加主要錯誤的說明附記，故譯稿與原著大有出入。現在李英氏將根據該中譯本譯成英文，正着手翻譯中。

易卜生全集的翻譯工作嗚呼已久，但至今未見實現。沈子復氏現已根據英譯本從事全英翻譯工作，已成大半，年內可以完成。

蔣笑與柯靈合作改編高爾基的「夜店」，因劇情比較沉悶，目前尚無法演出。

蔣錫金與司徒宗近正就教於本市某中學。詩人朱維基正從事泰納的譯著「英國文學史」的翻譯。

蔣錫近出版「中國小說」一册，內選有老舍、茅盾、姚雪垠、張天翼、端木蕻良、蕭紅等六人的最新作品，且附有陳烟橋的水刻，譯者是羅果夫等多人。

在內地，文化人梁啟溟的續談問題，曾有一段有趣的記載。最初，在民國二十四年夏梁氏發假的時候，曾公開發表文章，申言不再婚娶。可是今年的大公報上，却忽然登載了他和陳樹芬女士訂婚的消息。新娘是雲南人，今年四十四歲，北平女師大畢業，曾在桂林師範學院附中教書，冰人便是師範學院院長曾作忠夫婦。消息發表以後，梁氏便在報上刊出公開函件，說他十年懸居，

滄泊度過，此次訂婚，宛如一不設防城市忽被敵人攻入。經延誤來，頗有夫子自道之樂。但陳女士身價頗高，却大不諳然，據地向訪問的記者表示，不設防城市乃陳，而非梁，因為梁氏曾向她多方追求，情言密語，夾住甚久，最後才答應這一宗婚約下來。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一段歷史，局外人當然無從明白。好在梁陳的婚禮已經舉行，有情入終究是成爲眷屬了。

小說家王魯彥氏，因患肺病核病日重，且貧病交迫，內地文化界人士曾發起發起醫藥救濟運動，茲探悉，「蘇索王魯彥先生醫藥救濟」的原文，係出於柳亞子手筆，啓事中有云：「……因積勞成瘁，復受市儈之譏，更以巨額原債，備運藥食之累。隨隨者風也，竟夾床下，膏膏者御邪，都到眼前。人言枯槁，不生培機，盡地爲餅，蓬鮑窟中之客，共談

事。憑良心吃飯，又怕誰呢？……

不過從柳老爺去世後，少爺這一代的脾氣確實難於捉摸了，老傭人彷彿一莖破草鞋似的值得拋棄，憑着耿耿赤誠的他，他知道不合時宜了。他時刻訓練自己，想用不是十分卑屈的態度來改造環境，使這分職業，終老夫婦淒涼的暮年，使幼兒獲得成家立業的機會，「唉，人的心，一代不如一代！」他當這樣感慨地自言着。

而在他人看來，也許這就是李保鏢的詭辯罷。

阿四年青的衝勁，突然給塔塔飛飛轟大的石頭似地，……嗚呼，他給敲醒了。然而他只掉下了側久的身子。

年月帶去了李保鏢的精神，一坐久便腰酸頭暈，呵欠連串地連眼淚也給軋出來。他跨着身子跨出車，在人影凋零的階窳遑徘徊着。

汽車像一羣寒雁宿在沙灘上，背上晃着一條透明的金光。偶爾有一二隻跳出去，其餘仍昂大不掉地連招呼也懶得打一個。

他眨着酸澀的眼打窗斗邊張望，鈴鏢和歌唱仍在那裏嗚啞。他肚皮有點餓，瞇瞇也重上眉尖兒，然而他不能跑開，尤其不能睡；少爺一跨出書場的大門，責備就落在自己身上。什麼時候了呢？凌空的鐘塔，只留一點紅鏢給他照。

「老爺，什麼時候打烊？」李保鏢跑去問司帳傭。

那個榜在門牆上打盹，擦一下唇角的涎沫，回笑他：

「一點半。」又瞧瞧手上的錶，「噫，快到了。」

客廳里是冷森森的，一點陽氣全給左面書場奪了去。

李保鏢越發不敢苟且了。他煥發他的精神居住書場的門，如同三個小孩等待大人給樹葉他吃那饑勁。忽然又想到該去招呼阿四一聲。那傢伙雖然有點討厭，總算同事兩三年。

「唔格稀奇！只有優才正被破飯碗！」那傢伙似乎嫌他娶了清匪，又刻毒地嘲笑。

「別扯你媽的威！」一點姑婆親算什麼！他仰笑阿四。

這時一簇簇人頭打門內湧出來，阿四還在跨去撥動引。

李保鏢忙地僵着背去拉車門，門順着角度的然也張開，他身子失却平衡，不能自持的向後撒了一脚。

「唉喲！……！」

少奶奶一面嬌聲地詛咒，一面撲着脚，白緞鞋尖上那朵紅棉花，像連過一場風雨的襲擊裡成紫黑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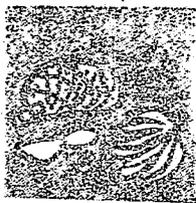
李保鏢帶着驚愕的神態抬起頭，左頰上感着火辣辣的一掃，使他似從開連懺悔話也來不及說一句。

人從四面兜窺來，彷彿還要看戲「鬆要」。

少爺猝然地把少奶奶扶上車，嗚嗚的啜泣直律到公館的大門。

從柳公館回到家裏，已兩點鐘了。李保鏢今夜沒有睡那其比兒子還珍愛的披肩。他抹下紅熱了的臉頰，然後像逃避誰的視線似地鑽進被子裏去。

老婆早從帳陰裏在打量李保鏢。她面上堆積的縐紋，前額稀疏的黃髮，都表示着她年紀與李保鏢不相上下；可是她，



凋 殘

方之中

李保鏢有種潔癖：愈是熱鬧，愈感覺過分的寂寞。他習慣了把寂寞當作靈魂底食糧，用他沉甸甸的心去咀嚼時，一生酸苦之流便淅瀝地濺起微波。然而他愛咀嚼着，彷彿是一種愉快。

隨後，幾乎是公式般地想出這樣的結論：人生的意義，溫飽而已。他親眼瞧見與他年輕時同做路警的幾個同事，包運鴉片發了財。回了家，現在又給漫天的洪濤吞沒了；而自己年近半百，有了家室，這碗飯能平安地吃下去，也就覺得滿足，並且在那些人面前，他是值得驕傲的。

這末着，讓墊褥裏彈簧顛抖地支住身子，靜默地躺着，人流的沖瀉，聲音的嘈囂，全勾不起他的興奮或驚奇。春在扇着嫩葉的街樹枝上，在豪華的男女身邊，江南三月的和煦，夜給捲在溫情的懷抱裏，電火煎炙着都市的脈管，血液飛捷地迷蕩着，有時透過一二聲慘叫，叫人想到有若干細菌在剝蝕着文明的骨髓。

絢爛的光流瀉在一個巨廈的窗間玻璃上，那上面抹着一層白霧般的水蒸汽；鼓鉞聲一陣緊又一陣鬆，調和着一個妮

婉動人的歌聲，時不時叫好聲滾出窗外。

窗外木斗邊時常幌着二隻腦袋，顯着腳探望室內，隨即堆成一團龐大的陰影；一會這團陰影緩緩消失去，而另一些腦袋又緩緩地凝集來，他們拿鑒賞獸苑裏一鱗半爪般的心境，療治好奇底飲渴。

跑馬場凌空的鐘塔，時針指上十一點半，隔層低欄的汽車夫阿四，駢聲傲如四月池塘邊的蛙鼓，——咯咯……怪刺耳的。李保鏢敲一下那傢伙的肩膀，驚醒他：

「別他睡，少爺什麼時候出來，是沒準兒的！」

那個幌一下腦袋，對階沿上睨了一眼：

「來就來啦，哈格稀奇，……只有儂才怕呢，噫！」

像怨瀆使他打了個噴嚏，又兀自呼呼地睡去。

帶泥夾水的話，易使人根究它的來由，檢閱自身的過去的。李保鏢三十歲跟隨柳老爺。但凡是有的道理的事他必儘於這，柳老爺把他由司閩捕昇為保鏢；但他仍沒有拿阿諛來過分取巧。就是狙擊綁匪那一趟讓自己受了傷，那也是分內

事。憑良心吃飯，又怕誰呢？……

不過從柳老爺去世後，少爺這一代的脾氣確實難於捉摸了，老傭人彷彿一隻破草鞋似的值得拋棄，憑着耿耿於懷的，他知道不合時宜了。他時刻訓練自己，想用不是十分卑屈的態度來改造環境，使這分職業，終老夫婦淒涼的暮年，使幼兒獲得成家立業的機會，「唉，人的心，一代不如一代！」他當這樣感慨地自言着。

而在他人看來，也許這就是李保鏢的詭辯罷。

阿四年青的衝勁，突然給塔塔飛飛轟大的石頭似地，……嗚呼，他給敲醒了。然而他只掉下了側久的身子。

年月帶去了李保鏢的精神，一坐久便腰酸腿顫，呵欠連串地連眼淚也給軋出來。他跨着身子跨出車，在人影凋零的階窰遡徘徊着。

汽車像一隻寒雁宿在沙灘上，背上晃着一條透明的金光。偶爾有一二隻跳出去，其餘仍是大不落地連招呼也懶得打一個。

他眨着酸澀的眼打窗斗邊張望，鈴鏢和歌唱仍在那裏嗚啞。他肚皮有點餓，瞇瞇也眨上眉尖兒，然而他不能跑開，尤其不能睡；少爺一跨出書場的大門，責備就落在自己身上。什麼時候了呢？凌空的鐘塔，只留一點紅鏢給他照。

「老爺，什麼時候打烊？」李保鏢跑去問司帳傭。

那個榜在門牆上打盹，擦一下唇角的涎沫，回笑他：「一點半。」又瞧瞧手上的錶，「噫，快到了。」

客廳里是冷森森的，一點陽氣全給左面書場奪了去。

李保鏢越發不敢苟且了。他煥發他的精神居住書場的門，如同三個小孩等待大人給樹葉他吃那饑勁。忽然又想到該去招呼阿四一聲。那傢伙雖然有點討厭，總算同事兩三年。

「唔格稀奇！只有優才正被破飯碗！」那傢伙似乎嫌他矮了清匪，又刻毒地嘲笑。

「別扯你媽的威！」一點姑婆親算什麼！他仰笑阿四。「豬鬃！你……」

這時一簇簇人頭打門內湧出來，阿四堵在門去撥動引。

李保鏢忙地僵着背去拉車門，門順着角度的然也張開，他身子失却平衡，不能自持的向後撒了一腳。

「唉喲！……」

少奶奶一面嬌聲地詛咒，一面撲着脚，白緞鞋尖上那朵紅棉花，像連過一場風雨的襲擊裡成紫黑色了。

李保鏢帶着驚愕的神態抬起頭，左頰上感着火辣辣的一掃，使他似從開連懺悔話也來不及說一句。

人從四面兜圍來，彷彿還要看戲「鬆要」。

少爺猝然地把少奶奶扶上車，嗚嗚的啜泣直律到公館的大門。

從柳公館回到家裏，已兩點鐘了。李保鏢今夜沒有睡那其比兒子還珍愛的披肩。他抹下紅熱了的臉頰，然後像逃避誰的視線似地鑽進被子裏去。

老婆早從帳陰裏在打量李保鏢。她面上堆積的縐紋，前額稀疏的黃髮，都表示着她年紀與李保鏢不相上下；可是她，

却有青年青的潑辣，說話時兩粒眼珠突地要衝出眶外，隨後就倒在地上用她的尖嗓子哭着罵着，……於是李保鏢遇着有趣的事也只得屈服——她就這樣馴服了男人，但這記憶是容易忘却的，他得常用魄力去養成男人的習性，所以連回家這一刻，也要啼啼一陣。

「怎麼回來這末晚？」她看清了男人的面孔，「今天又喝了多少？」

男人祇用鼻子的嘆息代替了答語。照例只要男人不做聲，她也不加深究。

小篤兒——他三十八歲才生的這個獨兒給父親冷冰冰的脚刺了一下，嘩啞地叫起來！老婆猛力推開脚，他慙悵地移動一下。

他陰鬱地想像着少爺兇惡的臉，少奶奶潑辣的臉，只隔幾點鐘又會使他享受。他想講幾天假，彼此都可平平氣，然而少爺是每晚外出的，陳祥那雜種會抽他的鞭脚……他得若無其事地照常工作着，只要少奶奶寬恕他這一次，吃個把耳光算什麼，何況保鏢的遲着意外是常事。於是天一亮他就爬起床，準備上差去。

他決定今天得把衣服整齊點，精神振作點，別叫少爺瞧着齷齪老態而生厭。當他跨出房門時，蹙眉正叫出得意而清脆的歌聲。

打公館側門鑽進去，胡媽和陳祥在灶前盪着傢伙。他機警地穿過大廳的中門，照例去擦那支白琉璃。

前廳裏怪寂靜，只有上房老太太的咳嗽和掛鐘的滴答聲。

胡媽和。

胡媽扭着這分肥大的屁股打掃客廳，把古玩、花瓶、桌几一件件拭抹着。陳祥，其實的矮個子似乎不矮高，當他一箇一箇地擦過李保鏢身邊時，有力的刺了他一眼。

「你的槍早擦過了罷？」李保鏢經過昨晚那場事，覺得對同事要特別表示好感。

「哼，這還我開心！管你自己的事得了！」他傾着頭，推一臉陰險的笑：「別擦罷！」

「小陳，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規規矩矩問你。」那個矮個子與身體不大相稱的大腦袋走了。胡媽把一束枯萎的紫丁香擲在地上，帶着復性的說：

「讓你娘格炒油蛋！」

李保鏢心裏一怔，幾乎叫手裏的鐵管墜下地。白琉璃的柄給磨得發亮了，他頑強地戀念着牠，如同慈母戀念着嬰兒，覺得離開了牠，天地狹隘得連一在神也沒方法插下去。

「難道是真的嗎？」他自問。

阿四一起來便笑他拍馬屁拍在馬脚上，那種幸災樂禍的心，滲透在一對陰陰的浮光裏。他打着口哨提一桶水，轉到汽車間去。

李保鏢上好槍，只幾步便出現在汽車間前面，他從從阿四口裏得點消息，他說同在外面混事，親家應如手足，可是那個打鼻孔裏笑了一下：

「有人幫助你，不礙事。」

是誰呢？那個彷彿視爲一個成大事的決裂，秘不告人。

陳祥又用着一高一低的步子走過來，瞧了李保鏢一眼，有意地自語着，嘴唇上吊着的烟屁股一趕一趕地：「這車子太舊了，換一部新的也好。」

「少爺早說要換一部最新式的，最年青的！」阿四答，一面怪熱練地擦着車子的輪軸。

的確這部車太老了，十年前繚柳老爺，李保鏢是在這部車上受傷的。瞧到這部淡綠色車子，李保鏢便會想起大腿上的傷疤，然而現在要換車，也要換人，從前的血，是白流了的。

在門前草坪那隻短檯上，發着微溫的太陽，李保鏢思慮了足足一上午。他覺得胡媽，陳祥，連阿四也只在向他裝鬼臉，有誰幫助他呢？他悽苦地孤獨地思索着，恍如一個染上癡瘋病人沒有誰來理會他。但他仍把希望放在阿四身上，——一道吃酒看戲，他倆有過好幾回的。

「阿四，昨夜的話，你還記在心裏嗎？……來，——我同你講，」即忙站起身，微笑着從汽車間出來的阿四。

那個提着一隻空桶，頭也不回的走進屋裏去。

午飯後，老婆帶着小篤兒來了，她和胡媽混得還好，便叫她去問胡媽。

可是老婆一回頭，瞪着發紅的眼睛罵他：

「你老昏啦！幹麼踏到少奶奶的腳？現在……現在！」

陳祥打側室裏走出來，她的話停止了，隨後嘴脣像詛罵一個仇人似地翕幾翕，掉頭而去。

是少爺外出的時候，李保鏢早就上軍帽，佩好手槍，按

照立正姿勢的規則，精神抖擻地候在門外。可是少爺從向陳祥敬一下嘴，陳祥跟着走了。少奶奶跨上車板，還掉轉頭狠地釘李保鏢一眼。

一落差，李保鏢慌忙地跑回家。

「胡媽對你說什麼？」

老婆扔下炒黃豆芽的鍋鏟，擦擦手。

「少奶奶哭着要開除你！還是老太太講情；說你是十年的老傭人。你呀，昏啦！唉……！」

「那麼少爺說什麼？」

「少爺沒主張，你不知道他愛聽少奶奶的話的嗎？」臉子綳起來，似乎怕掉了差便餓肚皮。

屋子給眠床，箱籠，鍋灶塞得只有一條人行路。鍋裏豆油氣噴着滿屋。電燈像隻痧眼，泌着淚水看人。氣宇昂昂的那個關公像，也給煤烟薰得愁眉不展。

高個子李保鏢一跨進門，屋裏便覺得有人滿之患。他坐上床，床立刻發出吱吱的回響。老太太是救星，——還是上了年紀的人講點良心，這樣想，壓在他心上那塊石頭落下了。

他他用滯重的手解開皮帶，讓滿是汗的身子透口風。突然一個鬼臉打門口探進來——那是小篤兒。

小篤兒早該送他唸書了，兩代人不能識字，也應當護他將來能掛賬才行。然而省吃省穿積下的幾百塊錢，他和老婆都

上了年紀，一旦鼻孔裏沒有風，埋葬費尚不夠，孩子便得挨餓了。這孩子竟變得十分頑皮；成天在弄堂裏，街邊邊，和人打彈子，踢毬子，放風箏，有時嘯聚一羣到很遠的地方同

另一羣野孩子對打，血流衣破的跑轉來。

今夜他一竄到父親懷裏便哭着。臉上像誰給他畫上幾個黑圈，衣襟淋漓地倒垂好幾片。鼻孔裏滲出一大泡。

「哭什麼！」做父親的抹一下孩子的額角，發現一處一滴着血。「又和誰打架？」

「媽的×，他們都跑了……該野貓們打老子一個人！」手不住地擦着眼睛和鼻涕，兩粒白眼珠在黑臉上翻動着，像夜空裏兩顆閃亮的星。

父親順手在鬍公像前捻一撮香灰擦住創口：「好漢被人打，打了賊沒打，還哭？不怕羞為情嗎？」

老婆燒好黃豆芽再來炒飯。她胸脯裏橫着一個什麼，鼻子向上縮一縮，轉個姿勢問丈夫：

「聽說當時少爺打過你一個耳光，可買？」

「唔……」

小篤兒有話答復他父親了：

「你是大人，也給人家打，不怕羞為情嗎？」

「我是爲了要吃飯啊！……」

李保鏡照常的上差落差，並且隔幾天便難一次駱駝，走路也顯得怪有精神的。可是少爺一出外，總是帶着陳祥走。陳祥那雞種像個姨太太得了寵，說話都早發聲駱駝氣的。

開下來的他，只好撥撥那支白琅珠，給拾門階上的殘草。有時他也悶坐在後園裏那隻石槓上，想到過去柳老爺就是偶爾到園裏散步，他也一步一趨地伴隨着；而現在他彷彿失掉一件什麼，苦悶壓着他的心裏跳，皮膚裏有東西要跳出來。

幾次他想跟胡媽或是小陳談談閒天，但他們一見着他，便走散了；他送阿四吃酒，還叫老婆燒了碗牛肉，結果他也没來。

柳公館變成一片沙漠，李保鏡忍痛在這沙漠裏生活了大半年。

有一天早晨他到側室裏去取槍，槍下面貼着一張畫：一個人和一隻飯桶，旁面歪歪斜斜幾個叉。他猜得出是陳祥那雞種的把戲。

哼！他取笑別人，靠了七扯八拉的一點同鄉關係，就當作鐵飯碗！

畢竟飯殼了下枯黃的臉板扯下那張畫，可沒生氣。在吃午飯的時候，把特別預備的一大包五香牛肉放在桌中間，他知道這是阿四挺歡喜的。

「吃，吃，大家吃，不要客氣。」他先挾兩大塊送到口內去，嗒出清脆的響聲逗他們。

但他們彷彿沒有聽到他的話，也沒有看見這包鮮紅的牛肉。李保鏡還分明地看見幾隻尖毒的眼睛了，發出一聲冷笑。

是誰把飯桶偷偷地藏在茶几下。李保鏡找了一個圈，像問自己地說：

「飯桶呢？」

「你自己竟是一隻！呀，哈哈……」

陳祥扭動大腦袋說。接着一陣嬉笑。

「嗨，老弟，何必！同船過河，五百年前所修。何況我

們同事這幾年，人沒有一百天不敲破碗的！」

「在那下面，」阿四用筷指了指，「假多裝幾碗罷。」

李保鏢裝好飯轉到桌邊，這才縮緊眉頭說：

「老四，我一向待你不錯，別儘向我開玩笑，我也有個脾氣的！」

「咳！」他翻着白眼，筷子在李保鏢面上一晃，「有脾氣？非耍錯了。我沒有波假！」

一口飯堵住李保鏢的喉管，他憑跑去跪在少奶奶面前，痛哭地乞求她再賞一個耳光，只要能給點事他做。可是少奶奶本來邁着悠然的步子走進前廳，一見他，腳便加了重量，粉臉變成鐵青而他的勇氣又消失了。

他也想到辭職去找別的生活之路，譬如開老虎灶或烟紙店，可是老婆總是那末固執，一談起，便無休歇嘮叨一大串，「我們不能跟你餓肚皮啦！」她嚴重地警告着，彷彿就是一座刀山，他也應該硬着頭皮去碰撞。

到發月的這一天，李保鏢領到正薪二千元，「年賞呢？」據陳祥傳下少爺的話：他沒做事！所以取消。「明年，連正薪也發不住了，還在講年賞！」

不是他偷懶，然而這理由無處伸訴的，是否陳祥捏了油？也不敢向少爺去探問。命運！命運！他嘆息地詛咒自己。

年初一早晨，李保鏢換上棉袍馬褂，皮鞋擦得雪亮，準備去跟老太太拜年。她是恩人，平時在佛堂打坐，便在房裏睡覺，總沒有機會親近她！今天，他打算大半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一過，順便請老太太給他一個保障。

老太太用滿臉慈祥的笑接待李保鏢，瓜子，花生，橘子什麼的裝上滿滿幾盤，叫李保鏢吃，然後躺上睡椅，輕搖着銀髮稀疏的頭說：

「你倒是怪忠厚的：老爺在世，挺相信你，……現在的年青人，脾氣特別壞！」

「是，是，去年的事，真感謝您老人家！」他又鞠個躬。「不過大半年沒事給我做，悶得真難受！」

「我知道。……不過他們性子燥，叫我也沒法！」

李保鏢一時又覺得無話可說了，他抬起兩粒瓜子送到嘴裏，想藉此延長時間來喚回記憶，可是嚼嚼好半天，終於想不出什麼。靜默呆坐，對於一個老人是不適宜的，於是辭了出來。

機智地轉到少爺的門邊，他想借這機會對少奶奶賠罪，可是立刻給胡媽擋住，說他們都沒有起床。

一陣陣刺刺的響聲滾出來，那不是少爺的皮鞋嗎？他氣憤地回轉頭，恰與陳祥碰個滿臉。那個放低聲音警告他：

「朋友穩重點，當心踏到別人的腳！」

「踏到脚有價錢的，——五塊一角。」胡媽振着厚厚的牛皮笑。

「今天年初一，大家客氣點！」

他慌張地像一隻受了槍傷的鳥兒跑回家去，莫名其妙的敲一陣鎖着的門，似乎滋感到裏面有無回聲，便獨個兒在窗外踱着：亭子樓裏酒香，客堂間的肉香，混着陣冷風打鼻梢掠過，也沒有感覺到那些氣味。

「哦，李先生，嫂嫂尋小篤兒去了，小篤兒不見了。」亭子樓裏嫂嫂從窗口裏告訴他。

「唔……」雖然吃了驚，可沒有去找的動機。

窗簾邊，畫眉兒邊叫邊跳着想要衝出這個樊籠。

「你也去罷，」他一手把畫眉攆上天空。

畫眉扇動幾下小翅兒，停在短牆上，留戀似地向他噙噙

着，同他留戀柳公館一樣。

老婆拉着小篤兒一踏進門便嘩喇着：「小篤兒跑到八仙橋去了哪，他如何不在柳公館吃飯哪！」而他一直沉默着，彷彿一切都對他很生疏。

仍舊坐上床，兩眼冒着火，似打董屋裏的一切，關帝前那對閃光的燭火，如同燃燒着他的心。

「媽的，年初一就遭悔氣！」

老婆忙碌地在升火，似乎沒工夫理會這些，小篤兒吵着要押錢，一隻手伸到爸爸的口袋裏。

「我要辭職，就是餓死我也不能再幹下去。」

「辭職？那幾塊錢够我們吃多少時候？」這才使老婆驚慌起來，「凡事得忍耐點，要飯吃啦！」

「我忍耐了大半年，那閒氣我實在受不了了！」他頓着脚，滲出了眼淚，「我爲着孩子，爲着你，我……」

「那不行，又沒別事可作！」女人堅持他的意見，「你

又沒有家讓我們回去吃老米！」

「我決沒有靠山，又不曾拍馬屁，這半年全靠老太太好話，現在她也沒辦法了！我不辭，別人會趕啦！」

小篤兒在父親面前失了望，又依依地扭住母親。

「飯也快沒吃，押錢！」母親冷冷地呵斥孩子。

沉默了片刻。突然李保鏢從床上躍起來，緊了緊皮帶，從懷裏取出一冊綠皮金字的存摺，撲地擲在桌上。

「交給你，讓你們去活命！」

隨即登着圓闊的肩往外走，這行動叫老婆看出有點詭異，她惶急地問：

「上那裏去？」

「找少爺講話去！」

幾乎是用跑步越過兩條馬路，女人達到弄口，他早就跑進柳公館去了。她喘着氣。正想和司閹捕攀扯幾句，可是後園裏碎然一響，隨即有人吼着李保鏢自殺了。

陳祥，阿四，少爺，全圍集在一具尚在喘着游絲般的氣息的屍體邊，但他們沒一絲驚恐。老婆捺住李保鏢滴血的創口哭，血液溘溘地濺滿她一手，她一把抓住少爺的衣襟，吵着要抵命，要賠還他的男人。

少爺第一次遇到這樣難於對付的事，眼睛無主張地張望着。

少奶奶帶着胡媽出現在後院門口，沒有經過修飾的臉，一塊青夾着一塊蒼白，眉穴上留着畫筆的殘痕，頭髮像一張蛛網紛紛掛在耳際和前額，過度驚愕了似的，穿着睡衣和拖鞋跑出來，呼吸一滿肚皮氣，使她發出的聲音宏亮，有力！

「死了拉倒。年初一吵什麼！……阿四，打電話到警察局去！」

談出版文化

茅盾

若君：

信收到，一期十九日也到了。但原華商報等既停，兩廣各地貨運不通，無法運出。目下此間只能發往雲南，及南洋，為數不多。華北本由漢口翻印再發，然迄至現今，漢口僅翻印至六期，而印數亦不多，僅漢口長沙可見，重慶，成都，西北各地，至今未見四五等期。今兩處又受影響，以後能否繼續出版，殊成問題。蓋路太小，亦覺乏味，而稿件來源亦將稀少，因內地交通，日益困難也。現在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隨時可以停刊。上海方面銷路如何？倘能在上海銷去四五千，則尚有可為，否則化借大力氣，只有香港雲南南洋三地可去，餘地皆得不到書，亦太無謂也。

今日廣州已去，漢口退出度為亦不久之事，交通困難，書業受影響最大，出書計劃，由大而小，由小而無。你想編什麼書，目下是談不到的。……

(一)

下期插畫將全用紀念魯迅先生的。我這裏沒有材料，請你到許先生處借：(一)遺像，(二)遺稿的攝影，(三)逝世紀念(出喪時)攝影，(四)手跋——包括他親手寫的詩(作為屏聯等等的)，日記一

二頁（此為必要的），題詞及封面題字等等，五一評先生與海嬰近影。材料選定後，即請配好付排。我寫的長篇，尚未發完，且未寫完，隨即隨登。此書何時可寫完，自己也沒預算，大概還有一二月。因每天所登極少，苦漫，由立報出單印本，作為長期閱戶的贈品，此處說好了的辦法，除非立報中途發生變化，我不能再進行。你們的出版專案，如果實現，我可以把一些論文集起來給你們。再者，還可以介紹新作家的集子，（未發表者），這些作品其實是不壞的，加上一篇序介紹一下，不會沒有銷路。

阿桑又要買新書報，附他的一信。這次你不必送他，他自己出錢。我也要請你買幾本上海出版的新刊物，以作述評材料。

孩子們在這裏實在無聊，因此我時有難此之意；蓋此間「桃源」，富而好逸者，則盡合適耳。

廿七年八月廿八日

若若... 這是一封手寫信件，內容涉及出版事宜。文字較為潦草，但可辨認出「若若」等字樣。信中談及了稿件、出版計劃以及與他人（如阿桑、五一評先生）的聯繫。信件末尾有日期「廿七年八月廿八日」。



白色的山脈

龍瑛宗

薄暮中的家族

「哦！哦！」是什麼東西的叫聲。這好像是壁虎的聲響，但是比它還要粗大，還要堅實。在耳聽到近處海嘯的深夜裏，杜南遠有着恐怖的思想，但一會兒以後却又突然地停止了下來。於是毫不關心地，杜南遠在這深夜的床頭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剛起身，耳朵裏又聽到這「哦！哦！」的叫聲。因此不可思議地，杜南遠銜着牙刷，走到屋簷前面去。

外面，清晨的陽光幽靜地照耀着，但在低矮的土牆隔着的那對面最近旁的房屋的屋簷那裏，一個古板的少年，竟赤裸着腹部，面對了太陽小便着。他的年齡一時不能夠揣測，不過大抵是在十五六歲左右吧。他看來非常的肥胖，他的頭好像豬頭一般地。他的眼睛很細，鰻魚一般的咧張開着，笑出聲音。旁邊，丟着他脫下來的衣服。

「啊，啊，莫非是正雄吧！」

個年青的人，把這古怪的少年帶領着走。這是一個穿着淡綠色衣服的年青的姑娘。這姑娘一看見了杜南遠，便「啊呀呀……」地小聲地叫着，紅了臉，慌慌張張地把這古怪的少年帶走了。

突然，杜南遠記起了某一天傍晚的事情。吃罷了晚飯的杜南遠，倚着窗口，抽着香煙。這時候，一個很難看的中年男子走來，卡答卡答地開啓了大門。

「有什麼事情麼？」

杜南遠沒有站起，粗野地詢問。杜南遠正拿出了廉價的鉛筆和便箋之類，絮絮地訴着自己的貧困。這中年的男子，似乎要使杜南遠注意似的，「哈！」地叫了一聲，接着很快地行了敬禮，而且嘎聲地說：

「我是新選到這裏來的人。因為離這裏很近，以後，要請你多多的照顧呢！」

他彎曲着腰，頭要碰到膝蓋那麼地，非常恭敬地談着話兒。杜南遠却只是凝視着窗口的外面，僅僅擺動着他的頭。這中間，中年的男子走近來，把手在口邊做成了喇叭的形狀

，好像談着秘密話兒那樣似的，始終鬼鬼祟祟地詢問着杜南遠的那些鄰人：他是什麼樣的名子呢？做着怎樣的事情呢？要是做官的話，是怎樣的等級呢？家族大約有多少人呢？主人又是怎樣呢？這樣追根究底地詢問着這些事情，還橫着眼兒瞧着鄰家的方向，好像出了什麼重大的事件便會不可收拾似的。杜南遠却僅僅把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他。每次告訴他以後，他總是說：

「哈，是這樣的麼？那真是，多謝，多謝！」

於是又照例地，非常恭敬地行了敬禮，接着又談論其他的關於鄰居的事情。

一直到現在，杜南遠曾經碰見過各式各種的人物，這男子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但這不是惡劣類型的人，他覺得這是善良的男子。這善良型的男子，却生了一個白癡的少年，這是多少可以算是宿命的悲劇了吧？杜南遠以為這古怪的少年，一定帶了這男子的血液的。

此後，杜南遠再三地惱恨着這古怪少年的奇異的聲音，不過長久了以後，也就覺得習慣了。

有一天的晚上，杜南遠必須寄一封信到家裏去，所以連聲地寫着，但在什麼聲音的拍子裏舉起了眼睛看着的杜南遠，却「呀——」地叫了出來，臉色變得蒼白，戰慄地哆嗦着。他的全身有若冰冷的感覺。原來，一張像浸在酒精裏的輪廓模糊的人的臉面，正出現在夜晚的窗子的玻璃裏。那鼻子凹折着，牽馬盤一般的凸出的厚嘴唇，那線條一般的眼睛，正是世界上罕見的一張醜臉！

這時候，有着勃勃得得的草鞋的聲音。

「阿正，在這裏做什麼呀？」

於是，把臉貼在玻璃窗上的這古怪的白癡的少年，離開了窗子。那姑娘也想窺看這屋子裏面似的，但一看見了杜南遠，便啾笑着輕輕地低下了頭，而且帶領了少年跑到黑暗裏面去了。

那姑娘看來好像是二十三歲的光景，但仔細地一看，也許已有二十七八歲。因為是小小的個子，所以看來比較地年輕了吧。她不似南方的姑娘，有着潔白的肌膚，看來似乎是成年的女人了。她是瘦瘦的，軟弱的，頗清秀的姑娘。她也許更多地遺傳了她母親的面影。她的母親已經是很老的婦人，並不華麗，但却很有品格的女人。這女人不知爲了怎樣的原因，和現在的那男子結婚了。而且，還生育了那姑娘和白癡的少年。他們過着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呢？杜南遠對於他們空虛的生活，用好奇的眼睛看着，想像着。對他們的生活老是設想着的他，自然不能知道得清楚，恐怕無論怎樣也不會知道。那姑娘還沒有結婚，這或許是爲了她父親和白癡的少年妨礙了她。未可知。想來直到現在，一定不會有很多人的說親的。而且，人們也恐怕和擔憂着這一家奇妙的血統。是這樣可怕的血液呢！這在生活和體質上也許並不是決定的因素。但現在的結婚，在女性方面的條件顯然是惡劣的。因此，只要看見她是平靜的古風的女性，便不能惹起男人們的注目。她是不是憎恨那白癡的弟弟呢？她是不是悲歎着她們這一家族的血液呢？

杜南遠築起了想像的樓閣，而她，被作為「哀愁的姑娘」而任意地闖進這想像的樓閣裏來了。每年，一到了夏天，這裏便有可怕的颶風吹來。從二三天前起，把近海的一帶吹刮，被吹了淤泥，在河邊，像一大羣猴那樣地響起了騷亂的叫聲。從昨夜起却比較平靜，一到了今天的早上，海面上像撒着一片的蒼蒼那樣似的，已經是美麗的風平浪靜的了。

這天的傍晚，杜南遠靠窗朝向海面的窗口，他有憂鬱的男子那樣的氣派，口裏銜着黑色的烟斗。而且絲毫沒有想念地，眺望着這平和的海面。

這時候，杜南遠照例看見那古怪少年的家族正定下了草原。那姑娘背負着這古怪的少年。和她並排走着的還有她的母親。少年一面望着海，一面在嘴裏訴說着什麼。那姑娘似乎回答着，而且還好像教導着他的一般。

在旁邊一看，也許覺得這家族充滿了不幸，但在他們，從那並沒被人窺見的愉快看來，他們是覺得幸福的。那走去看海的家庭的姿態，與其說令人有煩悶的感覺，却不如說，這是朦朧隱隱之中的，用深切的情緒結合起來的幸福的家庭的姿態！

這的確是感動的場面。杜南遠不禁把死下的熱淚吞下肚裏去了。

海，在暮色蒼茫中漸漸地變得幽暗。在相思樹梢漸漸動暗下去的海，已經是深葡萄的顏色了。

海濱旅邸

累得疲乏了的杜南遠，把毛巾披在肩上，在將近十二個鐘的時候走下了樓梯。從清晨更做着事情的杜南遠，一到了晚上十一個鐘的時候，頭簡直像是鉛塊一般地沉重，眼睛酸澀地，用頭昏腦悶的腳步，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回來。這遠的唯一幸福，便是在洗浴一次以後，精神頓覺爽快。於是伸展了四肢，愉快地睡眠。回到了旅舍，那破壞了的樓梯，發出咕噠咕噠的聲音，所以杜南遠不得不小心地走着。那古風的手提燈，祇照耀着黑暗的一角，令人看來有陰森的感覺。

可是，海似乎咆哮着，滾千島的啼號，也可以清晰地聽到。因此可以知道，這旅舍是非常地靠近着海濱的。

走近了浴室，便聽到弄水的聲音，好像有誰正在洗面洗浴似的，但杜南遠却不管這些，推開了門兒，那裏面，因為這旅舍的兩三個女僕在那裏，所以慌慌張張地，把門兒重重地關閉了。

回到了房間裏，杜南遠推開了窗。和暗夜的浪風一同地，海潮的聲音和滾千島的宏亮的聲音流進來。不見半點漁火，外面是一片的黑暗。只是永無休止的浪潮沖激着。但在涼快的浪風裏吹拂，便漸漸地，消失了頭頂的沉重，而覺得精神爽快起來了。

這時，杜南遠突然湧現了異鄉人的寂寞感，因此呆呆地

老傾聽着這暗夜的湖聲。

「您回來了麼？」

是年青女子的聲音。一回轉了頭，才知道這叫做惜的女僕的聲音。

「剛才對不起了。因為我誤以為：再沒有人來洗浴啦。」

接着又說：

「是不是很疲倦的呢？」

女人一面說着，一面鋪着床褥，鋪好了以後，也似乎眼看這黑暗的海面而站立着，但隨後，

「請休息吧。」

這樣地說着出去了。

這旅舍裏的女僕，總共有四位，她們每每條久經世事的酸辛似的，皮膚都很粗糙，都有着在生活裏疲倦了的表情。其中的一個，像豬一般的醜陋，有着樹膠樣的臉面。一個是粗曠的，是魚一般的皮肉，有着樹膠樣的臉面。一個則是有着鄉下的農家婦女一般的，頑強的平凡的陰虛。而叫做惜的女僕，是這避到眼下的個子很高的女人。

但是，她們常常用很大的聲音，大聲地曬舌着，吵鬧着。那皮肉像魚一般的肥胖的女人，用男人樣的嘎聲一唱起流行的歌曲。那鄉下的農女一般的女僕，便用分外澄清的聲音合唱了起來。而在這旁邊，那樹膠臉的女人，却毫無感動地坐着，默默地可以坐上一兩個鐘點。

她們的房間，是鄰近便所的一個大房間，在屋上擺着橫

板，那上面放着她們的小筐子之類。在壁上和尿上，滿堆了紅的黃的綠的各色特洗的西裝。那樹膠臉的女人，從沒有化妝，但那紫了魚肌腐的肥胖的女人，一有了空暇的時候，就要搽給黑黑的眉毛，塗上雪白的白粉。

在這裏住得不久，所以杜南遠才聽見說：這地方的旅舍，對於女僕們供給膳食以外不給薪金。所以她們不能僅僅為一些行錢而工作，她們必須接待有錢的客人。

杜南遠對於她們的生活發生了興趣，因為對於她們的世界全然地不知道，所以從從說起關於她們的話題。而且杜南遠是一個深察的神經質的男人，所以特別看到了那紫了魚皮肉之肥胖女人的脚跟那兒腫起的東西，他便有了討厭的感覺，而甚至竟打了個寒噤。

但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杜南遠却問起了那叫做惜的女僕的身邊事情來了。

這經過是這樣的。

惜拿來了一張支票給杜南遠看，問他怎樣地去取錢。杜南遠一看，這是從上海寄來的滙款支票，取款的地方是G市。

「如果不是G市，那就取不到了。我託服房先生去拿！」杜南遠一面把支票遞還給她，一面這樣問：

「這是你的誰寄來的呢？」

「隨便哪一個好啦！」

她臉兒紅紅地含糊地說。

終於，因為杜南遠再三地詢問，惜便說了下面那樣的事

情。

她在十四歲的時候，被一個男人誘拐到了上海。這男人愛賭。爲了賭博，便把她出賣到妓寮裏。在上海那樣的地方，雖然是一個可憐的人羣的窩，然而認識的人却一個也沒有。她初來的當口，每天地哭泣着。她的生家是樸實的農家。可是代替了潔淨的自然，在上海，她所看見的，却是一片灰色的房屋的沖浪。男人在賭博裏輸負了以後，又到她那裏來勒索着金錢。但她憎恨着他比毒蛇還要厲害。她盡情地咒罵着他，罵着罵他。可是在上海這樣的人海裏，她所認識的人却祇有他。因此在她的心裏，禁不住對他有着一種親切的感情。對那男人，她又感到不可思議的愛戀了。這期間，她便從妓寮逃出，和他同居。可是男人在賭博裏大大地失敗，便又把她賣了出去。這一次，却是由女人方面哀求他常常去看她。她對於男人的幻影始終不能夠忘却。這是何等奇妙的命運啊！這時候上海發生了戰事。因此她獨自個人地回到臺灣來了。她並不想立刻回到她的故鄉去。爲了她要自謀生計，便來到這港町的地方。此後長長的期間，她的男人的消息完全地隔絕。可是，幾天前却想不到又接到了他的信，要他再回到上海去。而且在信裏附來了滙款的支票。

「可是，現在，到上海去是很困難的吧？」

「嗯，很困難的啊！」

然後，杜南遠繼續地說：

「你跟那男人在一起，得到些什麼呢？能够從男人那裏逃出來，不是應該快活的麼？」

「可是，那個人，也是很可憐，這完全是因爲他不聽我的話。當他心緒不好的時候，還把我毆打呢！在這樣的時候，我恨不得把他吞掉，但過後，我却又惦记着他了！」

「總之你是愛着他的吧？」

「也不知道，那樣的事情！」

「男女之間的事情，實在是，太不可理解了！」

杜南遠搔着頭皮地說。

「哈哈……你真是不够聰明的哥兒！」

惜扭轉了上半身地笑着，這笑，好像是一味地信任着自己底生活的愉快的笑。

使杜南遠驚訝的是，這樣下賤身份的女人，却居然像珍珠般地發着光彩，有着美麗的人類的愛情。也許，她的對於這無用的男人的愛，並不是單單對於異性的愛吧。他以為，這也許多半是由於她具備着女性的最最崇高情感的母性愛吧？

這裏，杜南遠回想起來了。這是幾次以前的事情：她依舊在窗上，呆呆地眺望着海。在杜南遠的腳步聲響裏，她陡然回轉了身來。於是看見了她的複雜的微笑了。

這好像充滿了憂愁的，愉快而又羞恥的微笑。

杜南遠覺得這微笑是無限的美麗的！

白色的山脈

打起了銅鑼，杜南遠便立刻感到了眩暈。他聽見拋鏢的

聲音，暗輪的發音。那碼頭邊的水混濁得很，在黑色的結邊激起白色的泡沫。貫穿過荒涼的空氣，眺望到街道的一邊，於是只見灰色的建築物，以及在石橋的上面，亂七八糟地通過着的公共汽車，人力車，人和狗。

在那裏，可以看到鋪着金屬一般的太陽。它搖動着。杜南遠倚着甲板的欄杆伏下了頭。

「不是杜先生麼？」

吃驚地抬起了頭，才看見是一個年輕的商人。他的身體非常的肥胖。

「今天，有些寂寞了吧？」那年輕的商人笑着這麼說。

「可是，你——」

「我麼？我是到東部去做生意的買賣生意的，你是——」

「最近才住在東部的！」

「唉，這個，這個……」

「生意怎麼樣呢？」

「如今却沒有把握，真是不好做呀！」

於是，他漸漸地談到了規定價格呀，黑市交易呀，輸出申請呀等等。而且最後——

「我是在八號房間。有便請過來玩玩吧。」

「着，從甲板上走下去了。」

船已經出了港。因為是很小的船，所以搖擺得很厲害。

海，籠罩着夕暮的陰霾。

杜南遠呆呆地看着這黃昏時奔流着的水脈。

杜南遠在心坎裏有陸然的感覺。這剛巧好像在黃昏的暗

色裏隱約矗立着的懸崖的一般。浪風像冰冷的手掌似地撫摩着杜南遠，他的身體哆嗦着，所以也就走下艙房裏去了。

杜南遠披着毛巾，寫給友人的書信。

（今晚上的星，像野葡萄似的。船像搖籃一般地驚動了

我。我是一個憂鬱的男子。我想一面吃着蘋果一面睡熟吧）

寫完了以後，杜南遠從一莖皮囊裏取出了紅色的蘋果。

用「和服」的貼邊擦着，然後送到了嘴裏。

船剛破了暗夜，向着南方行走。

天還沒有明亮的時候，已經到了港外。因為和預定的時間還早，所以在港外停下來。

一到七點鐘的時候，船又移動了。

走上甲板一看，只見船正迫近了些淡的草原和海岸，那

對面好像古代武士般的峻嶺，遮蔽了天空。這是清淨的風景

了兩艘船和一艘潛浦船。

碼頭上，幾個迎接的人的稀零零的影子以外，倉庫孤兀

地矗立着。

船一靠了岸，杜南遠便上去了。

因為杜南遠和那個商人偶然住在同一家旅館裏，所以這

一夜，由商人帶領着他到街上去。這是多麼黑暗的街道啊！

這年輕的商人，說要和這街上認識的棉布商一同去飲酒。

杜南遠因為疲倦而辭謝，可是——

「啊！算了吧，算了吧，別客氣啦！」

棉布商緊拉住杜南遠的手走了，杜南遠毫無辦法，只得

苦笑着跟了他們一塊兒地走。

在黯黯的街道上兜了不少的圈子，才走進了一家咖啡館。可是，那從塞北大橋來的女招待，却有着雛雞一般的聲音，這使杜南遠感到絲毫的興味，但雖然這樣，却還飲了不少的酒。

到了十一時左右，他們從咖啡館裏出來。棉布商還拉住了杜南遠的手，煩絮地說着：

「這裏，真是好地方呀，你一定歡喜的吧？」

接着又說：

「我雖然是棉布商，但棉布什麼的已經沒有了。我在前年，稍稍囤積了一些。可是僅僅是一點兒呀，一點兒呀！」棉布商好像很愉快地，把酒臭的口氣噴着杜南遠。

然而，杜南遠却更敢入苦痛的沉思裏了。

十幾年前，杜南遠的哥哥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哥哥，在這條街上毀滅了自己底身體。他還留下了三個小孩和債務，而自己却浸溺在酒裏死去了。這使杜南遠成爲不幸的人。杜南遠在年青的時候，就不得不負擔了這三個遺兒的教育費。這在杜南遠正是一種苛刻的命運。要是沒有這三個遺兒，那末杜南遠爲了開拓自己的命運，而也許要到東京去。即使這樣的路線是失敗的，但多少總可以盡情地行動呀。可是，現在僅僅爲了這三個遺兒，杜南遠的身子被囚困了。甚至杜南遠要買一些歡喜的書籍的金錢，也不得不節省一下的。

杜南遠的現實生活是慘酷的。爲了要從慘酷裏逃出來，他便成爲一個幻想主義者。正好像有閑女人的喜愛悲劇一

般地，杜南遠爲了要忘却慘酷，而變成了浪漫主義者。杜南遠是軟弱的男子。是卑怯的男子。

杜南遠老是要去看海。

在山崖上叢生着野草，開放着葫蘆花。相思樹的樹幹衰敗了。風吹着。山崖的下面是漁村。可以看到低矮的屋頂，小孩子們的裸體。小河溝裏有着粉碎的白色的波。

杜南遠躺臥在地上，仰望着天空。天空是洋紅花的顏色。草香很濃。杜南遠便突然意識到自己好像一橫臥在這裏的一堆白骨似的。

這裏，杜南遠便慌慌張張地站起來了。

(在魔鬼似的山岳和青色的蒼濤洶湧着的風景裏，寂寞的暮色籠罩了下來。)

杜南遠把自己也是這些地想。

風吹着杜南遠，吹着又過去了。

這風，是吹向荒涼的曠野裏去的吧？

海是有着多麼美麗的青色呢，這傍晚時份的南海！

在海涯的那邊，總是堆積着白色的雲朵。

原野展開着，山脈接連地可以看到。這是白色的山脈！可怕的憔悴的影子殘障着，他一面帶着惱恨，一面沉重的脚步在山上攀登。不久，這影子突然地倒下了。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是美麗的，凌絕的，雪白的世界。

暮色變得更深。依舊有海潮的聲音。

杜南遠倚靠着相思樹，像小孩子一般地掉下眼淚來了！



電 影 腳 本 A B C

與初學電影脚本寫作者的對談

魯 思

問：電影脚本和舞台脚本（戲曲）的寫作方法，是否相同的？

答：不同的，因為任何一種藝術，處理素材的時候，都有它自己的獨特的方法。

問：電影脚本與舞台脚本，兩者在同樣要借文學的形式來進行這點上語是相同的吧。

答：電影脚本和舞台脚本，兩者的出發點（指構想 idea 而言），是相同的；又，用文學的語言作為手段，也是相同的。然而，彼此的目的却是絕不相同的。舞台脚本，以其獨特的台詞為終極的目的；而電影脚本，則憑藉活動映像的演出為目的。——故電影脚本上的文字，即使是幅字幕，也不過是為動作或事件，而常助牠們連結的，它決不是動作的替代物。——正因兩者所着眼的目的之相異，使用這詞的方法也就自然的不同起來了。所以，戲曲作家必須戲劇的處理自己底作品，電影脚本作家是演電影的地來完成他底作品的。

問：那麼，什麼是電影脚本呢？

答：「電影脚本」，原是英語 Scenario 一字的意譯，如果音譯起來，該作「希奈里項」。

問：唔，我記得日本譯為「シナリオ」的。

答：是的。「希奈里項」（以後概作「電影脚本」）這一用語，該說十分含糊和曖昧的。尤其是在咱們中國的國度內，「電影故事」，「脚本大綱」和「分場脚本」等等，都一樣地去應徵影片公司底「電影脚本徵求」的。日本，這種情形也跟咱們中國十分相似的。

問：歐美各國的情形，又怎樣呢？

答：在德國，所謂「電影脚本」（Das Szenario），那是作為「攝影台本」（Das Filmanuskript 或 Das Drehbuch）底前身而寫的草稿（Die Niederschrift）這一意義用的。電影脚本在蘇聯，則以作為攝影台本為第一，他們常常獎勵着電影脚本作家開始就寫成算演可以直接採用的攝影台本的。英國呢？電影脚本與攝影台本（Continuity 或 Shooting-script）幾於混用着的。亞特亞安·勃留耐爾在他的名著「Film Craft」一書中，曾對「電影脚本」這一用語作如

下的解釋：「凡藉正確的技術的用語，而以分場 (Scene by scene) 寫成的東西，便是電影脚本。導演依據了這脚本導演電影，其它各個部門也根據了這脚本開立預算而從事準備的；即在攝製終了以後，這電影脚本和 Script Gnl (即 Script Holder，通常譯作「場記」) 所記的備忘錄 (也即「場記簿」Script Report)，還要供給編譯者或剪接人所使用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分場寫成的電影脚本跟分鏡頭 (Shot by Shot) 寫的攝影脚本是相同等看待着的。至於美國，電影脚本與攝影脚本却又嚴格地區別着的；甚至於連 Continuity 或 Shooting Script 也被清楚地劃分着的。他們，Scenario 這個東西，常常視作僅僅供給電影製作者們選擇用的草稿；Shooting Script 是將故事用連續的場面來敘述的一種形式。故也喚作 Detailed Synopsis (詳細的脚本大綱)，或 Scene Sequences (分場脚本)，或 Continuity Synopses (場面連續表) 的。而 Continuity，則是一種真正的意義上的攝影脚本，不單只分鏡頭 (Shot by shot) 寫，並且還得記入場面的號碼，以及開麥拉的規定 (Camera Set-ups) 等等。

問：美國分得如此嚴格的嗎？可否請將美國的所謂 Scenario 與 Shooting Script 各舉一例給我們比較着看呢？

答：可以。(我翻開案頭上的一本日本來島雪夫著的「映畫讀本」，指着第一三三頁上的例，口譯給他們。) 這兒就是一個現成的例：

A. Scenario——(第一景) 年約四十五歲的披泰·

柏克，現在是柏克罐頭食品公司的總經理了。因為年輕時屠戶出身的緣故，迄今他還時常以此誇耀着的。現今，他住在宏壯的豪宅街的富麗豪華的私邸裏。話說他是一個懶夫，而膝下也僅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名曰麥琪。她在柏克的眼中無疑是一顆掌上明珠，他的異常疼愛她自然不待說的。有趣的是，女兒常向這位父親頑皮地開玩笑；並且，女兒說的任何一切，父親似乎都是依從的。可是這位小姑娘倒還頗知「適可而止」，不會過分撒嬌地作無理的要求。故事，是從某天清晨開始，父親循例吻別麥琪，而上公司去辦事。

B. Shooting Script——是間豪華的私邸大廳。四十五歲左右的男子。即披泰·柏克，他打開了通書房的門進來。當他到達螺旋式的樓梯下時，僕人早已拿着主人底帽子、大衣和手杖等等走近他的身旁了。父親一面穿着大衣，一面向樓梯上大聲地呼喚，說：『孩子，在家嗎？』

十八歲模樣的一位姑娘——麥琪，很快的應聲而出現於樓頭上了。她像騎馬似的橫跨地坐在欄杆上，飛也似的潛下來投入父親的張開着的臂膀裏。但她立刻脫出抱擁，用指頭端準着而威脅她底父親，並且尖聲命令：『舉手！』

當她底父親舉起了兩手的時兒，她便從他底上衣的口袋裏摸出他底皮夾，一張張的數着內中取出的鈔票，有些像在考慮自己的預算。此時，父親才把兩手開始放

下，而那女兒却又裝出用手槍瞄準的樣子，怒氣地喊：「別動！」她似乎又因此而多拿了些錢，單留兩張在皮夾裏，然後把它放回原處，抱住父親底脖子接吻。

「你父親沒有聽見自己的女兒成爲山盜而就去世，倒是幸福的呢！」父親嘆息着說。接着，從僕人手里接了帽和手杖，走出大門。此時，司僕人候立在上等的汽車之旁，詔趨而又恭敬地。傑麥拉（鏡箱）到處追蹤汽車，藉此說明：柏克底私邸是在布爾喬亞的住宅區的。

「听大的工廠，門口掛着塊「柏克底頭食品公司」的金屬招牌。汽車停在入口之處。他跑進了大廈，經過走廊，而來到那寫着「總理披泰·柏克」字樣的門邊。進入室內，與書記約略寒暄一下「早安」之類後，便擅自跑進那間精緻的總理私室去了。書記隨從在後面，去接大衣、帽子和手杖。

柏克行將坐到椅子上時，他發覺懸掛在牆壁上的那個鏡框有些歪斜了。開麥拉跟他一起走近去看，那幅照像底背景是個某小村莊的一角，中央是座平房式的住宅，有位東着大圍裙的年青男子站在它的前面。在那住宅上面，釘有一塊標題「屠戶披泰·柏克」的板。柏克把那照片稍少撥正，並用手帕拂拭了下次塵，然後回到自己的椅上。

試把上面所舉的例，對照的牠作個比較看時，我們便可立刻明白：Scenario與Shooting Script這兩者的內容雖然完全相同，可是後者在視覺的描寫之點較諸前者是遠爲優秀

的，美國人常依此爲根據，而作成他們的所謂「攝影台本」(Continuity)。

問：「電影脚本」(Scenario)是相當於「Treatment」的，它是介乎「劇本大綱」(Synopsis)與「攝影台本」(Continuity)之間的一種形式吧。

答：哦，這樣說也不妨的。

問：「劇本大綱」和「電影脚本」與「攝影台本」，這三者的區別究竟是怎樣的？

答：一般說，三者的區別是這樣的：

A. 劇本大綱——電影劇本作家構想好了情節以後，第一步便須寫出一個「劇本大綱」來。這是一種按照情節的次序而寫成的敘事形式，當然要較故事 (Story) 更具象化些。照美國的習慣，通常一部一萬英尺的影片，劇本大綱的字数約在三千左右。所以，劇本大綱也相當難寫的，它的第一要件是簡潔而精彩；否則，這一大綱投到了製片商的手裏，決不會得到他們的青睞的。

B. 電影脚本——過去，電影劇本作家完成了「劇本大綱」以後，總是把它改寫成爲電影脚本的。這多半以分量 (Scene by Scene) 這種形式寫的，視作「攝影台本」的前身而寫的草稿。但是，因爲電影脚本是進入電影形式的第一步，所以，電影脚本作家在準備工作之際，更總抹煞不能電影化的一切東西。

誰都知道：小說作家採用「精確的描寫」，戲曲作家用了「行動的語言」，便可表現他們底基點了。可是，電影脚

本作家却不能不用造型的形體的(即外形的)手段來思考與表現了。蘇聯底名電影理論家普特符合氏曾再三的勸告電影脚本作家們，『應該不斷訓練自己的想像力，去用銀幕上所映的諸現象的連續形式來想出自己底一切思想』，也即爲了這個緣故。

請照下面的例，說是：『在一個陷於非常貧窮的家庭裏，父女兩人都沒法找到可以謀生的職業，因爲，到處遭受拒絕之故。但有一位朋友常來訪問他們，並用種種安慰的話來鼓勵這一對淪於絕望的父女倆』云云。

這是一個沒有電影色彩，而不可救藥的電影脚本的例。『陷於非常貧窮的一個家庭』，『父女兩人沒法找到職業』，『常有一位朋友來訪問他們』，以及『用種種的安慰的話來鼓勵這一對淪於絕望的父女倆』等等，像一樣的寫法，最多只能作爲敘述的材料(字樣)，對於電影是完全無用的。主要的原因，這個脚本的作者，在落筆時忘了「電影化」這回事了，所以，他壓根兒就不用造型的形體的方法來表現了。

總之，「脚本大綱」和「電影脚本」，都一樣地要求着：『把自己頭腦裏描繪着的故事，好像目睹似的，能够非常流暢地描寫出來。換言之，要把故事中的起伏的事件與登場人物底性格和動作，能够圓滑地視覺化起來，而讓任何人讀了，也都一樣地充分地感到全體底氣氛，調子，風格，以及各個場面的緊張度與氛圍氣。假如影片的話，則又關於對話(Dialogue)，跟一般的音響效果和音樂等等，也須依照自己底企圖和目的而妥爲安排好的。』(來昂魯夫：「映畫說

本」頁一二九)

C. 攝影台本——這是根據電影脚本，而以畫面(Shot by Shot)爲本位，專爲攝影所寫下的最後形體的東西。故，「攝影台本」是將最後的電影脚本變爲實際的電影製作」。(P. 卡斯退茲Cristina 語)平易地說，攝影台本這一用語，意味着在景(也即場面Scene)的號碼，鏡箱角度(Camera-Angle)，和鏡箱位置(Camera-Position)之外，還須記入膠片(Film)的米突數字，以及一切背景(Back-ground)，和攝影條件與攝影技巧等的圖表式的一種東西。換句話說：「攝影台本是種隨時準備着可以依此攝影的電影脚本」。

問：試問：電影脚本是否可分「文學的」與「技術的」兩種？

答：這不是「可分不可分」的問題。不過，在現今的社會上，誠然有着這兩種電影脚本的形式。「技術的電影脚本」，這名稱是修奈迷爾第一個喊出的吧。在這種脚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與攝影台本十分彷彿的無數攝影符號與註解，什麼「卡脫」(Cut)，「遠景」(Long Shot)，全景(Full Shot)，中景(Medium Shot)，近景(Semi-Close-up)，半身(Bust)，特寫(Close-up)，跟鏡頭(Follow Shot)，推鏡頭(Dolly Shot)，標頭(Paranema Shot)，淡入(Fade-In)，淡出(Fade-Out)，化(Dissolve)，割(Wipe)，接(Trip)等的標記。而另一種所謂「文學的電影脚本」，則會在法國和蘇聯流行過一時的，是上述的

「技術的電影脚本」的一種反動。

問：「請將這兩種脚本的優劣得失作個比較，如何？」

答：「技術的電影脚本」滿紙是標記、符號，駢着起來，似頗專門且又切實。但是割開了這些，却是什麼都沒有吧。這種型的電影脚本，絲毫不具「劇的生命」，內容既貧弱，而又缺乏情緒和氛圍等的本質上的一切，如果不經導演在實際攝製時予以補充，就會完全失其效用的。故，此類脚本，嚴格地說，算不得藝術創作的；它的價值，充其量也僅徒供導演作為備忘錄或攝影莎而已。A·萊貝金斯基說得好：「技術的電影脚本，最多不過是幕設計，它指示電影實際作成後的鏡頭底順序與位置，以及場面區蒙太奇（Montage）的排列。一言以蔽之，技術的電影脚本完全是種技巧的斷片工作的堆砌罷了！」

至於「文學的電影脚本」，雖然使內容豐富了，人物性格描寫也精確了，而且結構自由，近於詩和小說。但是，此種脚本底作者却又常常濫用文學的語言的形象性，而無視乎電影的彫塑的形象性。

剛才已經說過：「戲曲的文學的表演，與小說的文學之表現，是有着他們不同的特性與技巧的；電影脚本在應用極少的簡潔的語言，便能喚起電影的感覺和高度的映像這一方法上，同樣有其獨自的特質的。」誰都知道：電影脚本底語言，必須是可以直接置換並變形為造型的形象的，即使毫不借用關於蒙太奇或愛因特坦倫格（Einselung）等類的術語，也可令人讀了，在腦海中浮起一連串的電影畫面來的。

總之，技術的電影脚本和文學的電影脚本，都不是真正的電影脚本，即創作的電影脚本。

問：「真正的創作的電影脚本是怎樣的？」

答：「極常識的，電影脚本應有「文學性」與「電影性」這極重的特性的。故，真正的電影脚本，既非美國式的，（見前第六問答，所舉的例）又不像「技術的電影脚本」，僅斤斤於攝影的符號，祇成為導演的備忘錄，更不是「文學的電影脚本」，單給導演提供粗生的原料的。

真正的電影脚本的創作，也是電影脚本作家的真正的任務，應該限於：「電影的形象之觀念的構造」。

問：「請舉一個具體的例，好嗎？」

答：「這是蘇聯耶·勃林斯基為兒童所寫的電影脚本：「雨」。

1. 烈日照耀着的白晝！……載貨的馬車在橫斷原野的街道上行駛着。

2. 風吹來，穀物搖擺。

3. 空中，雲開始出現。

4. 風逐漸地強烈——塵捲塵埃起來了。

5. 雲也走得更快了！……天空現着要哭泣的樣子。

6. 街道上疾馳着的載貨馬車，影完消失了。

7. 迅行的雲……

8. 街道上，落下最初的一滴雨。

9. 森林中的樹葉，開始嗒嗒作響。

10. 落在池水上的雨滴兒，描出了無限的擴展着的渦紋。

11 雨打在街道上，更形激烈了。

12 进行的雲！……

13 真下起來了。

14 好強烈呀。

15 雨……

16 雨……

17 地上……

18 水中……

是養料！

19 在田野！

20 在果園裏！

21 在灌木叢中！

22 在牧場的草上！

是養料！

23 飽滿地結了實的穀物，搖擺着身體。

24 每一枝的樹葉上，瀉着金色的雨滴。

25 給雨所造成的小川，潺潺地流着。

26 那兒，還留着最後的雨滴。

27 空中，雨雲開始消散。

於是又——

28 飽滿地結了實的穀物，又呈着乾燥。

29 閃爍發光……樹葉都滋潤着。

30 為烈日所晒，牧場上的綠草像要燃燒起來。

不懂怎末樣會下雨的人是——

31 舉行求雨。

祈禱神明！

32 昏亂地步行着的人們……

33 搦着神像與旗而行走……

34 沾着汗的臉……

35 乾渴的嘴……煩燥地呼吸着……

36 進行着的人羣……

但是——

37 風依然不見吹……

38 樹葉枯凋……

39 大地失了水分，開始龜裂。

雨怎麼下的呢！

40 注水於碟子和瓶中，放在地上。

41 婦女絞乾她們所洗的衣服，涼在繩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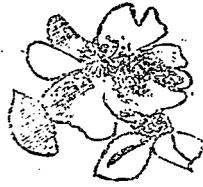
經過不多時候——

42 婦女們把乾了的衣服，從繩子上取下來。

43 誰將地上的繩子翻過來，都一樣是空的。

44 瓶中的水，減少四分之一。

水是要蒸發的——



野 火 花

【三幕劇】

顧 仲 彝

第二幕

佈景 鄉間小屋的中間。台後正中有兩扇寬大的門。門兩旁有窗，窗上有鐵柵。左右面各有一門通內室。暮降時德本坐在小桌前吃飯。

劉大姨在旁邊坐著看他。倚挪進進出出端菜。蕙姑坐在窗前做針線，一隻針線盤放在身旁。

劉 這個菜你不歡喜吃罷。

柳 我歡喜吃。

劉 你這兩天吃得很少。我去弄個蛋炒飯給你吃罷。

柳 不用麻煩，我吃饱了。

劉 我不相信，你一碗飯沒有吃完，怎麼就會吃饱呢。(喊叫) 蕙姑，你快炒兩個蛋拿上來。

柳 不用了，我真的吃不下啦。(放下碗)

劉 德本，你倒底有什麼心事？

柳 別胡說！

劉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有好幾天啦，你究竟隱不出來麼？德本，我說你到村子裏去玩了。我們來到這荒野裏來也無非是要避免許多麻煩。我叫你不要上村子裏去，你個要去；去了回來，又不說一句話。你倒底爲什麼要上村子裏去呢？

柳 我要見一見嘉琳跟他的父親。

劉 你要見，派個長工去叫他們來就是了，何必自己老遠的跑了去，聽到了許多難聽的閒話。我知道村子裏的人說不出好聽的話。

柳 太太蘇得一點不錯。他們可不明白

太太老爺上這兒來幹什麼，所以每天走過這兒的人，都歡喜與張西望望，好像狗一樣的開助這兒，開開那兒，回到村子裏就瞎造謠言。

柳 對啦，他們就向你打聽消息，你就跟他們胡說八道。

劉 老爺，你冤枉我呀。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昨天太太來，奇哩哩說了許多話，我還跟他講不要亂說話。他們本問我呀，別想套得出一點消息。我講說得好，「多吃飯，少說話。」所以我一回就少說話。

柳 住嘴！你還少說話，成天嘮嘮叨叨的討厭，滾下去！

劉 (咕噥着) 我說我多吃飯少說話，難道要我少吃飯……(下)

柳 村子裏的人怎麼說？

柳 沒有什麼。傅大桂跟他幾個兒子講，誓要把嘉琳弄死。法院的判決他們不服，他們說法院把他開釋得太容易了。他們總有一天要來找他，那又不是麻煩麼？有人說傅大桂的話對的，兇手一定是嘉琳。又有人說，兇手不是他，法院裏釋放他，就因為他犯罪的證據不夠。

劉 我也這麼想。他的口供沒有人好反駁；就是金生的父親也沒有話說。你也是，況且你跟他们在一起。

柳 那天我陪着大桂走到村口，我拿出烟來請他抽，我還拿出我從新加坡買來的打火機，打了半天打不着，他就笑着說，「不用這鬼子的玩意兒罷，還是老老實實擦一根洋火罷。鬼子的玩意兒終不過騙我們中國人的錢罷了。」說完我們哈哈大笑。他擦着洋火，我們就聽見碰的一聲。我們在亮裏就看不清黑裏的人。等洋火燒過，只見金生倒在地上，死了。要是他們再開鎗，我們也一定早就完了，完了倒也罷了。

(蕙姑突然站起，向外走出。)

劉 蕙姑，你往那兒去？孩子，你不用怕！

蕙 你們講來講去就是這件事。奇怪你們真好耐性，我可受不了。他說過不知多少遍了，難道我們一定要老聽講這故事嗎？

柳 她說的對。要是我呀，我就不喜歡再提這件事。這是你媽要我說的。

蕙 我心裏害怕。我甚至於做夢也常做到這件事。我從前什麼都不怕；現在，我不獨一個人在黑夜裏怕，就是白天也胆顫心驚！

劉 那不懂是你。我也日夜不得安寧。我從前從來不怕什麼的。就是黑夜裏走過墳山也不會害怕的，可是現在不論什麼，不論是什麼聲音，或是悄悄一點沒有聲音，我都會嚇得跳起來。老實說，那兇手要是真的是嘉琳，雖然他是我的遠房姪兒，雖然我娘家要丟盡了臉，我倒也可以息聲靜氣的由他受罪了。但是現在，偏又證明不是他，又不知道是誰，更不知道為什麼要打死他，我心裏就亂糟糟的不知道怎麼樣才好。說不定有人報仇，

報傅家老頭兒的仇，或是報你的仇。說不定你本來要打的是你，因為黑夜裏看不清楚，就打錯了人。那末上一次打不到，他下一次還是要來打的！嗚，我可受不了這種罪，我覺也睡不好，飯也吃不下！你每次出門去，我就發了瘋！今天你來遲了一步，我幾乎自己上村子要去找你。

蕙 媽才已經出了門。

劉 對了，剛才我走到那小山頂上看見你跟羅四遠遠的回來了，我才轉身跑回到家裏，怕你看見了生氣。我自己知道傻，但是從今以後我不能再跟你分開，你上那兒去我就跟你上那兒去，不然我怕我真會發瘋！

柳 我不相信有人要謀害我。我從來沒得罪過人。我不論上那兒去，不論在白天夜晚，從來不想到有人會謀害我。

劉 我從前跟你一樣；沒有人要害我。我們幫了很多人忙。但是只要有一個仇人，一個壞心眼兒的人，在我們不提防的時候，他再進來一箭，豈不糟了麼？嘉琳已經釋放，我真高興。

他倒底是我的親戚，況且他媽早死了。我也不相信嘉琳會殺人。現在這這宋完了麼？警察總也不追究了麼？爲什麼他們不來偵察一下？爲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說話？總有人知道，總有人看見。那天夜晚在村子外面走來走去的人總有人看見的。平常的時候，一定有人會說是誰走過，是誰在村子口照壁，現在出了人命案子，就會一點都不知道了！

柳 這算不得奇怪。平常的時候，光明正大，他不用躲起來；但是他要殺人，那有不預先躲起來的麼。

劉 你猜猜着是誰？

柳 我，老實說，起先我也以爲是嘉琳。現在既然不是嘉琳，我就不知道是誰了。

劉 我告訴你我心裏預備怎麼辦，說不定你不會贊成的。

柳 什麼？

劉 跟嘉琳談一談。潘二已經去找他了。他馬上就會來。

嘉琳？你要跟他談什麼？

柳 我不是這末說呀！他會知道什麼

呢？

劉 那誰也不知道。但是我這知道他不會跟我撒謊。爲了他已死的母親，他會把真情告訴我。如果他說了出來，他知道我一定會替他守秘密的。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混身都發抖。

柳 如果嘉琳真是兇手，你以爲他會告訴你麼？

劉 跟他談過之後，我自然會知道。

柳 好，你照你的辦法去做罷。這種毫無意義的舉動只能引起更多的閒話和許多人的惡感罷了，尤其是傅大柱今天要上這兒來。要是他們碰見了……

劉 他們在路上不會碰頭的，因爲他們來的方向正好相反。他們來了之後，好在這屋子大得很，我們想法把他們隔開。

(酋婦上)

酋 老爺……

柳 怎麼你老是來麻煩我？

酋 我看見傅家大老爺在路上來了。老爺說不定不願意見他，所以我想先進來通報一聲……

柳 爲什麼我不願意見他？我剛才不是

告訴他要來麼？——現在就是怕還有一個人要來！

劉 他不會馬上就來。

柳 誰告訴你我不願意見傅家老爺？

酋 老爺，請您不要怪我！這不是我不好。羅回說你不要見他，因爲他一見你就要發瘋一樣的跟你吵。他說你在法院裏沒幫他說話，所以李家少爺就放出來了。

柳 我要教訓教訓羅回，我幫誰不用他來費心。

酋 老爺，你得好好的教訓教訓他，他成天的要我伺候他，成天的喝酒，喝得糊裏糊塗的亂說話。

劉 他說什麼？他在那兒？

柳 你不用管，讓我來管他！

劉 這屋子要什麼事情都弄得一團糟。

只要家裏有事，誰都會利用機會。(柳轉身向之)

酋 你不用跟我生氣——現在這班當下人的實在太沒有體統。你心裏一亂他們就弄花樣。

柳 太太，你如果指的是我，我可不答應。

劉 你知道我指的是誰。你要怎麼樣就

野 火 花

怎樣。

劉 老爺，太太，這屋子裏兒了鬼嘍！老爺太太的脾氣也變了；你怪我，我怪你，到後來總拿我來出氣，怪在我一個人身上。噯，天哪，我受不下了！

劉 你這樣胡鬧，我才真受不了呢。好啦，好啦，都是我的不是，害了老爺太太！

劉 小心一點！請你替我出去！出去！你們把我的嘴封起來，不講話！好，我走，我馬上就走！我不配跟你們說話！（下）

柳 傅大柱來了。
劉 讓我走開！他一看見我會掙不住哭起來。他瘋癲癲癲的不知道在幹些什麼。他以為只有他最傷心。

劉 我也哭了不知多少次。傅大柱變了，他已經不是從前的傅大柱了。好，你這是不見他的好。

柳 有空就用炭斗燙。
劉 你替我做的襯衫麼？

柳 你自己去洗罷。

劉 這兩天要不是她縫縫補補，我不知道怎麼過下去呢。這幾天我什麼事都不能做。真不知道我這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但是她還能做事。她比我強！（蕙姑出門走過她媽的時候，劉大爺惡愛地撫摸她的頭）蕙姑，你真好！（蕙姑下）做媽的責任想起來可怕。我一直相信有一天要出嫁離開我！可是現在，我什麼都願意犧牲，只要她能活下去！

（傅大柱上）
傅 劉大爺，德本！
柳 大柱，請進來！
傅 請坐。琴，大柱一向喜歡喝咖啡，你去叫他們燒一壺咖啡來。
傅 不，不用我心，謝謝你。
柳 那末喝一杯外國酒罷？白蘭地，威士忌？

傅 不，我身體不大好；喝酒不成。
柳 那末來一杯葡萄酒罷？這是補身體的。
劉 隨便，不要客氣。傅大柱好麼？

傅 她麼？她還有什麼希望呢？我會失掉她像失掉我孩子一樣；我可以料

到。

劉 不過她不是還有四個兒子麼？

傅 對了，就因為她還有四個兒子，她才真考慮呢。誰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傷心極了。起先我們總以為可以替他伸冤，可是現在——兇手還照舊活着——在街上你擦身走過他，他回家去，閉上門，笑我們。我們真是痛苦極了。這正可以證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公平，尤其是外國政府統治下的華僑，除非憑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我公平。政府不能替我們伸冤，我們不得不用自己的方法了。今天我來看你就為這件事。要是我的孩子們上這村子裏來，你就叫他們回家。別讓他們在村子四圍蹣跚着。你勸不退他們，甚至於抓起來也好，總之別讓他們再鬧出一幕悲劇來。我心裏當然不願意兇兇手逍遙法外，但是我怕事情越鬧越糟，反而更壞。我相信苦難是沒有惡性的，天底下是沒有公平的。
劉 傅大爺，你真痛苦這是罪過的。雖然他現在暫時逍遙法外，但是他良心上的責備是非常痛苦的。我們大家都

是安份守己的人，不敢胡作非爲，可是我們天天還是痛苦。他殺了人他心裏就天天過着十八層地獄的生活——這個我們可以斷定的。

傅 這種話安應不了我。這種話不能阻止我三個兒子要親自報讎的念頭。我們要的是伸冤，可是冤到現在還沒有伸。我的三個兒子說得到做得到。你聽聽他們說的話就可以知道了。我最小的孩子只有十二歲，可是他抓緊了拳頭，說誰殺死他哥哥的就得跟他較量較量，拼個你死我活。我聽了只好坐着哭。我不用告訴你們他們的媽心裏多麼難受。我心裏何嘗不想對他們說，你們去罷，我的兒子們！你們用石頭把他打死！你們把他撕成粉碎！把他腐爛的屍首從泥地裏拖回來！可是這一切我都忍受下去，還很嚴重的跟他們說，你們想報讎是錯的——「你們要害死你們的母親，你們要毀了我們全家。」可是他們那兒肯聽我的話。

劉 傅大爺，你們太不講理了。嘉琳沒有罪，法院裏已經證明他沒有罪。誰

都沒有反證。他說得清清楚楚，他在什麼地方，他在幹什麼，一點鐘一點鐘都沒有含糊。他跟幾個朋友到洛安山裏去打獵，洛安山下的張胖子親眼看見他，就在發生事情的那個時候，他正跟張胖子在山下聊天呢。你知道一個人不能同時在兩處地方呀。他也許想他們都是我姪兒囑咐出來撒謊的，可是要許多人同時撒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張胖子也是你的好朋友，他還欠你錢。其他的證人都跟你無冤無仇，他們沒理由要跟你对對呀。只有一個出工遠遠看見一個人在村口站了好一會，但又看不清楚是誰。照他穿的衣服和走路的样子，也決不是嘉琳！

傅 假使真的不是他，我沒話說。可是他可以用個人替他幹呀！我看毫無疑問，也沒有其他解釋。我沒有一個釋人要謀害我兒子。我從來不做傷人的事，我不管誰不是我自己的人，我總勸動他們。我兒子也沒有釋人。他這人家算計就因為他要跟嘉琳結婚。那末爲了嘉琳，除了李嘉琳還有誰肯

下毒手。如果法庭上誰都講真話，事情早就完了，可是最知道這件事的人最不肯講話；他們有意不說話。

劉 你意思說我們麼？

傅 我不說誰。

劉 你的話很明白；你不用說出姓名，也不用指出是誰。你以爲嘉琳是我的親戚所以我們不說話？

傅 我猜你們嘉琳心裏一定明白，不過她嘴裏不肯說。

劉 不對，她知道的不見得比你多。你們死心眼兒的咬定了嘉琳，以爲別人對你們決不會有什麼醋恨。不過，傅大爺，我們不是神仙呀。你雖然一生爲善，但也許有什麼暗中虧損人的地方，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以爲人家不會記得，那知道受你害的人却永遠忘不了。如果嘉琳真的愛我女兒愛到發瘋，他早就有所表示。你兒子又不是從我的手裏搶下我的女兒。你的三少爺在嘉琳和我女兒回翻之前一句話也沒說。並且我女兒跟他絕交又不是爲了你三少爺，是爲了嘉琳有了別的女人。絕交之後，嘉琳也沒來向她解釋。

。所以你得提婚的時候，他們早就斷絕了關係，根本沒有暗殺的理由。這是清清楚楚的，你當然明白！

傅 那末爲什麼大家說是他呢？你自己也這樣說；人人這末說。

劉 對的，因爲最初我們想得的只有他。但是事後靜靜的想一想，就覺得很假，爲什麼只疑心到他呢？你還以爲我們隱藏了什麼不肯告訴你。其實呀，我們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比你們還急切呢。你果然丟掉了一個兒子，可是我那活着的女兒要是這件事不弄清楚，她又有什麼好處呢。

傅 當然她沒有好處。不過她爲什麼把嘴閉得這末緊，這於她又有什麼好處？並且於你們又有什麼好處？你不知道嘉琳跟他父親說的話，他說你們有意說是嘉琳，好讓人疑心到你們？

劉 我們？他們怎麼說我們？（向德本）你到村裏去過。他們怎麼說？

傅 誰也管不了他們說什麼話。

劉 他們的話我一個字也不信。我不過說你們惹了他們，他們說這種話來報

答你們。

劉 傅大爺，你說話不要那麼刁滑好不好？要不是我同情你已死的孩子，我早就發脾氣了。你今天有意來侮辱我女兒，侮辱我一家子！

傅 好太太，够了。這有什麼用呢？大桂……

傅 我沒有侮辱誰。我不過人家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就是了。你不會說真話，因爲他是你的姪兒。全村子的人都知道。也怕你發覺丟臉。老實告訴你，我們村子裏的人都說是嘉琳。要是這冤法院裏不能伸的話，很快的判決的話，只怕就要流血，誰也阻擋不了！

劉 你知道我們全村子的人都恨你們！這又是你鼓動起來的。你明明知道不是嘉琳幹的，你們偏要冤枉他。除非他雇個人替他幹，但雇人又該何容易，像嘉琳這樣的孩子有什麼錢去雇個人。——要不，你以爲他父親也有份兒。

傅 現在流氓地痞便覺得很。譬如去年胡家這案子，殺死了兩個工人，只化了幾百塊錢。

劉 可是也過了許多時候才破案的呀。他們分際不勻才鬧出來的。要是雇個人做這種事，你就終身受他的支配，終身做他的奴隸。也許有錢的人化得起錢，可是也得有錢有勢的人才有辦法。嘉琳這樣的毛頭小孩子決辦不到。

傅 家裏只要有一個忠心的長工，他就肯替主人幹。

劉 說不定你家裏有！你大概用過你忠心的長工，幹過事，所以你知道得這麼清楚！

傅 你說話小心一點！

劉 你自己小心一點！

傅 好，他的話你聽見了。你怎麼說？

劉 如果我們說來說去這一套話，我們都要發瘋了！

傅 對的。我說的話你聽見了？

劉 姓傅的，你如果爲了要我兇手，東打聽西打聽，我以爲也是應該的。並且我同情你尊重你。不過你沒有理由跑來侮辱我們。你要伸冤，我們更要

仲寬！我天天點香求菩薩，讓兇手早一天抓住；就說那兇手是我兒子，我也求菩薩早點抓住。

(羅四出現在門口)

羅四 東家，你要我怎麼樣？

柳 羅四，你怎麼啦？

羅四 東家，你不要對我這末兇，我沒有喝醉！今天中午有人請我，我只喝了幾口酒，頭裏就有點暈！東家，這不算什麼，你不要對我那末神氣！

劉 他怎麼啦？怪不得曾娜說他難侍候！

羅 管那曾娜屁事！我只要跟東家說話。

柳 羅四，你有什麼話回頭再告訴我。

你瞧，傅大爺在這兒，我們忙着呢。

羅 傅大爺？他在這兒。伸來幹什麼？

劉 他來幹什麼管得着麼？滾出去！喝

醉了酒去燒屍去罷。胡說些什麼！

羅 太太，我知道。太太，你不可以跟

我這樣說話。

柳 羅四！

羅 曾娜是個混蛋，我一點沒有喝醉，就算喝酒喝我自己的錢。我沒偷人家

的。我老子用我自個兒的錢，我老婆也是我老子的。她也不欠誰的錢。東家，對不對？

柳 羅四，去罷，去罷一會罷，睡够了再出來。你怎麼啦？傅大爺看了不知道會怎麼樣想你呢？

羅 我不知道。你慳慳，我沒有偷人家的！(下)

劉 傅大爺，諷於長工你剛才怎麼說的？這個人多可怕，要是我們有什麼秘密落在他的手裏，那還了得！羅四到底怎麼啦？他以後每天這樣喝酒麼？他從前從來不是這樣的。你不能再讓他這樣放肆下去！

柳 他不合喝酒，一喝就醉了。今天有人請他喝酒，喝醉了酒回來，我已經罵過他了，叫他去睡；他沒睡醒又出來了。他不過喝醉了，沒有什麼。

傅 那也難怪他。還有什麼話麼？

柳 大柱，有空再來談談。

傅 謝謝你，對不起！剛才一點誤會

劉 胡說！我們一點沒有誤會！我們根本沒有惡感！

傅 我希望你們對我沒有惡感。你們該明白我遭遇的舉太慘了。我的心碎了，到死也不會再快活的了。你們預備在這鄉下住多久？

劉 大概還有幾天罷。我們在村子裏說怕人家說閒話，尤其是嘉琳釋放以後

傅 對了！——沒有別的就是嘮嘮叨叨的閒話。如果你看見我的孩子們來，小心一點！我不要他們再有什麼麻煩，再有什麼事懊悔也來不及的。

柳 你不用擔心。我在這兒，決不讓他們有什麼事的。如果有什麼事你怪我就是了。

傅 他們這兩天還安靜，只要沒有人去煽動他們，大概還不致於胡來。再會罷。惠姑在那兒？

劉 我叫她不要下來的，怕你見了心裏難過。她也太苦了，難爲她怎麼過的。

傅 當然啦！當然啦！你們自己也要保重身體。再會罷。

(他們向門走去)

劉 傅大爺，再會！勸傅娘子不要太難過。我每天記念她，有空上我們這兒

來談談解解悶。你告訴她我比她還傷心呢。

(德本與傅大桂下，劉大媽還留在屋內，潘二上)

潘二 太太！

劉 李家少爺來了麼？你找到他了沒有？

潘 來啦，我跟他一塊兒來的。他自己本來也要來看你。

劉 你在路上碰見傅家老爺麼？

潘 碰雖然沒有碰見，但是遠遠的望見他沿着河走來，我跟李家少爺就躲在牛棚後面，李家少爺至今還躲在那兒，要等傅老爺走過以後才到這兒來呢。

劉 他現在已經走了。

潘 是的，他已經走過十字路口，快轉彎了。

劉 你去找李家少爺過來。不——慢一點！村子裏的人怎麼說？

潘 他們都說這件案子很奇怪。

劉 有人疑心嘉琳麼？

潘 沒有。他們都說嘉琳好，決不會幹這種事的。嘉琳從城裏放出來的一天

，全村子的人都出來迎接他，把他抬在肩上，送到他家裏。他的父親快樂得幾乎發瘋了！

劉 我知道他不會的，可憐的嘉琳！

潘 他們說傅家的親戚朋友要報仇，所以全村子的人都拿着棍子預備打架。

劉 喔天哪！今天早上你老爺到村上去幹什麼？你聽見麼？

潘 他們對你說了麼？

劉 沒有。喔，是的，我知道一點兒。

潘 羅四今天早上在酒店裏亂說話，所以我就去告訴東家，東家就上村裏去把他帶了回來。他對東家非常不客氣。他喝醉了。

劉 他說些什麼你記得麼？

潘 喔！他喝醉了酒亂說話。要是我是太太，三四天之內我不想回村上去。

劉 我當然不回去。我永遠不想回去。我心裏不知怎麼的一肚皮的怨恨，恨不得跑出去，沿着這條路一直跑，跑到山上去，跑到山那邊去躲起來。我

覺得好像有個人老追着我，那個人心裏比死還要毒。但是你的老爺呢……

你老爺在那兒？

潘 去看羅四去了。

劉 你叫李家少爺進來。我不能再等了。

(潘二下，李嘉琳上)

李嘉琳 姑媽！

劉 嘉琳，我的好孩子！你過來！

李 你來叫我真使我高興極了。人人當我狗一樣的待我。幸而媽已經死了，看不見我受人家這樣的侮辱。除了爸以外，就是你姑媽還關心我。

劉 我決不相信是你幹的——雖然大家都說是你。

李 我知道。第一個庇護我的就是姑媽。蕙姑在那兒？

劉 在她自己房裏，這屋子裏誰都痛苦得不得了。

李 誰說是我害死金生的？要是我不能證明那天我在什麼地方，要是我那天真的獨個兒到山上去打獵，那末我就沒有辦法證明我到底在那裏，因為沒有人看見我，那我恐怕至少要住一輩子的監牢了。他們決不會饒放我！

劉 你哭了麼？

李 不，我現在不哭；當時我真的到了

監牢裏，我才真的哭了。要是有人說我會坐監牢，我決不相信，我一定對他哈哈大笑。那知道我竟會坐監牢，幸而有人給我證明，才放了出來。不過更壞的事情還在後頭呢。傅家的人一定要殺我。他們還相信我是兇手。

劉 他們還說傅金生是我打死的，也沒有

一點嫌疑可找。你明白麼？他們又不肯白白的放過去。所以死咬住了你不放，你疑心到誰沒有？

李 我豈止疑心，我幾乎可以斷定。

劉 那你爲什麼不說呢？你在法庭上，你有機會說話呀！

李 我自己沒有洗刷清楚之前，我決不願說。但是說又有什麼用呢。要是我一說出來，我立刻就就得死。他們一樣要對付我的。

劉 啊？他們會把你弄死？你什麼意思？是幫誰麼？到底是誰幹的？你告訴我！我一定得曉得，因爲德本和傅家是一氣的，他們的朋友都是幫他們的。他們的仇敵一定也站在一起的。這報仇不僅是對付傅家，也是對付我們

的；說不定他們要挑選我們兩家的惡感。說不定還不就此而止，總有一天害死我丈夫德本呢。

李 我覺得他倒不必担心。

劉 爲什麼？你什麼意思！你想……

李 我不想。

劉 那末你告訴我！我相信知道的一定不單是你一個人。

李 可是我決不說。他們知道的儘不過是謠言，儘不過是猜想。他們別想我會告訴出來！

劉 蕊珠，你爲了你死去的媽快告訴我！

李 我不能說！我決不能說！我在法庭上我怕開口。現在我要是說出來，我馬上就得死！馬上就得死！

劉 但是誰會殺死你呢？

李 就是殺死傅金生的那個人！

劉 但是殺死傅金生的是誰呢？誰說是雇人打的，是不是？羅四早上在酒店裏說的。

李 誰告訴你的？

劉 德本走到酒店裏把他拖出來的；他只有這樣做才能阻止他不講話。

李 因爲他不大聽他東家的勸告。

劉 你說什麼？他不聽德本的話？羅四怎麼說？

李 羅四說他才是東家。

劉 他才是東家？因爲羅四……

李 是羅四……

李 沒錯，姑媽。

劉 羅四！我早猜定是他。別人知道麼？這很重要。村裏頭的人知道麼？

李 他自己招出來的；他有幾——鈔票到處亂化。村裏頭唱一莖歌，今天早上羅四跟唱歌的人吵，於是他們不得不叫德本姑夫出來。他到酒店一把就把他拖出來。

劉 他們唱的什麼歌？

李 他們唱的歌叫野火花。

劉 野火花？這是什麼意思？

李 野火花是我們南洋特有的一種花。開的時候滿樹的紅花。像血一樣的鮮艷，像火一樣的熾烈，代表一種熱情奔放的姑娘。

劉 唱的是什麼話呢？

李 我來唸給你聽：

「南洋有個美姦姦，
面如桃李心如辣！
多少青年愛上了她，
殘廢癡呆如傻瓜！」
所以人人叫她野火花，
又紅又熱又毒辣！」

劉 他們指的就是誰呀！

李 他們指的就是恁姑姑妹！

劉 恁姑？她叫野火花？多少青年愛上了她？你愛上了她？傅家的金生愛上了她？除了你們兩個，還有誰愛上她呢？為什麼叫她野火花呢？嘉琳，你眼睛看着我，你老實告訴我，要是你真的愛她，為什麼又丟開手呢？為什麼？我要你告訴我，你不能不告訴我。說不定我並不是不知道。

李 你要他們來害死我麼？你要我們李家遭殃麼？我從來不說一句話，就是他們把我關在牢裏。我也不說。我不知道外面怎麼會知道的。——大概是羅四，或是我的老爸爸，我只跟我爸爸說過。他要到法院告他們，我說不成。要是真的告了，他們要殺我爸爸，還要殺我！

劉

不要再說下去！不要再往下說！我現在懂了！我全部知道了！野火花！野火花！你過來！把一切事情告訴我！他們要殺你，先得殺死我！我不能讓他們這樣下去！總得要有入這這筆債。傅大桂和他的兒子們報不了仇決不肯罷休。如果他們在別方面報不了仇，他們就找我報仇！你逃不了！金生爲了要娶恁姦，被人家害死！你也爲了怕他們害死你，跟恁姑絕交。對不對？是不是事實？

李

他們叫我跟恁姑絕交，因爲恁姑已經許了金生。他們說他們跟傅大桂有一種默契的。如果我不及早跟恁姑絕交，只怕倒楣的是我。不過要是聲張出去……

劉

他們就要害死你？對不對？但是你們……

李

我知道了——我怕——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於是我拼命去追求另外一位我不愛的姑娘，這樣就跟恁姑斷絕了來往。但是後來我才知道不該。傅大桂和金生從來沒有跟傅本姑夫談過婚事。後來他們把金生打死了，我

就知道爲什麼。因爲金生阻攔着中這

朵野火花。他們事先嚇他，他也不怕。傅大桂這個人又是那末好強，他知道兒子看中恁姑，一定想办法使這件婚事成功的。他提了出來，他們沒法拒絕，只好答應了，結果他們祇好把他打死。他們打死他就因爲我在這兒擔當這個罪名。除了我還有誰會打他呢？當然是我！我當時愛恁姑，我當然妒忌她嫁給別人。這就是他們的陰謀。謝謝天老爺，那一天天老爺保護着我！可是現在這個罪到了他身上，像鉛一樣重壓在他良心上。他一不小心把秘密……

劉

真會有這樣的事麼？我一定是瞎了眼什麼都沒瞧見。我眼睛上罩了一層什麼模？現在，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怎麼會這樣不留心呀？

李

姑媽，你怎麼啦？
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多情多大的的一件東西穿過我的心，現在我心裏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你對我說的話我只記得一件事——那首歌：野火花！野火花！我要你

野 火 花

教我怎麼唱。我們一塊兒唱，一塊兒跳，一直跳唱到死，——蕙娘，蕙姑！

李 不，你不要叫她！你不要這樣！這不是她不好！

(蕙姑上)

蕙 媽，你叫我麼？——嘉琳帶！

劉 你來！瞧着我！——瞧着我的兩個眼睛！

蕙 媽，你怎麼啦？

劉 這不是你不好，這不是你不好。

蕙 到底怎麼啦？你告訴她什麼話？

劉 他告訴我——誰都老早知道——野

火花！野火花！人家說你是野火花！

人人嘴裏在唱野火花！

蕙 他們說我是野火花？我……我不承認！

劉 你不用否認？你把一切事情告訴我

。為什麼你不肯叫他『爸爸』？為什麼？

蕙 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個父親。這個人決不能做我的爸爸！自從他走進我家的門，我就恨他，我一直的恨他，自從他來了之後，我家就倒了霉！

劉 可是現在你要叫他，我叫你叫什麼你就叫什麼，你叫他：『爸爸』，你聽兒麼？你的爸爸！我要你叫他爸爸！

蕙 你是不是要我到爸爸頂上去叫爸爸？如果不是的話，我就沒有爸爸！這個人——這個人是你的丈夫；你愛他，但是他對於我並不愛是這個人！這個人！他對我有什麼呢？犯了法

自然要抵罪。我不管。她媽，你別管再問我罷。要是犯法，他自作自受，關我什麼事？

劉 你意思說金生被害的事是不是？好——說下去！說下去！還有什麼？你說出來！

蕙 不，媽，我不說！因為我如果答應，金生也就不會被人害死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保護我自己的尊貴的人格麼？

劉 那你為什麼一直不說一句話？你為什麼不來告訴我？

蕙 你既然發瘋一樣的愛他，你會相信我的話麼？你難道真的一點看不出來麼？你坐在那裏，他的兩個眼睛就死

釘着我看，他好像要用眼睛來把我吃下去！他在屋子裏好像貓一樣跟在我後面轉，你還要我告訴你什麼呢？我恨他，我怕他，我希望他待我更野猴一點，使你也看得出對我的態度。他奪去了你對我的愛，而你愛他，發瘋一樣的愛他；我的爸爸，你就沒有這樣愛過。

劉 不，你胡說！

蕙 我父親在陰間裏恨他，我要你像我一樣的恨他。

劉 不要這麼說！你到媽身邊來。媽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我應當保護你！

(潘二上)

潘 太太，太太！

劉 你為什麼這樣慌張，潘二？

潘 別讓李少爺到屋子外面去！太太，你得看着他！

劉 為什麼？

潘 傅家的幾位少爺帶着人在屋子外面等他，他們要打死他！

李 我說的話不錯麼？你剛才還不相信！現在果然來了——要打死我！他們一定要打死我！

野 火 花

劉 你不用怕，他們要打你，先得打死我們！一定有人通知他們的。

潘 是羅四。我剛才看見他沿着河跑。

李 我說話不錯麼？他們要救自己必得先打死我。我一死就不會有人洩他們的秘密。傅家的幾個弟兄還以為我是個兇手！姑媽，他們一定要打死我！

他們一定要的！我一個人怎麼抵得住他們許多人。我連一把刀都沒有。連給我都不敢帶，深怕打傷了人。我不願意再到監牢裏去。姑媽，你救救我罷。他們像追趕一隻野豬一樣的要打死我！姑媽，你得救救我！

劉 你不用怕！他們要打你，先得打死我！你拿了這管鎗跟潘二到那間屋裏去，你聽見麼？他們決不敢進來！

如果他們進來，你就開鎗打他們！我叫你，你就打！——不管進來的是誰！你聽見麼？不管是誰！門不要開！（向蕙姑）你站在門身邊。德本！德本！

蕙 你叫他幹什麼？

（德本上）

柳 你叫我麼？

劉 是的，我要跟你說一句話。嘉琳在

我屋子裏。傅家的弟兄在屋子外面等着！是你叫他們來打死嘉琳，因為你自己不敢動手。

柳 （手摸手鎗）琴！

蕙 媽！

劉 是你，是你！你叫羅四來打死我們罷！你叫他把我們都打死了，才能遮蓋你犯的罪！殺人犯！兇手！

柳 發瘋了麼！

劉 我是發瘋了！你一進我家的門我就發了瘋！你……你是強盜，把我寶貝的東西都搶走了！

柳 你說些什麼話？

劉 不是我說的話，是人家說的話！不久法官官來說話！你要是不照我的話去做，我要高聲的亂叫，把全村子的人都叫起來！你既然叫他們來，現在你叫他們走！你犯了罪不算，還要暗底下謀害沒有罪的嘉琳！他們要打死他，就是打死我。我要保護他，我還要保護我女兒——我，就是一個人，要跟你，跟你怎來的兇手，門一闖！

去！不要碰我……你這不要臉的畜生！你只好到荒山野地裏去躲起來！你

只好跟野獸去住在一起！現在我全知道了！我要保護她，我要為她在天的爸爸保護她！要是你對她有什麼野心，我就打死你！

（窗外鎗聲，門內鎗聲）

劉 他們竟敢開鎗了！你還不快出去阻止他們！

（柳德本無可奈何地向外奔出去）

——幕下

永祥印書館

發售 教育用品 承印 精美股票

總發行所

福州路九三二號

電話 三〇一三



債

香港像一篇破毀的史詩，在砲火的摧殘下再也看不到牠的固有的面目了。市民們多半遷居在鄉下，不少的房屋給硫磺的火焰燒滅，許多熟悉的朋友死的已經死去，逃亡的正在逃亡。商店倒閉了。我供職的公司因為棧房中了炸彈，再也沒有現成的存貨出售，而且迫於環境，所以在股東會議的決議下宣告關閉了。街上充塞了失業的人。

我在戰爭的踐踏下也不得不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在香港的商舖既然倒閉，我的生活的支柱便也折斷了。在香港我沒有家。我的故鄉是在上海的附近。雖然上海附近也早已經過砲火的洗禮，但我深信在上海我一定會找到我的親戚和朋友，我的比較親密而可靠的親人們。

所以在再三的鄭重考慮下，我便決定離開這已經破毀了的香港，而回到那在我童年的記憶裏覺得非常甜蜜的上海去。

二

一次寂寞的航程以後，我終於抵達了上海。「這還是六年前的上海麼？」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六年以前，上海是一個鮮花和音樂的都市。那時候，我在市中心的一個大學校裏念書，學校遠離了租界，但是却可以眺望到那美麗的閃爍在太陽底下的海水。當秋天開學的時候，當暮春三月的時候，我們總是成羣結隊地，吃罷了晚飯，在夕陽的紅霞裏，在鄉間的馬路上，緩緩地散着步兒，任性地談着瑣語，通過了市中心的偉大的建築物，一直走到那通達黃浦和大海的一支急湍的河流邊。我們站立在這河流的橋上，看着河流裏急湍的流水，看着河流邊的農家播種的一些花草。於是我們嗅到了清冽的香氣，我們感到了無垠的詩情。接着，有誰在這靜穆柔和的空氣裏大聲地笑着，有誰在這安謐濕存的空氣裏唱出幽微的歌聲。這是多麼可愛的世界啊，這是一個充滿了花和音樂的世界！

有時候，學校放了假，或者是在星期日，學校裏的年青的同學，都攜帶了他們的愛人，情侶雙雙地遠足到海邊邊去

范 泉

野餐，也有時一夥影地搭乘了校車，深入到租界的心臟，去娛樂着他們自己。這樣的上游，是充滿了智慧和熱情的上海，是令人永遠記憶着的，充滿了花和音樂的上海呵！

可是如今，上海像一場經過炮門，被人囚牢起來的滿身創傷的野獸。在野獸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血塊和疤痕，那些脫落了皮毛，那些生長不久的脆弱的肌肉。這野獸喘息着，痛苦地索纏着，愁眉不展地周身佈滿了可怖的病態。

船從大海進入黃浦江，緩緩地行走着，這便搭客們有充分瀏覽兩岸的機會。我竭力用我的眼，看到那些熟識的地方，可是熟識的地方都變得非常的生疏了。以前，我的足跡會踐踏在這些花樹的中間，會走進這樣的房屋看過琳瑯滿目的展覽會，然而這些花樹的樹幹卻被大砲切成了兩截，如今正從死裏復活過來，長起了一些可憐的新芽；那些開過展覽會的房屋，也已經變成斷垣和殘壁，雖然經過不少苦力的整頓，却還是不能掩蓋牠的創傷的面目。船到了十六浦，登岸了以後，我不到一輛出差汽車，那些排列在外灘一帶的銀行的大廈依舊矗立着，可是却有一張封條張貼在門口。行人非常的寥落，一些宣傳的標語靜悄悄地貼在牆壁上，商店的玻璃窗上，甚至張貼在許多飯館的店堂裏。

呵！已經是這樣的上海了！

三

懷着滿腔的熱望來到上海找尋我的親友，並且打算乘便

回去看看我家裏僅有的爸爸，可是首先，在上海的一些親友們，一部分已經遷移了住址，根本不知道他們現在居住在那裏，一部分因為不敷上海的生活費用的高壓，便又冒險，悄悄地遷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了。

接連地奔走了四天，找不到一個比較親切的同鄉，到了第五天的晚上，我才由一個旅館的茶房的嘴裏，聽到了一些家鄉的消息。

最初，我是問他到李家橋去的小火輪有沒有的。

「先生是李家橋的人麼？」他驚異的問。

「是的。」我回答。

「那末，」他用抹布在檯子上擦着。「先生是住在哪一頭的呢？」

「在東頭。」停停，我又說：「我是姓嚴的，是嚴兆雄的兒子。」

「唉！」他停住了擦檯子的手，仔細地看着我。「是嚴先生的公子麼？你常常在外邊，難怪我不認得你了。」

接着，他告訴我他是我們鄰居的一家店裏的夥計。他說在十二月八日以後，上海和香港的通信斷絕，我父親因為不知道我在外面的生死情況，所以在不多幾天以前，和一個姓陸的銀行裏的職員一同到內地找我去了。

「真是不湊巧！」我有些怨怒似的說。

終於，我打消了回家去的決心。

那天的晚上，正當我猶疑不決，打不定主意到底應該怎樣行動的時候，我買來了一份晚報，在晚報上我却發現了一

個驚人的消息。

驚死債主後

服毒自殺

案發仇人驚

死前留下絕命書
向社會人士呼籲

新聞的大要這樣寫着：女主角翠霞，原和同鄉的男子名福德者，由戀愛而同居，生一子，年四歲，夫婦偕居在一家出版公司裏工作，十二月八日以後，出版公司倒閉，他們也因此失業了。上海的生活程度一天天地提高，他們在鄉下既無產業，也無親戚，便只得向王老虎者舉債度日。可是時局並無改變，工商業一落千丈，他們債累，在老板印子錢的王老虎的威逼下，搶走了翠霞，要翠霞做他的妻子，抵償拖欠的債務。經過長期的爭執，翠霞終於發死了他，並留下了一封絕命書，其中在詳述了案件的經過以後，這樣寫着：

「這是一個敲詐的社會制度！債！我和我丈夫的一生被這個『債』字蹂躪着，我們流着淚，流了血，可是當我們擊破第一個債的枷鎖以後，第二個債的枷鎖又來了，又套上了我們的頸項，使我們喘不過氣來。在這個世界上，正有無數的王老虎，他們用『債』字的鞭子掩蓋住人們的耳目，並用雪亮的刀子斬割着欠債的人。

「債——是需要償還的。但是怎樣才是合理的債？怎樣才是合理的還債？許多討債鬼倚仗了他們的惡勢力，倚仗了社會對於他們容忍的環境，他們吸着欠債人的血，污辱了無

數的聖潔的靈魂！

「我不願意死！我還有親愛的丈夫和兒子！可是在我除了這樣一個吸血的討債鬼以後，社會一定不能原諒我的天真！

「爲了我的親愛的丈夫和兒子，我唯有這樣地死去，這樣乾脆地死去！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够諒解我們窮人們的苦心，希望社會人士能够把無數的王老虎，從各種不同的角落裏發現出來，把他們抓住，一個個地砍掉！」

讀到這裏，我的血液沸騰了起來。「福德！」「翠霞！」這兩個熟悉的名字在我的頭腦裏撞打着，在我的眼前滾動着。我遭遇到一件多麼和我切身有關的悲劇了呀！

立刻，我捲起了報紙，依照報上的地址去找尋這位親切的同鄉，這個悲劇裏的男主角，我的一個記憶中的英雄——福德！

福德離我住着的旅館很遠，他住在徐家匯過去的貧民住宅的一帶。我搭在電車裏，恨不能一躍就跨到了他的家裏。電車一站一站地停下來，他拖着疲憊的步子行走，這時候，在我滿臉熱血的焦急的頭腦裏，便也一幕一幕地，回憶起了我們李家橋的故鄉，以及我和福德、翠霞他們的一些事情來了……

四

離上海約有四百七十里地方，有一個鎮名喚李家橋的，那裏的人口不到二百，是當地三四十家人家匯集起來的

建築成街道行列的一個小村集，不過在這小村集上開設了幾家店舖，例如茶店，豆腐店，肉店以及像披頭一般的粥食店之類，所以這小村集在鄉下人的目光裏，已經儼然成爲一個足以供給他們飲食和消遣的完備的小城鎮了。這鄉鎮上的人，以及來到這鄉鎮要買賣的人都是貧窮的農民，他們有粗糙的手，久經風霜摧殘過的皮膚，簡單的頭腦，直率的談話。只要眼看到他們簡單生活的人，耳聽到他們原始式談話的人，便都會懷疑在深處這要四五百里路程以外，還會有着一個全世界著名的近代化的都市——上海。上海的物質文明始終和李家橋的人們沒有發生絲毫的關係，除了他們知道上海這一名稱，以及把上海目爲一處神仙般的花花世界以外，他們便什麼都不想了，似乎上海和他們是永遠不能接近的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福德就是那樣的人。

福德的父親長根是一個軍閥時代的戰士，他從遙遠的南方握着沉重的步槍，和幾個同村的莊稼人一同地，加入了軍隊，打了無數次的勝仗，從浙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附近，然而他在李家橋的渡河戰鬥裏掛了彩，槍彈穿過了他的肺部，在他咳嗽的時候有鮮紅的血水噴出來。他已經受了重傷。於是，他在李家橋的後方醫院裏躺下來了。在那裏，他認識了當地的樸實的農民，他學習當地的語言，在他創傷治癒了以後，他幫助當地的農民們耕作。他是和善正直的人，看見他馴順的外表，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銜鋒陷陣的戰士。當地的農民們因爲眼見他是那麼的善良，那麼的溫順，便都一致留

着他居住在那裏。自己也因爲接到了在福建的他的僅有的老母的先訊，便也死心塌地的居住在李家橋了。

長根在苦鬥的過程裏和當地的一個寡婦結了婚，用自己掙來的錢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家，在結婚的第二年，福德便去世了。

福德以後又生了一個妹妹，可是在她三歲的一年和母親一同病死了。當福德七歲的時候，北伐軍衝到了李家橋的附近，長根幫助北伐軍完成了一次渡河的戰鬥，但也在這樣的時候，犧牲了他自己，他留下了他的兒子而戰死在北伐軍裏了。

在父母死去以後的福德的生活是悲慘的。他不懂得悲哀，可是他確切嘗到了淚水的苦味。父親遺留給他的，是在一個土堆旁邊的一畝荒地，以及在這荒地上用父親自己的手摺蓋起來的一個草棚，除此以外，便什麼也沒有。福德不替得財產，可是他懂得什麼是飢餓，當他飢餓得不能按捺的時候，便把家裏的東西一件件地出賣，漸漸地賣掉了草棚，也賣掉了這一角的荒地。最後更拖欠了一身的債務。這是鄉上的李老爺，一個祖上是山東籍的土財主，「吝惜」着他，把他「收留」了下來。

「這裏，替我好好地工作，咱李老爺有的是白米，以後你可以不用担愁沒有吃的啦！」

李老爺用他的獨眼從老花眼鏡的上面細細地打量着福德，好像正測驗着福德的氣力似的。但是最後他却不敢心地加一句：

「哼，不過，要是偷了懶，那，那咱可不客氣要重重的揍你的！」

說着，他的右手在算盤的邊沿上停住，不客氣地正等待着福德的回話。

福德便糊裏糊塗地低下了頭，回答：

「是。聽老爺的話！」

於是李老爺才舒了一口氣，把僅有的一隻眼睛重新看到算盤的算珠上，的得的得地算他的收租賬去了。

這以後，福德便做了李老爺的監權的機器。

五

「獨眼龍」李老爺在李家橋很紅：他是李家橋周圍一百方里地裏的唯一的主財主。李家橋的人都是樸實的農民，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是原始式的，所以李老爺對於這些農民們的統治和剝削便是那樣地順利。李老爺是李家橋一帶農民們身上的唯一的枷鎖，農民們是那樣地勤儉，耐苦，勞作，然而李老爺却在年底坐享他們的收穫，他們必須要向李老爺還租，而且要在很高的成色裏被李老爺剝削，這樣一年年地過來，在他們簡單的頭腦裏，沒有絲毫的怨色，他們忠實地做了李老爺的牛馬。

李老爺怎麼會有這樣的富有呢？那應該感謝幾次戰爭的賞賜。他在好幾次軍閥的戰爭裏做了地方上的官吏，那時候他還年青，而且他在城裏的洋學堂裏念過書，所以很受到當地人士的重視，而且也相當具有指揮和領導的魄力，在軍閥

的官僚界裏所流行的「吹」「拍」主義他熱烈地奉行，他得到上官的信賴，得到平民們的盲目的擁護，於是在他算盤的技術裏吞吃了不少的公款。最後一次是北伐的戰爭，當北伐軍隊還沒有到李家橋的時候，他是軍閥手下的一個小官僚；當北伐軍在李家橋渡河的時候，他便捲走了所有官衙裏的公款，隻身逃到上海的租界裏去了。後來，他眼見大勢已定，北伐軍顯然地掌握了他的故鄉，善觀風度的他便託人帶了自己的一筆款子，充作故鄉北伐軍後方醫院的捐款，北伐軍因顧念他的善意的轉變，便在一「打倒土豪劣紳」的呼聲裏容受了他歸返故鄉的意見。

然而他回來以後還是不改貪污的舊習，他假借了後方醫院的名義，去敲詐人家的金錢。事情給後方醫院的工作人員探悉，便在一個晚上去捕緝他。他被鄉間的大吠聲驚醒，慌慌張張地從窗口跳出來，摸到河水裏去逃走，這時候，他的左眼插在樹枝上，眼珠給穿破，從此便成爲「獨眼龍」的李老爺了。

也正因爲他已經喪失了一隻左眼，可以作爲他以後的諺語，所以捕緝他的人也寬恕了他了。

可是後來，跟着後方醫院的撤除，「獨眼龍」李老爺却又仗他的智謀和能力，在另外的一種方式上——用田租和借貸的方法來剝削他的忠實的鄉鄰！

六

福德在獨眼龍的家裏整整做了九年的苦工，可是除了得

到一些穿旗下來的破衣和吃旗下來的殘飯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即使在新年裏人家給他的賞錢，也被一角一角地收拾了去。而那時候，獨眼龍總是對福德說：

「你的錢，我替你留着，將來湊一個整數再說吧。」

可是獨眼龍李老爺在算盤上不放半寸的餘地，不留半點兒的情面。對他的佃戶固然如此，對他的債人也是如此。福德的錢一年年地被他用這滾的藉口來變換，所謂「一個整數」，那簡直是沒有限制的數目，是無底的漏洞，是永遠償還不清的債款。

是的，福德是欠着他的債，在獨眼龍李老爺的目光看來，福德是欠了他永遠也償還不清的債款。「不是麼？」他有時候覺得自己的眼睛不方便，便有意找到福德的盒子，跟他糾纏，還狠狠地鞭打着他，憤怒地說着：「你父親這一黨北伐的狗子，把咱的眼睛也給弄瞎了，這筆債可怎麼算的？」說着，他忿忿地把兩手的袖管捲起，用左手攔住了福德的背脊，右手的竹條便在福德的屁股上抽，他的老花眼鏡在他的鼻梁上一跳一跳地。

「你還要哭？你還要哭？你這碎債鬼！你這……！」

福德莫明其妙地噤叫着，啼哭着。在他童年的心上，就被緊壓住了這樣的一個「債」字。他無聲地啼哭着，莫明其妙地在竹條的抽打下痛苦地折磨着自己。「這這樣地抽打，就可以償還了他父親所欠的『債』麼？」福德有時候很天真地這樣想。

「你父親所欠的債麼？哼！」獨眼龍索性把老花眼鏡擱

到了眼襟上，兇狠地喘息着，咬緊了牙關，解說他抽打的理由：「哼！這不是金錢可以抵償的債，這是我終身的仇恨，這是仇恨的債！現在就用這仇恨的鞭子，抽打着你，你這碎債鬼！」於是他張眼地吐了一口唾沫，又把他的唾沫吐到了手心裏，搓着他的手。隨後，在福德的喉突聲中纏繞他的抽打。

這是永遠還不清的仇恨的債啊！

七

我的家是在李家橋的東端，和獨眼龍李老爺的房距離得不遠，不過相隔了五六十丈的地方，所以在假期裏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那福德的鞭李老爺的每一次的鞭打，每一次的噉叫，我總是聽得非常的清楚。那時我便很快地跑到李老爺的家裏去勸阻，我一面埋住了李老爺的憤怒的手，一面問着：

「到底是爲了什麼呀？」

這時候，氣喘吁吁的李老爺，就使勁地咬着牙齒，吐出了這樣一個字：

「——債！」

起先我聽到這樣一個「債」字非常的奇怪，後來才知道：這是李老爺要向北伐軍算賬，因爲北伐軍裏的人把他的一隻眼睛弄瞎了。

知道了這些的我，便有時和他理論了起來：

「北伐軍的債，」我說，「跟福德可沒有關係啊！」

「可是福德的父親是北伐軍！」

「不錯。」我說。「不過福德的父親在渡河時已經死去，後方醫院裏的人跟你爲難，那是在他死後的事實！」

「不管！咱可不管！」他固執地武斷地說。「總之他是北伐軍裏的人！」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又重複了一句：「他是北伐軍裏的人！」

「那末」，我說。「即使說是長叔欠你的債，現在長叔早已死了，這樣的舊賬也就算了！」

我用輕軟而安慰的口吻說着。可是他卻憤憤地，好像要跟我打架一般地，推起了衣袖，無可理喻地嘆：

「老子欠的債，兒子不還誰來還？」

辯論就在這裏終止。

他似乎在毫無理性的咆哮下勝利了。

這以後，我每次聽到福德被獨眼龍毆打的哭聲，就像許多的鄉鄰似的，都不再跑去勸阻，而祇在內心的深處感到了一陣陣的痛楚，一陣陣的難受。

八

福德是一個圓面的臉，臉色蒼白，說話的時候常常帶着苦笑的孩子。每年的暑假裏，我一回到了鄉下，他總是偷偷地跑到我家裏來，和我訴說着一切。在獨眼龍家裏的福德，和走到了我家裏來的福德，判然地可以看出兩重的性格：前一個福德是陰沉，寡言，愁眉不展的苦孩子，後一個福德却是活潑，聰敏，帶着嬉笑的天真的孩子——雖然我常常發

現在他的笑容裏還帶着苦澀的滋味。

我比福德大了五歲，可是在我的家鄉，福德却是我唯一的遊侶。暑假回到了家裏，福德在田頭工作，我總去找到他，在青青的墓塚上談着天真的話語。這時候，福德把我離開家鄉以後的鄉間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李老爺的如何發脾氣，怎樣又殘酷地提高了租米的成色和借款的利息，都毫不遺漏地告訴了我。我也把城市裏的新奇的事物告訴給他聽。他很羨慕我這樣的生活，他天真地自言自語地說：「將來，有一天，我也會像你這樣地到城市裏去的！」

「可是，城市是很大的喲！那裏有無盡的街道，橫七豎八地糾纏在一起，不識字的人，見了就會眼花呢！」

「是的，」他沉默地苦笑了一下。「要是能够識字也就好了。」

這天以後，我便做了福德的義務教師。才祇是十六歲的福德，却已經那麼地懂事：他怨恨這囚籠一般的生活，他要跳出這樣的火坑，要到遠遠的自由的地方，那裏再沒有天天討債的獨眼龍，那裏他可以任意地看見新鮮的太陽，自由地吸到新鮮的空氣。他要爭取他的前途，他要達到他的目的，便一有了空暇，總是偷偷地跑到我這裏來，吸收他的文字的知識。他狼吞虎嚥地咀嚼着書上的生字，他用年青人的熱血強烈並且銷融了這些文字的每一條筆劃每一種意義。他有強烈的記憶力。他的年青的心督促他去學習。他進步得非常的快。

但是這件事後來給獨眼龍察破了，於是福德在獨眼龍的

一次痛打之下，扯毀了我送給福德的書，並且指定了更多的工作，要福德像牛馬般地無休止地勞作着。

三天沒有看見了福德。在第四天的夜裏，我突然聽見大吠的聲音，以及在我房窗前面的低低的嗚叫聲：

「敲先生！敲先生！」

「誰呀？」我睡眼朦朧地問。

「我是福德，是福德。」

我們見面了以後，他告訴我三天以前他遭到獨眼龍毒打的事情，他說獨眼龍這樣咆哮着：「奴隸豈配是奴隸，還要讀書麼？」並且他說：「從今天起，我要認真地討你的債了！」因此獨眼龍撕掉了他的書，並且要他做着更多的苦工。

「你以後有後悔吧？」我眼看著福德的臉上和身上的創傷這樣問。

「沒有，一點也沒有，敲先生！」他還是苦笑，用顫抖的手擦着他額角上的汗滴。

遲疑了一會以後，他又痛苦地顫抖着喉嚨說：

「可是，敲先生，你給我的書給毀了。」

「那，」我立刻安慰着他，「倒是沒有關係的。」

又呆住了一會。我從微白的月光底下，看見了他的臉上正抽着痛苦的痙攣。最後他終於難以開口似的說：

「敲先生，我能不能向你，向你再……」

「唉！」這時候我已瞭解了福德的意思，我立刻說：「

福德，我可以再給你幾本。只要你有空，能夠到這裏來，那麼隨便在什麼時候，我都可以致給你的。」

書，在福德已因為生命一般地重要了。

福德聽到我說了這樣的話，便非常的高興。以後，他在每天的夜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像做賊一般地，拖着白天工作得疲憊的身子，來到我的房間吸收着他的新知識。

九

時間像潮水般地流去，學校裏的假期去了又來，福德的學習，在痛苦的刺激下，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年的暑假，我已經在大學舉了業，當我搭了小船快到李家橋的時候，福德已經站在岸上迎接着我了。

「敲先生，敲先生！」

他高興得這樣地叫。

「福德！」

我上了岸，福德替我到船上搬行李。我瞧着福德圓圓的臉，粗黑的手，長得相當結實的身體，於是，一陣內心的喜悅捉住了我，使我久負在心頭的愁慮的雲霧減輕了大半。

「福德，」在走到我家裏去的石子路上，我這樣地問着他：「你怎麼會知道我要回來呢？」

「不是麼？」福德很高興地說。「去年你回來，也在這個時候啊！」他把行李在肩膀上調換了一個位置，然後又飛快地走起來。「我在碼頭上接運地等了你好一個多星期了。」

「是的，今年因為大學舉了業，拜託了幾位朋友找尋技

「職業？」福德呆了半晌的問。「是不是你要在外面做

專治呢？」

「是的。」我很坦白地告訴他。

「那末，立刻又要離開這說了麼？」

「唔。」我這樣地回答。但是我看見多麼高興的福德却有些懊喪了，因此我又添加了一句：「不過我想，在這裏要多住幾天。」

一陣長久的靜默。

我看到福德寂寞的腳步。

因此，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實來：

「福德，你這樣地溜出來，李老爺可不管你了麼？」

「哈哈！」福德快活地苦笑起來：「那傢伙嗎？近來可病得不輕哪！」停停，他抹了抹額角上的汗滴。「再說，那三個月前新來的翠寶，是可以服侍他的，像我這樣粗手粗腳的人，太不中用了吧！」

「翠寶？」我怔了一怔：「這是女孩子的名字囉！」

「可不是？」他又苦笑了一下，發着狠毒地說：「是跟我一樣地爲了還債呀！——真是，多麼可惡的討債鬼！」

這天晚上，我知道了關於翠寶的事情。

十

翠寶的父親也與福德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誠樸實的莊稼人。他是獨眼龍李老爺的佃戶，在獨眼龍每年的壓榨下，他把每年收穫的米穀的大部分還給了他，他是那麼的忠實，從不拖欠過租米，但是稻米的成色是那樣的低，於是他祇有

把自己的食糧也充作租米了。尤其是最近兩年來，翠寶的母親終年地病着，爲了醫治的藥費，便不得不向獨眼龍李老爺舉債了。李老爺顧念他是一個忠實的佃戶，便「大開慈悲」，一口氣答應借了他五十元，約定在去年的年底和租米一同還給他。但是命運總是和窮人開着玩笑：翠寶的母親在去年的年底醫藥無效，與世長逝了。這使翠寶家的債務，非但不能清償，並且還加多了起來。他的最大的債主便是李老爺，他在苦苦地哀求之下，一共向他借了一百五十元的債。

獨眼龍李老爺的放債，是首先得考慮着對方：他不是經得起他有利的壓榨。如果有偷竊不着落把米的可能，那他是不能幹的。

翠寶的家裏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翠寶是長得最俊秀的一個。而且她懂得接待的禮貌。獨眼龍早已看到了這樣的一塊肥肉，他便慨然地允許了。

在今年的春天，翠寶的母親才死後不到三個月，正當翠寶家的經濟情形最貧困拮据的時候，這位「大發慈悲」的李老爺到翠寶家裏來討債了。

一隻兇毒的眼睛從老花眼鏡的邊沿上，偷偷地斜視着翠寶，在他的心裏想：翠寶是長得多麼的肥滿啊，而且她懂得怎樣地接待，如果做了我的小……

獨眼龍得意地微笑了一下，而且最後，終於和翠寶的父親談判了這件事情。

忠厚的翠寶的父親，在一百五十元的債務的重壓下，他幾乎喘不過氣來。爲了償還他的債務，他又終於隱忍着內心

的苦痛，答應了李老爺的要求。

可是在李老爺的家裏，除了他的原配夫人已經在北伐時代病死了以外，還有三個來歷不同的女人：一個是他在上海的妓院裏買來的，她沒有什麼權力；第二個是用正式的結婚儀式娶來的，是個子很胖，善於笑嘴舌的女人，她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是最有權威的一個。第三個也是翠寶一般地爲了抵償債務而來的，來的時候人很肥胖，可是後來被悲愁和憂鬱吃掉了她全身的肉，她憔悴，嗆咳，她有了肺病，已經被李老爺丟在一旁，不當她是人的了。

翠寶的來，便是第五個的女人。

但是翠寶還年青，雖然已長得很是豐腴的身段，在年齡上她却祇是十六歲。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怎麼經得起這涼寒的霜雪的摧殘呢？

慌悴的是那第二個女人不許李老爺和翠寶睡在同一個房間裏，她用棍管一般的喉嚨，用右手指着李老爺的鼻子嚷：

「這些個女人你還不夠麼？你這老不死的！翠寶這樣的年輕，我要她住在我的房裏，幫我打掃打掃的！」

李老爺的雄心暫時地不能實現。

但是他想：「只要翠寶住在咱的家裏，機會是多得很的哪！」

不過幾天以後，李老爺可躺在床上生起病來了。

十一

我在家裏祇住滿了兩個星期，爲了公司的催促，便不得

不離開了故鄉，開始我的社會的生活。

雖然僅僅是短促的兩星期的勾留，可是我却知道了翠寶的個性，以及這兩個星期來翠寶和福德的情感。

翠寶很善於料理家事，她有溫柔的性情，爽直的脾氣，對於觀察一件事物，她總是非常執着地信任着，除非有了可靠的確實的反應。最初，在她來到李家以後的三個月裏，翠寶是瞧不起福德的，而福德也很輕視着翠寶。

「你這偷偷做鬼！」

「你這小妖精！」

他們動不動總是相互地這樣謾罵起來。有時候甚至要扭打做一團。可是在一天，當我考問着福德關於幾篇文藝作品的內容時，站在旁邊的翠寶便奇異了起來，她問：

「他在什麼時候學的咧？」

「他是一個上進的孩子呢！」我說。

我於是把福德的父親的故事，以及福德秘密讀書的故事都講給她聽。

她顯然地感動了。

她呆呆地站立着，眼睛仰望着那青色天空裏兀然不動的幾朵白雲。她似乎正從一個深遠的迷陣裏清醒了過來。她看見了人家的希望，同時也赤裸裸地看見了自己的悲哀。她的嘴痛苦地抽搐着，淚水無聲地從她底眼眶裏掉下來了。

「翠寶，悲哀是沒有用的！」我輕輕地說。

沉默了一陣以後，我用大孩子的口吻說教了起來：

「真的，我是同情你們的，你們現在都被一隻可怕的魔

手捉弄着，牠把你們丟到了這樣黑暗的地獄裏，用一個『債』字寫在你們的臉上，使你們死心塌地的工作着，見不得人，一味地做他的牛馬，被他一羣子地壓擠着，剝削着。過去福德的痛苦我看見得太多了。所以我要使福德不識字的眼睛睜開來，去認識這世界，去認識他自己底前途，什麼才是真正痛苦，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福德把資本當作了他底生命。他不怕血肉的鞭打，他勇敢地念着書，現在，他已經能夠寫作了，能夠向外面的報紙投稿了。我希望你也要學習福德那樣的苦鬥，用你不折不撓的精神來擺脫那可怖的魔手。光明的前程正等待着你們。只要你們有不屈的毅力，能夠認清這世界，能夠走到真正的自由的路上去，去創造你們光明的未來吧！

這時候，我懂得我的話也許說得太高深，也許翠寶是不會理解的，但是我一股不可遏止的熱情和沸騰的血液却壓迫着我，要我像瀑布一般地把我說的話毫不遲疑地傾吐了出來。

然而我的話並不是白費的。自從這一天以後，翠寶的態度顯然是改變了。她信任着福德，簡直近於虔誠地尊敬着他。福德也因為翠寶的改變態度，而發現了翠寶的理智的一面，所以用同樣的尊敬對待着她。

自從這天以後，福德做了翠寶的先生了。

十二

我進了上海的一個百貨公司裏工作。公司的範圍很大，

有發行部，販賣部，製品部等等，我剛剛被派在發行部充當了一員會計。每天每天有不少的金錢進出，這些數目的尾巴都指着好幾位的小數，這使計算的人均添了不少的麻煩，而且在計算清零金額的往來以後，還要記成表格，製作圖樣，每次必須有正確的統計。這些瑣碎的事情和學校裏的功課是絕然不同的，所以意外的繁瑣糾纏着我，我須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也正在這樣的時候，我接到了福德的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全文，可以抄錄在這裏——

嚴先生：

自從你離開這裏以後，那個獨眼龍的病狀又一天的轉好了。現在，他重新又有氣力，用鞭子來打我了。他管我管得很緊，要我做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粗笨的苦工。我在每天晚上仍舊讀着書，用你給我的小字典查着字。翠寶也偷偷地跟我學習着。我們的的生活很好！我們要使先生不會失望。

你在上海公司裏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很好嗎？我們很掛念你。望你常常寄信來，寄在你的家裏我們去念，並且還希望你們給我們寄信的郵票，以後我會寄些票子給你看。

下次再談吧。

敬禮！

福德上 八月三日

在我忙碌得連家信也沒有寫的時候，收到了這樣的一封信。自然，我沒有立刻寫回信。我把牠在我的抽屜裏擱了下來。

可是一個星期以後，我却又收到了他們兩個人署名的

封信——

嚴先生：

上次的信你總收到了吧？我得很想念你！

這里，我們的生計更惡劣了。那老頭子——窮鬼德的李老爺，近來脾氣變得近壞了，他不許我和翠霞說半句話；翠霞成天地派我在田頭工作了。有時候，晚上回來還要挨他的毒打！翠霞做事很小心，但也常常給他兇狠地罵着。

你說，我們怎樣對付這討債鬼呢？

希望你回信，常常地指點我們！

祝你好！

唐德上 八月十一日
翠霞

我把第一封信讀了以後，才經過三天，正當我握筆想寫回信的時候，又收到了他們第三封的信——

嚴先生：

真想不到在昨天的晚上翠霞和這討債鬼扭打了起來。昨晚，翠霞睡在二奶奶的房裏，可是這討債鬼却偷偷地爬到她的床上去……

翠霞哭喊着，和這討債鬼扭打成一團。這時候，睡在二奶奶把討債鬼扭倒了，但是後來翠霞卻給討債鬼毆打了，她滿身都是創傷，臉上流出血來……

可能呀，我們的債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還清呢？

我因為眼見了翠霞被這樣的凌辱，我有些憤怒了。我不能夠再無聲無息地忍受下去了。我想，有一天，我會打死他媽的這討債鬼的。或者，我發瘋地地纏鬧他，或我自由的地方去，正好像你送給我那冊小說「紅菱」裏所說的。

嚴先生，希望你立刻給我們指示。我們是那麽渴望看你的來信呀。

好啲，祝你安好。

唐德 八月十四日

在這封信的末後，他又附帶地說起，一切信紙信封以及寄信的郵資，都是從我爸爸那裏偷偷地借來的。

我讀着他們的信，這些污穢的寫字感動了我，就好像那討債鬼打的不是唐德，不是翠霞，而是可憐的我自己。我幾乎一聲聲地聽到那鞭打到皮膚上的聲音。這聲音是多麼的淒慘，而且好像正製擊在我底心上，使我底心感覺到腹痛。我害怕，但是我並不會怯，我反而憤怒了起來。我要和這吸血的討債鬼死鬥，我要敲開這吃人的野獸。

在這樣的心情下，我立刻寫下了回信。

我滿滿地在火號的洋信箋上寫了三張的信紙，我用我的熱血和憤恨鼓舞着他們，要他們離開這狹底籠，去到外面來冒險；與其讓討債鬼一點一滴地吮吸自己的鮮血，那不如到外面的自由的地方來安心地死去！

我把信在晚上投寄了。第二天，公司當局決定派我到香港的總公司去，可是這天的晚上，我又收到了騙德的信。

這一封信是用仇恨的怒火寫下來的——

嚴先生：

我等不長你回信，又說寫信來煩擾你了。

昨天和今天，討債鬼把翠霞圍圍在灶後的柴灰崗裏，他記翠霞的手緊緊地緊，並且殘酷地要她挨餓。從八月十三日的晚

上一直到十五日的傍晚，整整的兩天又一夜，她得不到一只開水，連小便的機會也沒有。討債鬼說：只要她答應做他的一小一的，那便什麼都可以解決；有好的吃也有好的穿。然而個強顏勇敢的翠雲呢？——她是寧願慢慢地餓死的！

傍晚的時候，我因為偷偷地她一碗稀飯送給了她，被討債鬼發覺了，於是我又遭到了一次兇狠的毒打。

陸先生：我們比牛馬都不知了；牛馬用工作來調換吃的東西，可是我們在工作以外，還有人吮吸着我們的血！

我自信，幾年來的夜晚我並沒有白白地捱過，先生家裏的那些寶貴的文藝書籍，我已經珍貴地讀過，我懂得極慘的滅亡；我也懂得自由和光明需要我們自己的手去爭取的！

因此，今天的晚上，是我們最後的關頭了：我要帶着翠雲，趁這皎潔的月光，來開始我們久久渴望着的理想實現了。

那時候，我想我們可以見到了你。

仇恨的火燒定我們的胸腔裏燃燒着，這里不能再多說些什麼，但是我們準備先去看看翠雲的爸爸，然後再到翠雲的兩家親戚那兒借些旅費，所以到先生進里的時候，恐怕是在四天以後的下午了。

希望你爲了我們的得到自由而快樂！

我們深信：勞動是屬於我們的！

福德
翠雲 八月十五夜

讀完了這用沸騰的熱血寫成的信以後，我微笑了，我好像睜着眼睛見了一對青年男女，他們勇敢地正在月色朦朧下完成着他們底傑作！

十二

因為福德他們的來信說將在四天以後（十九日）要到我公司裏來看我，而我必須在一星期以後離開上海，所以我決定在四天之內回到家裏去看父親，第三天的下午再回到公司，這樣在第四天正可以遇到福德他們了。

我依照我的計劃實行。

可是當我第三天的下午回到上海，進入公司以後，公司的同事老張却告訴我：今天上午有一對年青的夫婦來到這裏來找我。

「你跟他們講些什麼呢？」我急得這樣地問。

「跟他們麼？」他泰然地回答。「我說你已經回家去了。」

「那末，」我緊跟着問。「他們的回答呢？」

「他們說，他們是你的同鄉，看他們的樣子好像很匆忙，好像第一次到上海來似的，他們看看這裏，看看那裏，也許滿眼都是新奇，也許在他們的眼睛裏沒有半個熟識的人，所以又匆匆忙忙地說聲再會，毫無結果地走出去了。」

他淡淡地說着。

然而我是那樣地焦急，我責備着他：「你不替我問一問關於他們的住址麼？」

他呆了半晌，後來又說：「同樣還需要問住址？反正你可以寫信到他們家裏去問問他們的家屬，不就知道了麼？」他聳了聳肩膀，很簡單地這麼說。

「可是……他們是……」
我有些說不上來了。

在我離開上海前的幾天，雖然忙碌着準備了一些行李，拜訪了幾位在上海的朋友，並且整天等待着福德他們的來，然而連他們的影子我也不能夠發現！我快喪地離開了上海。

而且一別竟又是遙闊的六年！

這期間，福德他們也許曾經來找過我，但是因為公司裏的我的最接近的朋友老張也被派遣到香港的總公司來，所以在漠不關心的其他同事的眼光裏，對於這樣兩位忠厚樸素的鄉村裏出來的人，要找尋關於我個人的線索，那是並不容易的。

就這樣，他們成爲我記憶中的人物了。

他們的影子常常喚醒了我底記憶，他們是我底僅有的記憶裏的英雄！

十四

現在，英雄們終於排演出壯烈的悲劇了……

十五

在近法華鎮的鄉村的一角，按照着報上的記載，經過半小時以上的詢問，我找到了福德的住址。

福德倒在床上，四歲的孩子滿身是污泥，滾在地上嗚叫着「媽媽！」屋子是一個棚戶，牆壁是用竹片編列起來的，

上面塗着斑駁的爛泥，屋頂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稻草。沒有門。野風從門口裏直吹了進來。天上佈滿了烏雲，似乎快要落雨的樣子。雖然祇是七點鐘的光景，可是屋子裏已經相當的黑了。

我在孩子的啼哭聲裏叫了幾聲福德，福德並沒有起來，也許他是沒有聽見我的聲音吧？或者，他是決不會想到在這樣的晚上，在將要下雨的時候，在這樣偏僻和骯髒的地方有人會找到他。

他似乎睡熟在床上。

我有些懷疑了起來：也許這不是福德的家吧，但是翠雲發表在信裏的地址顯然是在這裏，我並沒有走錯，於是我帶動勇氣走到福德的床邊。

「福德！福德！」

我大聲地叫。

這時候福德才清醒了過來，擦着他的眼呆呆地瞧着我。

「是誰啊，到這樣偏僻的地方來？」

「你不認識我了麼？」我把躺在床上的福德拉起來，我說：「一個教過你識字的人你忘記了麼？」

「啊？是你？是嚴先生？」他驚奇得立刻站立了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的呢？再說，你是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呢？」停停。他又興奮地說：「聽說以前你到香港去了，可是我們不知道你的通信處，又不敢寫信去問你爸爸！」

他緊握住我的手，快活地笑起來。顯然地，他還不知道翠雲的悲劇：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怎麼會有晚報看到呢！

眼見了這種大孩子的天真以後，我的鼻尖覺得一陣強烈的酸痛：可憐啊，被可怕的「貧」字壓斃了的人！

我沉默着。我避開了他的詢問。

情緒的激流使我彎下了腰，抱起這滾在地上的飢餓的孩子。我第一次看見這孩子，可是這孩子也是第一天失去了他親愛的媽媽。

「媽媽，我要媽媽呀！」他不斷地哭叫。

他的哭叫使我的喉頭梗塞，使我的熱淚奪眶而出了。

「盛先生，孩子是很憐的，還是讓我來吧。」

福德又開了手，想接過這哭叫着的孩子。

「不！」我有些說不成聲地回答。我有意把我流着眼淚的臉朝向牆壁。我緊緊地抱着孩子，扶摸着他底手。

孩子不哭了。沈默籠罩住了這低矮的屋子。

我想：我的話應該從哪裏說起呢？……

十六

這一夜，我住在福德的家裏。

最初，福德聽到了翠寶的自殺，像瘋狂一般地蹣跚着，他悲痛得幾乎要昏厥過去。但後來，經過我再三的安慰和解釋以後，福德的情感才鎮靜了下來。

「想不到翠寶在你的教育下，六年來竟會有這樣的進步。」我安慰他地說：「她的信裏的句子，是那樣的流利而且有力！」

福德沉默着。

他重新拾起丟在地上的報紙，用顫抖手握着，瘋狂一般地讀着翠寶的信：

「債——是需要償還的。但是怎樣才是合理的債？怎樣才是合理的償還？許多討債鬼倚仗了他們的惡勢力，……他們吸着欠債人的血，污辱了無數的聖潔的靈魂！……我不願意死！……可是在我願除了這樣的一個吸血的討債鬼以後，社會——社會一定不能饒恕我的天真！……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够諒解我們窮人們的苦心，希望社會人士們能够把無數的王老虎，從各種不同的角落裏發現出來，把他們抓住，一個個地砍掉！」

「砍掉！」他昂起了頭，重複着：「一個個地砍掉！」

「翠寶，」我說，「已經盡了她的責任了。——她已經完成了她最大的努力！」

福德咬緊了牙齒，睜大了眼睛思索着。

「此後，」我又說，「應當由我們來完成翠寶的工作了。」

「是的！」他興奮了起來：「她有未完竟的志向，她的志向必須要用我們的手來爭取！要用我們的手去創造！」

「可是，福德，」我說，「我要糾正翠寶的意見，翠寶的意見是：要社會人士去砍掉這些吸血的討債鬼，但是我的意思是，這些吸血的討債鬼果然要砍掉，同時，比砍掉討債鬼還重要的，就是需要我們先去砍掉這產生討債鬼、或使這些討債鬼存在的可惡的社會制度！——這產生獨眼龍和王老虎的社會制度！」

福德沉默着。

「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制度」，我又說。「才是吃人不見血的討債的社會制度！」

「不錯，」福德醒悟了的一般，睜大了他的眼睛。「我們要求根本的解決！」

「我們要向討債的人和制度去討債，當這樣的積弊清算了的日子，才是我們真正的自由幸福的日子。所以，」我的語調變得非常的堅決。「香港和上海都不是我們理想的地方，我們理想中的幸福之都，應該是充滿了陽光和溫暖的地方，在那裏，我們沒有失望，因為我們能夠創造了希望；在那裏，勞力就是資本，自己的幸福是建築在自己的手上的！」

十七

第二天早上，天空是那樣的潔淨，幾朵淡淡的白雲在碧色的天邊緩緩地移動，晨曦從白雲的空隙裏透露了出來，是那麼地有力，那麼地堅毅。

福德抱着他的孩子，我背着簡單的行李，我們在大路上走。

「我們的路是悠遠的。」我說。

「可是，」福德用鐵一般的聲音宏亮地說：「我們的理想却就在我們的眼前！」

我回頭看了看福德，福德微笑了。

笑臉是那麼的坦蕩和倔強：這是勝利的笑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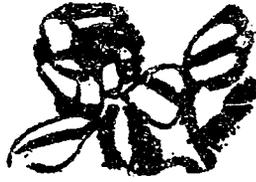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

第一二八號經紀人

合興昌證券號

地址：中央路二四三〇至五號

電話：一三五三五〇一



崔浩論

呂思勉

往顧史，嘗怪五胡竊據中原，中國之士大夫，皆佯作傀儡而爲之下，曾未有處心積慮，密圖光復者，今乃知崔浩則其人。浩仕虜歷三世，雖身在僞朝，而心存華夏。虜欲狎其時，恒詭辭飾說，以謀匡救；而又能處心積慮，密爲光復之圖；其智深勇沈，忍辱負重，蓋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尙論者徒以虜朝名臣目之，豈不哀哉！

浩之敗，「魏書」云以史事，此說實不待深悉，即知其非實。何者？魏史之作，始於鄧淵，而浩繼之。浩初與史事，在神䴥二年，同作者有浩弟覽，高謫，鄧穎，吳繼，范亨，黃輔等，秉筆者非浩一人也。平涼州後，以浩監祕書事，而高允，張偉，共參著作，則浩不過總裁而已。（高允傳）允之言如是，此非虛語也。純於史事，忌諱最甚，而其誅戮最酷，爲人寫「急就章」以百數，爲稱馮代醜，其說也如此，而豈輕於一擲者哉？史稱浩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此「魏書」之辭「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與稱浩於帝，其辭較魏書爲重，可見浩事情形，傳者並不深悉，後人以其見戮之酷，億測其朋黨北人必深，加重其辭，延壽遂據之以竄易「魏書」耳。）一似浩舉北人不可告人之隱，盡行宣泄者，然事發之後，浩僅伏受隊，是有虛美之辭，而無痛惡之實也。浩之見誅，同作者一無所問，僅高允於浩被收時召入詰責，終亦見釋。後允久典史事，所續者仍浩故事也，其犯闕者安在？或曰：浩之死，簡史已上死者百二十八人焉，安得云無所犯闕？此亦不善讀史之過。「允傳」載游華之言，謂浩被誣實時，聲嘶股戰不能言，而允救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均高亮。夫允之爲人，豈啻於浩？而是時能如是者？浩之所坐，本非史事，允實明知故也。世祖勅允爲詔，自浩已下僉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奏詔催切，允乞更一見，及見，則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意，非臣敢

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觀此言，浩案之真情，躍然可見矣。允徒以史事見詰，又何懼焉？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河東解縣人。曾祖車，自本郡遷於襄陽。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素以爲河北大守。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祖也。元嘉二十七年，拓跋靈寢寇汝穎，浩嘗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潰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魏書浩傳」言：浩之諱，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大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盧玄傳」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庶世，以浩事，梁官逃於高陽鄭麗家。麗匿之。使者囚麗長子，將加捶楚。麗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庶世後令弟妻麗妹，以報其恩。庶世四子：淵，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庶世，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庶世常深忿恨。及庶世有子，每戒約令絕妻孽，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鄭麗之於庶世，交義未知如何，然亦何至殺其子以至亡命之人。疑浩之義圖，庶世與麗皆與焉。元不謀逆，子隆，超皆與，而後其妻之子，絕不與聞。楊侃與莊帝圖余朱榮，余朱兆入洛，侃時休沐，得潛賁歸華陰。後余朱天光道招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實全百口。侃往赴之，遂爲天光所害。當時士大夫之見地，固如是也。北朝嚴適妾之別，因之適庶兄弟，忮刻亦深，讀「顏氏家訓」一「後妻篇」可知。庶世之誠妾孽，蓋實由其陰痛之深，非之者未識其苦心耳。宋書之爲實錄無疑矣，而信之者絕少，司馬公作通鑑，亦不之取，（見「考異」。）豈不異哉？

浩稱房朝名臣，然細觀所言，便見其無一不爲中國計者。神瑞二年秋，發不登，王亮，蘇坦勸明元遷鄴，浩力阻之，蓋不欲虜若居中國，抑亦慮其因飢而至，詭害於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外朝公卿，咸欲發兵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年，齊齊郡大守王靈降魏，上書勸絕宋武後路，明元因欲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以宋武當日兵鋒之銳，姚秦衰弱之甚，魏即發兵，亦未必能爲害，然究多一敵。浩又力阻之，其以存中國，更顯而易見。明元使大武監國，意自別有所在，說詳另條，浩之力贊之，則似以其母爲漢人之故。是時大武年尚少，逮其成長，其氣質乃純乎爲一鮮卑人，則非浩所能逆料也。時適聞宋武之喪，明元因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又力阻之。歎之以南金，齒齒羽毛之珍不求而至之利，林之以符新死黨與未離，兵行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之害，其爲中國計，又惜見乎辭矣。明元不聽，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公孫表欲先攻城，而浩請先略地。曰：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後，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箇中之物。讀史者觀房馬飲江之役，六州荒殘，河南遂不可守，以此爲猾夏之上策，謂浩爲虜計甚深，誅不知虜是時之兵，絕非大武自將時比。宋雖將多怯懦，兵力亦尙充足。魏處代北，聲援縣隔，偏師南下，安能列置守宰，至於淮上？是時之爭河南，必也力攻敵大鎮，以破南朝設守之局。「公孫表

傳」言：明允欲先略地，蓋奮動於浩之議，然其後自將而南，亦力攻虎牢，蓋用兵形勢實如是。浩之言似為虛計，實為中國計也。大武欲用兵於僭僞諸國及北狄，浩無不力贊之，蓋引其力以他向，使不專於中國；抑亦欲疲之也。攻赫連昌之役，「浩傳」言世譚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噪而前，舒陳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悅進曰：「今風雨豈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鬪陣下探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斷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當也？世祖曰：善。分騎擊之。昌軍大潰。然據「昌傳」：則昌軍行五六里，世祖衝之，其陳尚不動；及分騎為左右以掩之，世祖駭馬，流矢中掌；則是役實為幸勝。不顧風雨及將士飢渴而徵幸於一決，此豈用兵之法？浩始以是誤虜與？神禧二年，議宰靖嬖，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孫太后固止之，而浩堅主宜出。是時宋方議北伐，浩蓋欲分虜兵力，而此役遂致大捷，柔然遠遁，高車降者甚多，反為虜之大利，則宋不能乘機，魏大武之雄勇實為之，非浩謀之不減也。俄魏南藩諸將，羨宋大敵，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道，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先擊奪人，實用兵之長策。浩乃贊諸將欲南抄以取資財，為國生事，非忠臣，蓋欲一舉而杜武臣之口矣。大武聞赫連定與宋文帝遙分河北，欲先事定，諸將以宋師猶在河中為疑，浩又決宋無北慮，豈能灼知其然？其欲分虜兵力，猶素志也。大武之伐沮渠牧犍也，奚斤等三十餘人阻之，浩贊之。世皆多浩讀書能致用，此亦為史籍所誤。當時之所爭者，軍行有無水草，古語，李順等言：自溫園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漑。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浩則曰：「漢書地理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夫李順等所言者，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言則涼州全州。所攻在於姑臧，城外果無水草，他處縱極豐饒，何益於事？立城郭者誠不於無水草之地，然自漢至魏，水道豈無變遷？然則大武之事成，亦以沮渠牧犍未能決渠以困敵耳。浩之所以致大武者，實為危道，浩豈不之知，蓋亦欲以是誤虜也。涼州既平，浩勸不徙其民，大武不聽。後竟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仍欲募徙發靈大家，以充資涼工，軍舉之日，東西齊勢，以攻蠕蠕，此仍是引虜外鄉以疲其力之志，其為中國計，豈不深且遠哉？

「浩傳」言：浩從太宗幸西河大原，登懸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得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寇讎之屬其撰列王者治典，並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大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兩晉以降，善封建者固不乏其人，然浩之言此，則似別有深意。當時世家大族，在各地地方之勢力頗強，其心未嘗不惡異族而欲擊除之，然皆手無斧柯，故終無所成就。拓跋氏設用浩說而行封建，代北之族，

受封者固必多，然必亦間以漢族之名臣宿將。客族在中國，雖據數百里之地，必無能爲，而漢族之世家大族，尙儼爲郡縣之長，椽鳩之主者，各遷其土而子其民，則情勢大異矣。「高允傳」言：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動未嘗，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郵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以浩之深沈，豈不知爲危道？然必固爭之者，得毋爲登高一呼，四山響應之計邪？郡縣雖無根柢，亦時或爲合從討伐之資，而況於封疆乎？浩之言此，必別有深意矣。

不獨崔浩，即寇謙之亦有心人也。謙之自言：嘗過仙人破公興，將入崑山歷年，謂謙之曰：興出後，嘗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答。興嘆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又言老君玄孫李謫文，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以崑岳所統廣漠平土方萬里授謙之。而浩傳載謙之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秦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其非忘情於世可知。「釋老志」言：謙之以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讚明其事。「浩傳」亦言：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既而嘆美之曰：斯言也，皆可底行，亦當今之阜陶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二人之互相標榜，果何爲哉？大武之攻赫連昌，大尉長孫嵩難之，乃問幽微於謙之，謙之對曰：必克。神龜二年攻蠕蠕，謙之亦贊之，且固勸大武窮討。其於浩，可謂如駢之斬矣。浩不好老莊之書，尤非毀佛法，而獨信謙之，寧有是理？浩在道武之世，不過以工書在左右耳，及明元世，忽與軍國大謀，豈真以其嘗授經書哉？明元好陰陽術數，而浩中以易筮及洪範五行，其取其術中，固其所也。大武好用兵，浩則以征伐中其欲，然亦未嘗不侈禱辭。浩之毀佛法也，「釋老志」謂其以爲虛誕，爲世費害。謙之之虛誕，未知視佛爲何如？「志」又言：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高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爲功容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說，沈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余，何惜三五百功？於佛則病其費害，於老則助其昏狂，浩之悖至是哉？二人之相比周，其意居然可見矣。毛脩之雖終被於魏，實未嘗忘華夏。「傳」言朱脩之俘於魏，脩之經年不忍聞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答。并云：脩子允緒，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烏乎！自此一不復見。亦可哀矣。而其得不死，實以謙之營護故。謙之豈無心於中國者哉？

「崔玄伯」傳云：始玄伯因符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潘徽，高允受赦收潘家，始見此詩，尤知其意，允孫緯歸於允集。然則浩之乃心華夏，實不自浩始。即其藏機於密，亦不自浩始，而終於潘徽，豈非天哉？其事因魏人諱飾之深，遂無可考見，然仍有可徵者。「盧玄傳」云：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辨嗣立事，各有其時，繁爲此者，詭變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然則浩謀之准，似仍是漢人發之也，亦可忿嫉矣。

浩所擁右者爲王慧龍。慧龍，「傳」言其自以避難流離，嘗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見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疏食，不參吉事。時制南人歸國者皆葬桑乾，而慧龍臨沒，乞葬河內。雖宜私讎，亦非昧於民族大義者。魯軌謂其非榆之子，殆不足信。又北方諸國中，最不服魏者爲涼州人，而張湛，宗欽，段承根，皆與浩善。欽、承根皆與浩俱死，湛亦僅而得免。浩之所善者如此，其爲人不彌可見哉？

智識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出版各種小說雜誌
 參攷用書精製日曆
 曆本經售中西文具
 賬冊單據承接各項
 印件定印日曆曆本
 價格克己約期不誤

上海總公司

北浙江路延吉里一號
 電話：四二七五五號
 電報掛號：九三三三

南京分公司

南京復興路復興商場
 電話：二三二九五號
 電報掛號：六五〇一



鳳 還 巢 [三幕劇]

孔 另 境

第二幕

時——第二天早晨
景——同前。(但舞台面的角度
可以變換一下)

幕啓時，場中空無一人，掛
鐘恰報十點，阿升從廳門上，
手裏托着一色早點一杯茶，向
維嘉的寫字間走去。

阿升 十點啦！少爺還沒有回來
，這怎麼辦呢！哎呀，我多糊
塗，尹老爺不是住在樓上麼！

(轉身退回，又碰鐘)唉，
可不是正正十點麼！真正急死
人！(他拿着點心進去)

(場上仍舊空的，一會兒尤媽
從廳門上，手裏也托着一色點
心和一杯茶，向露茜的臥房走

去。)
尤媽 十點啦！他還回不來，真
正要急死人啦！

(露茜穿着梳妝衣，恰從臥房
出來。)
露茜 啊！尤媽，少爺一直沒有
回來麼？

尤媽 還沒有，小姐。
露茜 (露着焦急)唉！
尤媽 小姐不吃早點麼？

露茜 (心不在焉)不用……誰
說？關在我臥房裏吧！
尤媽 是，小姐。

(尤媽把茶點送入臥房，房門
仍然關着)
露茜 我爸爸醒了麼？

尤媽 (在臥房裏回答)我不知
道，小姐。

(尤媽走出臥房，阿升也剛回
出來)
露茜 呵，阿升，是你！我的廚
役來了麼？

阿升 剛才來的，少奶奶。
露茜 已經去預備午飯麼？

阿升 我已經把少奶奶開的菜單
交給他了。
露茜 好。這裏還存着酒麼？

阿升 不多。
露茜 怎樣，不多麼？
阿升 不多，並且那黃酒怕已經
發酸啦。

露茜 你嚐過牠麼？
阿升 哦不，我是不會喝酒的。
露茜 那末你快去叫人到酒店裏
沽一點來！

阿升 您要黃酒，還是高粱？

露茜 兩種都要。
阿升 是。

露茜 每種要幾五斤。還有……
這兒還有雪茄烟麼？
阿升 大概總還有一些吧，我說
不一定。

露茜 今天早晨，你彷彿在雲霧
裏呀！什麼都糊糊塗塗的。雪
茄烟筒使沒有了，快去預備一
些，你知道老爺是歡喜抽雪茄
烟的。

阿升 是，我知道，少奶奶。
露茜 老爺已經起來了麼？
阿升 哦，是的，少奶奶，老爺
已經用過早點啦！

露茜 少爺還沒有回來麼？
阿升 還沒有，少奶奶。(露茜
聞之，甚為焦灼。)

露茜 少奶奶，

巢 還 鳳

您着急就錯了，少爺在一兩秒鐘之內，一定會回來！少爺還不知道尹老爺已經在這裏……

露茜 應當趕緊設法告訴他，您懂得麼？

阿升 我可以給他打個電話……

露茜 打到那兒？

阿升 這……少奶奶可不用去問他，反正我總盡力找到少爺。

露茜 好吧，我不管！你可得快找！

阿升 是。

（露茜退入臥房，門關。完媽亦下。）

阿升 （遲疑地走到電話機旁，隨後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號碼）

（哈……您是……是的……這是緊急的事情……謝謝……請你叫……）

（他向四處慌張地瞧了一下）

（請您叫歐陽小姐麼？我電話……您是歐陽小姐麼？我是阿升……是的，我有一件要緊事情找少爺。並且……您還甚麼？……他不在那兒麼？我們少爺不在小姐府上麼？……啊，壞了！怎麼？您整整等他

一晚麼？……是的，小姐，他昨天夜睡和平常一樣地出去……沒有，還沒有回來呀！……那麼……您不必着急……讓我到別處去問問……是的，等少爺一回來，要他馬上打電話給您……決不食言，請您放心……是……（掛上話筒）我知道弄糟了！

（露茜尤媽同上）
露茜 尤媽，你去把午膳用的銀器面整理出來，等一會要用！
（向阿升）你已經知會了少爺麼？
阿升 已經知會！沒有知會！
露茜 到底已經，還是沒有？
阿升 是已經。
露茜 他在那兒？
阿升 他不在我找過的地方，那兒他沒有去。
露茜 那末，不是沒有麼？
阿升 是……是，是沒有。
露茜 阿升，我從前覺得你並不像怎麼糊塗，今天看你却彷彿和從前不同啦！
阿升 是，少奶奶，……小的也

有些着急！
露茜 哦，原來你也在着急！你可知道我……
阿升 我知道少奶奶也在着急……露茜 你知道他平常甚麼時候回來？
阿升 沒有一定時候，不過向來總在這個時候回來。
露茜 他昨晚出去的時候，和你說了什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他一直沒有電話來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現在幾點鐘了？
阿升 （看看錶）十點一刻。
露茜 這真氣壞人！說不定他簡直不回來！
阿升 少奶奶，你放心，他一定回來，不過差幾點鐘吧了。
露茜 昨晚不是說定要他十點鐘來麼？
阿升 請您別擔憂！
露茜 我怕這一輩子都要看不見他啦！
阿升 少奶奶，這……（尹淑甫入）

淑甫 我的小女兒，你起得早。
露茜 爸爸，我也剛起來。爸爸昨晚睡得安穩麼？
淑甫 我麼？我睡得再安穩也沒有，簡直像個餛飩子一般，一直睡到天亮。
露茜 爸爸會用過早點？
淑甫 用了，剛才阿升給我拿上樓來的，你呢？
露茜 我也吃過了。
淑甫 維嘉起來了沒有？
露茜 （遲疑咳嗽）
淑甫 我問你，維嘉起來沒有？
露茜 沒有，沒有。
淑甫 怎麼他還沒有起來？
露茜 他回得很晚……
淑甫 時候不早了，我去叫他起來吧。
（他轉身向臥房走）
露茜 （很活潑地）不要這樣，爸爸。
淑甫 爲甚麼？
露茜 （依然很活潑地）他已經醒了。
淑甫 那麼，這更好了，讓我坐在床上和他談談。

(他又向臥室走了一兩步)

露茜 不要這樣，爸爸！……他

正在……他正在與露茜……他

正在洗澡呀！……這時只有十

點鐘，你知道麼？

露茜 你還以為早麼？……好吧

，(坐下)讓他多洗一會，

等一下我再見他。

露茜 那好極了。爸爸看報麼？

我叫阿升拿來給您。

露茜 我不是特地到上海來看報

的！我是特地來看看我的小女

兒和女婿。……前面就是你們

的花園麼？

露茜 正是，爸爸。

露茜 怎麼我望過去彷彿像一座

沒會開闢過的森林……這是上

海花園的派頭麼？……你們用

的怎樣一個花匠？

露茜 是一個……剛從鄉下來的

……他不大會整理。

露茜 哦，原來這道理，怪不得

我望過去像是鄉下的田地，不

像一個花園……

露茜 以後我想更換一個。

露茜 那也沒有關係……啊，那

兒是維嘉的寫字間麼？

露茜 是的。

露茜 我能夠去看看麼？

露茜 (活潑地)不能，爸爸。

他們正打掃屋子，等會兒吧。

(露茜連聲打噴嚏)

露茜 爸爸着涼了，我去替您拿

件衣服加添吧。

露茜 好，不用你去，讓我自己

去拿。

露茜 我們要預備吃午飯了，爸

爸統下來。

露茜 唉，多有趣！你們的起身

這麼遲，(他轉身預備退出)

然而午飯却又吃得這麼早！

露茜 對呀！爸爸……

露茜 好吧，讓我去加一件衣服

。再下來，和你們吃午飯。(下)

露茜 (獨自)天！天！我們怎

麼辦呢？

尤媽 (入廳)小姐，飯廳佈置

好了，您願意去看一看麼？

露茜 不用看了……唉！我的天

！這結局一定不好！尤媽，你

跟我到房間裏去收拾一下吧。

尤媽 是。

(她們同入臥房。場中空了一

會，隨後走還中發出一陣說話

之聲，於是維嘉走進廳來，阿

升在後跟着，接住維嘉脫下了

大衣和帽子。)

維嘉 他是昨晚到的麼？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一切都順利麼？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少奶奶呢？

阿升 少奶奶麼？她等您已經等

得十分着急了！

維嘉 (注意地)唉！

阿升 還有歐陽小姐，她也……

她還來過一次電話。

維嘉 (淡然地)唔！

阿升 她要我向您說，她昨晚等

您一個整晚。

維嘉 我知道。

阿升 我在電話裏，她彷彿有點不

大樂意……

維嘉 是的，那麼少奶奶重新用

了她的臥房麼？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她問你要什麼東西麼？

阿升 她要的，小的都給她辦好

了。

維嘉 很好，很好！她還說什麼

來？

阿升 少奶奶說，要是少爺還不

回來，這一輩子怕別想再見面

。

維嘉 這那裏會！昨晚不是說好

此刻回來麼？

阿升 可是少爺畢竟誤了一點點

時候。

維嘉 這幾分鐘算得了甚麼。阿

升，午飯可已經吩咐過了？

阿升 少奶奶早已吩咐過了。

維嘉 很好，很好，很好……你

去把我那全套灰色衣服清理出

來。

阿升 那套舊的麼？

維嘉 不是，那套新的。

阿升 是，少爺。(他走向廳門

)哦，我忘了，歐陽小姐請您

給她去一個電話。

維嘉 我知道，你去吧。

(阿升下，維嘉一人立着，向

廳中各處瞧了一轉，陡然發現

露茜的一條花手帕放在沙發上

，他便慢慢走向前去，拿着這

手帕撫弄不已，彷彿有無限的樂意。之後，他漸漸向露西的臥房走去，剛好觸到臥房的洗手，露西已從臥房走出，她已穿得很整齊了。）

露西 您居然回來啦。

維嘉 （想過去捉她的手，但又有些何促不安之態，最後只得說——）是的，您……

露西 我已經……有點着急啦！

維嘉 爲甚麼要着急？

露西 您不見我父親已經到了這兒了麼？

維嘉 您給我說過十點鐘，我不過只差了幾分鐘。

露西 但他却是昨晚到的。

維嘉 這我那裏會想得到呢！

露西 他是因爲在南京少住了一天，所以提早到上海來了。

維嘉 原來這道理……（他拿了露西的手帕嗅着）露西，您這手帕真美，也真香。

露西 維嘉，我請您別說那些不相干的話吧！現在最重要的，要您留在這兒。

維嘉 當然，我會一直留著，和

他老人家作伴。露西 可是……可是……阿升已經告訴您麼？

維嘉 什麼？

露西 就是您昨天是因爲開公司董事會……

維嘉 沃到是說過，可是……是什麼公司董事會？

露西 是關於經營進出口的。

維嘉 好，準定如此。我想要問您，昨晚在這裏睡得安穩麼？

露西 這些您問他幹嗎？……我是不得已纔……

維嘉 那麼，睡不著吧？

露西 不，睡得很好。

維嘉 您的答呢？

露西 他也睡得很好。

維嘉 這我就放心了。他老人家一切都好麼？

露西 和從前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

維嘉 他老人家今晚就要走麼？

露西 幸虧是這樣！倘若這齣戲要延長兩天，我可可把一切那招了。

維嘉 不一定吧？

露西 爲什麼不一定，您以爲我當真樂意扮這齣戲麼？

維嘉 但是……

露西 我求您，千萬不要留在他那裏走，讓他走得乾乾淨淨。

維嘉 我不開玩笑。

露西 那就更好，我簡直不願開玩笑。

維嘉 可是您扮這齣戲，得用點哲學的頭腦。

露西 還是甚麼意思？

維嘉 我的意思，您得用點熱情來演，應得把做戲和真實生活打成一片。

露西 您要我……

維嘉 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忘了在做戲，用點真實情感出來，否則這齣戲怕做不像，有漏洞！

露西 這怕不容易。可是我們得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否則……

維嘉 維嘉，您以爲扮戲的人真合同情他所扮演的角色麼？

露西 我想應該如此。

維嘉 可能麼？

露西 自然可能，而且一定可能

。露西 好吧，讓我試一試。

維嘉 您一定會成功的。

露西 維嘉，您快去換衣服吧。

維嘉 我就去。——可是我今天晚上是在家裏睡覺麼？

露西 真是……一定得回家睡！

維嘉 好，好！……

（他走入寫字間去。）

露西 （獨自）一定會成功！

阿升 （上）自然一定會成功。

露西 我又沒有跟你說話！

阿升 是的，少奶奶。

露西 你手裏拿的甚麼？

阿升 您叫我買的雪茄烟。

露西 剛在那烟匣裏吧。午飯預備得差不多麼？

阿升 正在進行。

露西 怎麼？還不會弄舒服麼？

阿升 少奶奶，現在還不到十一點。

露西 （望鐘）不錯！……我覺

得有點頭疼呀！這裏有萬金油麼？

阿升 少奶奶，我怕沒有。

露西 頭疼片呢？

阿升 更沒有。少奶奶，我給您拿一塊冷水浸過的布來好麼？露茜 唉！不用。我見了冷就怕。

阿升 熱水浸過的好麼？露茜 不用，我見了熱也怕。

阿升 那麼？露茜 因為我昨晚睡得不安，就是這個緣故。……唔，我好了，你自己去吧。

阿升 是，少奶奶。(下)
(露茜正預備坐臥一忽，電話鈴聲忽作)

露茜 (憤憤地) 又是甚麼人？(她摘下話筒) 哈……是的，是這兒。……你是那一位？……

……可是歐陽小姐？……我不是的！……不是的，告訴我不是的！……我不知道，……我當真一點也不知道，……對不起！……(她掛上了話筒) 這真討厭，在這裏連十分鐘的休息也不能得到！

阿升 (上) 少奶奶叫甚麼？露茜 我沒會叫你，剛纔是電話鈴響。……這牠去吧，我已經

回過了。阿升 是的，好。

(維嘉由書房出來)

維嘉 阿升，你去把寫字間收拾一下，把那個單人牀舖暫時收一收起。

阿升 是。(下)

露茜 您已經換過衣服了。維嘉 是的呀！這樣換一下，礙他老人家看起來舒服一點。

露茜 您的話不錯。維嘉 露茜，戲就得開場了，您得……唔，剛才彷彿聽見電話鈴聲。

露茜 是的。維嘉 給您的麼？

露茜 不是，給您的。您不在這兒，我便給您回了。

維嘉 很好！無論……總而言之……誰的電話我都不願接。……也許他們還會給我來電話。

露茜 那是一定的，他們一定還要給您來電話。

(大家沉默片刻)

維嘉 好天氣，真是清朗，您說，可不是？

露茜 對呀，這是大家可以公認的好天氣，真是清朗，您就可不是麼？(她說完嬉笑了一下)

維嘉 甚麼事讓您好笑。露茜 就是您。

維嘉 有話得很！但是爲甚麼？露茜 不要做這個樣子，老實告訴您，剛才來的電話不是她！

維嘉 我不懂呀！露茜 別裝傻啦！告訴您：剛才並不是歐陽小姐的電話。

維嘉 這是甚麼意思？露茜 您既然不明白，那麼當我甚麼話也沒有說就是啦。

維嘉 唉！露茜，您不能這麼發疑我！誠實地告訴您：我和她的中間，甚麼事情也沒有！

露茜 您這話多可笑！我幾會猜疑您？並且這也關我什麼事！

維嘉 不，露茜，您不能那樣！歐陽茉莉是一位很有風趣的女子，她很能幹，我和她雖然常常談話，可是我們兩人中間絕

露茜 (打斷維嘉的話，微笑)

好了，您不用和我辯論什麼，我現在有甚麼權力來過問您這

些事情，請您放心吧！維嘉 露茜，您應該相信，我雖然和她熟悉，但我決不是她的

情人！露茜 但您也可以告訴您：據我所知，您是她唯一的意中人。

維嘉 天知道！誰告訴您這話！我再向您聲明一句：這女子目前不是我的情人，並且以前也沒有做過我的情人，以後更永

不合做我的情人！露茜 您何必發這麼大勁替自己

辯護。維嘉 唉！

露茜 這有甚麼好笑錄的？維嘉 因為您正在創造一個奇特的

的未來境界！露茜 請您不再管未來境界吧！

——尤其是我的！維嘉 好罷，隨您的意思想去，

可是我却坦白地向您說明了。露茜 坦白地說明！您還記得從

前：您對藉口某種必要和她們

往來，和她們接近，同時您又

要我對他們表示好感，表示敬意，我當真相信您，可是結果……

露西 結果也並沒有什麼呀！

露西 天知道！

露西 但是您從沒有一點表示。

露西 因為我那時太信任您。

露西 這個并不成問題。

露西 這才是禍氣！

露西 您瞧，我們又走到那個無法解決的爭論裏來了！

露西 不是已經解決了麼？

露西 但那是誤會！

露西 過去的別提了。即以眼前而論，從昨晚起，您的舉動也簡直使我不能留意。

露西 我自己已並不覺得。

露西 請您想一想：您既然答允了我們來扮演這齣戲，然而您却一點也不來幫助我，鼓勵我，陪伴我一回，却反想出一個法子，使我過了一個可怕的夜

晚和一個可憐的早晨！並且，不信昨天夜晚還有舞來，——這齣是您的自由，我可以不管，——今天又到這時才回來，

並且連一點抱歉的意思也沒有表示，只空空洞洞地稱贊我的手帕！請您自己想一想，您用這種不誠懇的態度對我，怎麼能夠減輕一點您所加給我的痛苦呢！

露西 您看！請您別一口氣說得太多啦！倘使您昨晚沒有睡得安穩，那只好請您自己負責！而且我還可以告訴您，我昨晚也是一夜沒有好睡，然而責任却不在我。

露西 哦，那麼誰呢？

露西 您！

露西 我麼？……怎麼是我呢？

露西 您昨天乾脆地把我出去，我因為覺得您的地位是相當困難，所以我雖然曾經挺身自薦給您幫忙，留着陪伴您，但是我到底不敢固執，匆匆地出去了。這完全是您自己的設計，千萬不用怪旁人！請您自己想想吧，我可沒有冤枉您什麼。而且我還可以告訴您，自從昨天看見您以來，我把我的生活都提攪了！

露西 您的生活真漂亮！

露西 我還是那個老樣子。

露西 既然如此，那麼您就在這時推諉不幹，也不算進嘍！

露西 然而我已經答允了您。

露西 不要緊，反正這種事我也永不會再幹第二回嘍！

露西 那麼您也在後悔？

露西 不，我不後悔，我永不會後悔自己親身做出的事情。

露西 唉！露西！（電話鈴聲又作）唉，真麻煩！旁入真應當使我清靜一會兒！（他極下話筒，陡然把牠調在茶几上，不去聽牠）我在家中簡直想靜坐十分鐘也做不到，真是要命的事！

露西（低聲）留心點，我父親

來了！

露西 那麼，我們接着幹下去麼？

露西 自然。

露西 露西。

露西（尹碧蘭從廳門上。）

露西（奔到岳父面前，熱熱地）

爸，您來了！您老人家果然

來了！

露西（執住露西的手）露西，你……

露西 爸，您真健康！露西，你說可不是麼？

露西 露西，你說的語不錯！

露西 我是一直好的，你可好？

露西 我和露西也一直都好。

露西……爸，我們盼望您好幾年，這次您果然到了。

露西 可不是！

露西 您可以在這裏多住幾天麼？

露西 我打算……多住幾天。

露西 唉，這真難得！（他頗客似的停頓了一下）唔，爸爸，您帶了什麼新聞來沒有？

露西 唔，新聞？我要問你們有什麼新聞？

露西 我們這裏是什麼新聞也沒有。

露西 有的。

露西 我們差不多沒有一點有與您的事情。

露西 誰說沒有，誰說沒有！你們都走到我這兒來，說我仔細瞧瞧你倆。露西，把你的頭伸

鳳 還 巢

過來給我瞧瞧。哼，不大好，你操心過度啦！你們得告訴我，你們都很舒服麼？

露西 是的，您看見呀！

維嘉 (同時) 是的，您看見呀！

崧甫 很好，很好，這便使我快樂！維嘉昨晚我來的時候，您不在家，可是……

維嘉 (幾乎是搶着說) 爸，您說的不錯，昨晚我是去參加一個公司的聚餐會。

崧甫 可是一個進出口的公司。

維嘉 唔，一點不錯。

崧甫 經營得發達麼？

維嘉 很難一點錢。

崧甫 (向露西問) 他回得很晚麼？

露西 不算晚。

崧甫 幾點鐘回來的呢？

露西 兩點鐘回來的。

維嘉 (同時) 四點鐘回來的。

崧甫 甚麼？甚麼？

露西 (向維嘉打一個暗號) 四點鐘回來的。

維嘉 (同時) 兩點鐘回來的。

崧甫 你們聽吧！……你們兩口子商量妥當再說吧！幾點鐘回來的？

維嘉 (咕咕露西) 三點鐘回來的。

露西 也好，這便商量妥當了。

崧甫 你們兩口子有點怎樣？彷彿都有點糊裏糊塗的樣子！

維嘉 爸，一點也不。

崧甫 這就最好！我麼，我是歡天喜地的。竟有兩年沒會看見自家的親人了，這真太長久，太長久啦！維嘉，你瞧，我不知道你何以隨她把頭髮剪成這個樣子？

露西 這是我的自由，他不能反對。

崧甫 瞧吧！……你真是敢作敢為。

維嘉 她是很敢作敢為的！

露西 這是由爸爸傳給我的。

崧甫 維嘉，你一切都由她麼？

維嘉 非這樣不可……

露西 哦，一個男子漢，那會計較這些小事。

維嘉 露西，你不用這樣說，我

不是甚麼事都照著你的意思做麼？

崧甫 你們住在上海怎樣消遣呢？

露西 可常到外面去玩兒麼？

崧甫 也常出去。

露西 有時也不常出去。

崧甫 唔，是的麼？

露西 我們半個月以前還到杭州去玩過一回。

維嘉 坐汽車去的。

崧甫 唔，杭州麼？那是一個多有趣的地方！你們住在那一家旅館呢？

露西 (低聲向維嘉) 莫嶺飯店。

維嘉 我們是住在莫嶺飯店的。

崧甫 那是一家最富趣味的旅館，以前我是他們的老主顧。那個看門的老頭子還在那兒麼？

維嘉 還在那兒。

露西 他很強健，差不多是返老還童啦！

崧甫 奇怪，有這樣的事！

維嘉 為什麼？

崧甫 因為有人告訴我，說他已經死了！

維嘉 沒看吧？

露西 這……也許不會吧。

維嘉 多可憐的老頭兒！

露西 也許是的，讓我們仔細想一想。

崧甫 你們既然半月以前還看見他，這就是沒有死。

露西 唔，您知道，我們上回確曾看見一個看門的老頭兒。

維嘉 也許是另外一個老頭兒。

露西 一個看門的老頭兒，總是一個看門的老頭兒。

維嘉 穿了旅館的號衣，我們總分不清。

崧甫 對呀！……你們在那兒玩得痛快麼？我猜到你們又得和前回一樣，做出些暹羅暹羅的事情！可不是麼？

維嘉 (向露西靠近一點) 爸爸，我們都還在青年時代，自然我們得像情人一般，幹些有趣味的怪事。

露西 (退讓開去) 也許是的。

維嘉 你別用在爸爸面前害羞啦！

崧甫 好得很，我猜想你們一定過得很幸福的。

鳳 還 巢

維嘉 (又向露西靠近) 爸爸，您真是有高見。

露西 (繼續退讓) 您的主意不錯。

露西 好吧，我們來談點正經事情。孩子，我得告訴你們：我不打算再回北京去啦！我已經把那邊的事情結束，我把那邊的住宅也賣啦！我現在已經有六十五歲的年紀，我應該獲得安靜一點的生活，我不想再做甚麼事情，這次我到漢口去也是去結束一些事務，回來的時候，我就打算住在上海了，這樣一來，我可以有你們倆在我身邊。

露西 這樣簡單麼？

露西 可不是！我什麼都交給人家了。

露西 有人接手麼？

露西 自然有，一定有！我早就寫信去關照過，只要等我一到什麼都解決啦！……維嘉，你不是要做這個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了麼？

維嘉 還沒有。

露西 也許靠不住。

露西 有什麼靠不住，我稍想十

露西 但願如此。

露西 那時候，得找一個家，找一所更體面一點的住宅，我的住宅就可以找在你們的旁邊，這樣我們就可天天見面啦。

維嘉 那爸可以和我們一起住。

露西 好難好，可是我怕你們嫌煩。

露西 爸，決不會的。

露西 那也好，就和你們一塊兒住。

露西 爸，那時我們多高興。

露西 那是一定的。

露西 爸，您這次帶了一點什麼來給您的女兒？

露西 噢，我幾乎忘了，有，有，我就去拿來。

露西 爸，這是我說說玩兒的。

露西 真的，我帶着一點給你，你不用走開，等我拿去。

露西 那就等一會……

露西 我立刻就來(下)

露西 我們能夠做到底麼？

露西 我們總得做去。

露西 仰仗，仰仗，這是你的道

露西 你真是了不得；有天才，有能耐！

維嘉 真的麼？

露西 我佩服你的一種鎮靜的本事！我覺得你很有自信的決心！可是我……我已經有點疲乏了。

維嘉 我也佩服你的巧妙，可是我得告訴你，你還要留心一點！

露西 你覺得我有什麼麼？

維嘉 我們變得勇敢一些。

露西 老實說，我已經沒有昨天的結實了。

維嘉 那麼我們把甚麼都抽了吧。

露西 你不想想，我們已經渡到這裏，難道我們要半途廢了麼？

維嘉 但是你却做得不夠真實！你知道，要他老人家相信我們

相愛，一定得讓他獲得我們相愛的印象，而你却老是在角裏裏！

露西 你叫我怎麼辦呢？

維嘉 拿出魄力出來，在從前的紀念要搜索一下就得了！你照樣，當我每次向你跟前移動的時候，你總退讓開去，這是甚麼道理？

露西 沒有吧，我記不清了。

維嘉 好吧，我們又得重新演了，你非留心不可！

露西 我一定勉力！

維嘉 命令尊來了，快點，露西，努力吧！(他抱着露西接吻)

露西 (低聲) 你別過火！

維嘉 爲了真實，請你……

露西 你……

(尹露甫上)

露西 (看見他倆擁抱着) 這，很好很好，我就喜歡看見你們這樣子！

(露西怕羞的躲開)

維嘉 爸爸，這……請您……

露西 沒有什麼。(轉向露西)

露西，你過來，我給你帶了一

點東西來了。

露西 爸，甚麼東西？(走近去)

崧甫 你看，你歡喜這些麼？

露西 爸，園巾！一條多麼美麗的園巾！維嘉，你說怎樣？

維嘉 真出色！有說不盡的美！

崧甫 你願不願接受我這一點小禮物？

露西 我謝謝爸爸的賞賜。

崧甫 可是，慢着，我想問你要

點東西，和你交換。

露西 甚麼？爸爸嘗試。

崧甫 我很想做外祖父。

露西 (嗤笑) 爸，別開玩笑。

崧甫 怎麼是開玩笑，正正經經的。

露西 立刻麼？爸爸。

崧甫 你們結婚七年了，到現在

，連一個孩子也不讓我看見，

你們想我還能等得及麼？

維嘉 六年，爸爸。

露西 不是的，維嘉，爸爸說的

不錯，是七年，其中有一年，

你大概忘記了。

崧甫 難道你連歷年代結婚那忘

記了！光陰在舒服境界裏，自

然過得很快。……總而言之，

我贊成你們給我一個外孫。

露西 自然呀，爸爸。……我們

一定得……

(阿升上)

阿升 少爺，唔！(他連忙縮住

，並且笑嘻嘻地應露西披著園

巾。)

露西 阿升，你說可好看？

阿升 再美也沒有了！

維嘉 甚麼事情？阿升。

阿升 外邊有人送封信來，要等

少爺的回音。

維嘉 拿來我看。

露西 (他看完了信) 阿升，你

去告訴他，我明天會到他那兒

去。

阿升 是。(下)

崧甫 維嘉，你可以告訴我，是

誰的信麼？

維嘉 是一位老主顧。爸，您拿

去看看，替我出點主意。

崧甫 (看信) 有這樣好笑的事

情！

露西 爸爸，請您說說看。

崧甫 一個丈夫得罪了他的妻子

，妻子提出和他離婚，他來問

維嘉可不可以向他妻子討饒乞

恕。

露西 爲什麼會得罪他夫人的呢

？

維嘉 因爲他夫人偷男人。

露西 是事實麼？

維嘉 自然是事實。

露西 這男人簡直是個混蛋！

崧甫 維嘉，你怎麼回答他呢？

維嘉 我的意思，讓他照自己的

意思去做。

露西 我看，你可以指示他一點

辦法。

崧甫 我看，維嘉還是去勸他夫

人饒恕了他吧。照我的經驗，

這種事情總是這樣結局的。

維嘉 倘若我勸他離婚呢？

崧甫 那你一定把這主顧斷送。

露西 倘若他以後遭了不幸呢？

維嘉 因此我覺得只有照他自己

的意思去做。

露西 但這是你不負責任的表示。

崧甫 露西，我的孩子，你得知

道，每個家庭總有些笑話的，

我們不能把那些小事情看得太

認真了，經過時間的溶化，他

自會漸漸淡薄下去。自然像你

們的家庭是一個例外，我不能

不誇獎你們，尤其是維嘉，你

近來居然著作了作品啦！

維嘉 您是指那一冊……

崧甫 一點不錯，我最近把你寄

給我的那一冊「婚姻的悲劇」

讀完了。

維嘉 那只不過是……

崧甫 你別對我謙虛，這的確是

一本很感動人的著作，我讀的

時候，常常因他妙處而感動得

流出淚來。露西，你總讀過的

吧？你以爲我的話可對？

露西 我的地位很不便說話。

崧甫 然而不妨發表發表你的意

見。

露西 這總算是一本可以注意的

書。

維嘉 請你不要這樣說吧。

崧甫 何必謙虛！你所描寫的人

，你卻認識麼？

維嘉 不，都是我隨便捏造出來

的。

崧甫 這就更好了。旁人一定弄

不清楚。我曾親眼目睹像你
書裏所描寫的一椿事，這女子
至今還活着。

露西 是誰？

慕甫 你的表妹露珠。

露西 她又怎樣？

慕甫 在北京。你覺得她幹得非
巧麼？

露西 我不覺得她做得怎樣。

慕甫 哦，不用再說了！她垂着
眼淚回家，納悶了一陣，使大
家都討厭她了。半個月之後，
她只有一個「重新過去」的辦
法，你想這多麼可笑！

露西 這是一個可憐的蟲，算不
了什麼。

慕甫 一個婦人丟掉她的丈夫，
總是一件沒有想仔細的事情！
露西 即令他在外弄花間柳，也
是一樣麼？

慕甫 那也要看情形而定。並且
說不定裏邊還有一些誤會。像
你的表妹這種事情，我用了許
多口舌才把她說服，讓她做了
她的丈夫。

露西 你這樣做了麼？爸爸。

慕甫 你的爸爸自以為這種事情
做得十分出色。

維嘉 他餓了他麼？

慕甫 自然！否則這就太晚了！

露西 我倒不覺得。

慕甫 你又沒有在她的境界，你
以為你的表妹沒有錯處麼？

露西 也許她也有一些錯處，不
過我可斷定她丈夫的錯處也一
定不大。

慕甫 那是當然的。

維嘉 我以為真正有錯處的人本
來不多。

露西 也許如此。

慕甫 我的孩子，你的脾氣和你
的母親一樣，你母親是一個富
於感情而聰明渾厚的人……她
常說一個人愛了那一個，便常
常能原諒他。……她從前是很
愛我的。

(阿升上)

露西 阿升，可有甚麼事情麼？

阿升 外面有一個想和少爺講話
的客人。

露西 誰呀？

維嘉 阿升，你去告訴客人，我
沒有在家。

阿升 少爺，我已經這樣說了，
但是這一個客人一定要見你。

維嘉 爲甚麼？

阿升 這兩個客人知道少爺在家，
並且知道得很確，所以非見
你不可。

露西 我在這兒省親戚，甚麼人
我也不見！

阿升 這句話我也說過，我不知
道怎樣辦才好。

維嘉 這究竟是誰？

阿升 這是……

維嘉 誰？你說吧！這兒並沒有
甚麼秘密，你說吧！

阿升 少爺，這客人就是歐陽小
姐。

(維嘉和露西都覺得驚訝)

露西 (同時) 哦。

慕甫 歐陽小姐，可是和北京的
歐陽部長是一家。

維嘉 是的，她是歐陽部長的姪
女兒。

露西 哦，那麼她是歐陽部長兄
弟的女兒了。

維嘉 是的。(對阿升) 阿升，
你出去對她說，我已經出去了

(阿升下)

慕甫 大概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要考慮問題吧？

維嘉 可不是。

露西 爸爸，維嘉很關心他的利
益。

慕甫 這個我很相信。一個律師
就應該盡力保護他的主顧的利
益。

維嘉 可是很有點麻煩。

慕甫 爲甚麼？……我從外面聽
說，這位小姐長得很美，可
不知真假？

露西 (活潑地) 異常地美！
維嘉 異常地美，是的，倘若大
家定要這樣說。

慕甫 不對，維嘉，她原是生得
很漂亮，你也斷不會說是我們
故意稱贊她。

維嘉 我並沒有說什麼呀！

露西 這位小姐畢竟是很討人歡
喜的。

維嘉 也許，她的確有一點引人
的誘惑。

巢 邊 鳳

維嘉 維嘉，你不用說不公道的話，我，我覺得她很美呢。

維嘉 無論如何，旁人總不能說我醜。

露西 那是自然，不過也許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發現她的美處。

維嘉 我怕你的臉蛋會發了笑的。

露西 我是很公道的說法。

露西 孩子們，你們還是有一點不乖和恰的樣子。你們難道還沒有把吵嘴的日子過完麼？

露西 維嘉永遠和我的意思相反。

露西 這是一定的事！然而仔細想來，你們的意見難道是一致的，這次却是我的一句話引起你們吵嘴！你們願意和解麼？

露西 天知道，維嘉這人，我太知道猜透了！

露西 (向維嘉) 你呢？

維嘉 我太過份相信我的孩子了。(兩升上)

露西 這位女客非比尋常不可，我們直不知道怎樣辦，她說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維嘉 (發怒狀) 你願意說我出去了麼？一個人或自己沒有在家，旁人就惡意揣測這個意思！(兩升) 出去，說我不在家！

兩升 是呀，少爺。

(露西自進臥房去)

露西 維嘉，你就會怕她吧。這不過是你到空管的時候，你不必因為我的終故妨礙了你的職業。

維嘉 不必，不必，不必，我請您老人家不用這樣說。

(歐陽茉莉上。她大約二十四五歲，容貌美麗，態度很矜持，可是姿態不類一少女，似乎是一位飽經世故的少婦。兩升果果地在一旁聽着，隨後悄悄地下去了。)

茉莉 (她不肯把兒兄引見，只向着維嘉。) 好呀！從今天早起，我給您打了三次電話，可是老沒有回音，所以我總勉強走進這屋子，您不嫌我麼？

維嘉 小姐，請您讓我介紹我的岳父，他是剛從北京來的……

(兩升立了起來) 這位是歐陽

部長的令孫女，歐陽茉莉小姐，是我的長主顧。

茉莉 (頗感猶豫，向露西鞠躬) 老先生……

露西 小姐，巧得很，我剛才正和我女兒談起您的事……

維嘉 對呀。

茉莉 (臉上頓然失色) 令姪也在此兒麼？

維嘉 是的。

露西 我從北京動身的那天，得知令尊大人去世的消息，但是因為我已經走好了單票，而且還約定了人家，所以來不及去弔唁就上車了，這真是萬分抱歉的事情。

茉莉 我謝謝您。

露西 小姐是剛從北京來的？

茉莉 是的，我到了沒有幾天。

露西 可是為了這層問題？

茉莉 這……(露西維嘉) 是的，是的，……

露西 (兩升上)

露西 (低低向維嘉) 少爺願意過來一會麼？

維嘉 不成，要等一會兒。

露西 這有什麼要緊，你儘管去吧，我在這裏陪伴歐陽小姐。

維嘉 您答應麼？兩三秒鐘，或立刻就過來。(維嘉下)

露西 小姐這次聽到這一樁最悲痛的事情，我非常同情您，可是時間總會過去的，小姐也不必過度的悲痛。維嘉是一位能幹的律師，他一定會替您把事情辦得很妥貼，您預備在上海住多久？

茉莉 也許不長久。

露西 您總總跟隨到北京去跑一跑麼？

茉莉 不必的，我只不過……

露西 維嘉和我的女兒正在商量搬家的事情，他們也就要到北京去了。

茉莉 甚好，他們要搬至北京去麼？

露西 一點不錯，因為我一個人住在北京太寂寞了，我想他們去和我做伴。

茉莉 就動身麼？

露西 大概沒有幾天的事情。不過，請您放心，關於您的事情

……

……

……

……

，他一定會辦妥了才走的。

萊莉 既然這樣（她立了起來）

萊莉 不，小鳳，您不用擔憂，

我知道維嘉的脾氣，他是一位

最有責任心的人，在他沒有把

事情結束以前，決不會半途而

廢的。……

萊莉 好的，謝謝……

萊莉 您怎麼啦？您不大舒服麼

？

萊莉 （她重新坐下，並且靠左

椅子背上）沒有什麼，不過有

點頭暈……我向來有這個毛病

……謝謝您，現在已經好了。

萊莉 我去把維嘉找來。

萊莉 （堅決地）請您不用費心

，隨他去吧。……不過我要請

您對他說……對他說我快要動

身出一趟遠門……就在明天……

……在動身以前，……我不能和

他再會……並且請他不要忘記

……您願意給他說麼？

萊莉 一定，請您放心，一會兒

我就給他說……可是您的遺產

問題……

萊莉 這……不必談了……請您

不要忘記告訴他……

萊莉 您不用着急，我一定代您

轉達。……再坐一會麼？

萊莉 不了，我就走……

（萊莉站起，萊莉過來扶她下

。不久，維嘉上。）

維嘉 （以為客人要在）對不住

，對不住……怎樣？他們都走

了！露西，你在那兒？（露西

上）這個樣子真沒有辦法！

露西 也許還有更好的時候！

維嘉 令尊把我們送到一個不能

支持的地位上去啦！

露西 我們應當給他把這個黑寨

撬開！

維嘉 我們連一分錢都不要就割

露西 這是唯一無二的辦法。

（尹萊莉上）

萊莉 啊，你們已經在這兒！先

頭你們往那兒去了？

露西 （彷彿很勇敢似的）爸爸

，我應該給您說……聽吧……

萊莉 倘若，孩子，我也有話要

對維嘉說，並且我要先講，因

為倘若我這時不講，一會兒又

要忘了。聽吧：你那位女主人

要我告訴您，說她就要出門去

了。

維嘉 怎樣，她出門去麼？

萊莉 到那兒去她沒有說出來，

可是她說時候要很久，請你

替她格外留心她的承辦這起事

件。

維嘉 她的遺產事件麼？

萊莉 千萬不要疎忽了這件事，

沒有旁的了。露西，現在輪到

你了，你有甚麼話說？

露西 （不知所措）我……我不

知道了……爸爸，您可以問問

維嘉……

維嘉 我？……

（阿升上）

阿升 午飯已經開好了，請去用

吧！

萊莉 維嘉，究竟是一件甚麼事

？

維嘉 是一件極複雜的事。

萊莉 快樂的麼？

維嘉 哦！……不是的。

萊莉 那麼等吃完了午飯再說吧

。不快樂的故事，會把我的胃

口都要變壞了，並且我也很餓

了，就去吃吧。（向露西）孩

子，你給我預備些什麼來呢？

露西 我預備了幾罐爸爸一向歡

喜吃的菜。

萊莉 那好極了，我們就去賞識

賞識吧。……你們在前面走。

（維嘉和露西服從地在先頭走

進去了。阿升却牽住了尹萊莉

的袖子。）

阿升 老爺。

萊莉 （重新回轉了幾步）甚麼

事？

阿升 老爺，這兒有點不對勁。

萊莉 什麼不對勁？

阿升 這兒兩口子，老爺。

萊莉 哦，維嘉和露西很不對勁

麼？

阿升 是的，老爺。……（他長

嘆一聲，停了一會。）

萊莉 混蛋，我早知道！我就

是為這件事情到這兒來！

阿升 哦。原來老爺已經知道！

萊莉 走吧，你在前面走……

阿升 那麼，老爺……

萊莉 你在前面走，我給你說：

……（同下）——幕下

魯迅傳斷片

范泉

(一)「吶喊」

民國六年夏，魯迅的舊友錢玄同，到紹興會館的寓處來探訪，要他替「新青年」寫作小說。第二年，魯迅便用「魯迅」的筆名寫了最初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當然，這是用白話文寫的，它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

這小說有着抨駁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根本態度，在這種意義上，很顯露了「新青年」的精神。關於這篇作品，正如他自己的告白，是根據那時為止讀過的百篇左右的外國作品以及僅有的一些醫學知識而寫作的，但從這題名設想起來，可以知道，他特別是哥戈里的愛好者，這篇作品，必然是受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記」的影響吧？

這篇小說的成就就是很大的。它不單僅是作品本身優秀的問題，而且在白話小說最初佳作的一點上，它是兼具了雙重的絕大意義的。所以魯迅實在是把光明投給白話文學前途的最初的一個人。而魯迅的名字，也因此一躍而在文化界受人注意了。這裏，魯迅才真正地，漸漸地，作為文學者而開始發揮了他的才能。這時候他是三十八歲，從醫學專科而志向於文學運動算起，已經是第十二個年頭了。

從此魯迅便連續地寫著小說，同時也寫了不少的隨筆。當他最初的小說發表以後的第二年，即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便產生了所謂「五四運動」。在這一年裏，作為「新青年」友軍的雜誌「新潮」創刊了，同樣的文化雜誌「少年中國」也創刊了，接着在民國十年，魯迅、周作人、葉紹鈞、沈雁冰（即茅盾）、謝冰心女士、洛華生、鄭振鐸等人組織了「文學研究會」，以「為人生的藝術」為標語，在「小說月報」上開始了光輝的活動，隨後第二年，和這抵抗的，以「藝術至上主義」標榜的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都是日本留學生出身）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創造社」，另一方面，在民國九年，由於退出了北京大學的陳獨秀的領導，創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文化遂以決河之勢，氾濫在中國社會裏了。
在這樣的空氣裏，魯迅連續地寫作着。其中民國十年在「農報副刊」用巴人的筆名連載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更惹起了轟然的反響。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阿Q，那它是中國人的代名詞。這是中國四千年的傳統製造出來的一個可悲的性格。他是象徵着自大、既無反省、又無意志、只是被支配在因襲的慣例和目前的利益裏的，非常貧弱和頹廢的民族性的一種人格。

阿Q的描寫方法是一種諷刺的手法，這作品顯然是諷刺的作品，但事實上，它是在底蘊之中秘藏着愛情的、冷徹的純粹現實主義的作品，愈是現實的地描寫，阿Q的特殊性格在作品裏愈是帶着諷刺的外貌。要是說真的諷刺作品透澈着現實主義的話，那這作品在真正的意義上的確可以說是諷刺作品了吧？

在魯迅的「阿Q的成因」的文章裏引用着高一涵的文章的一節，他有趣地說出這作品的影響：「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許多多人都探探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更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

就這樣地，這作品碰到了所有中國人的要害。他不能坐視於昨日為止的舊中國人的姿態，而首先把那些作為新中國人而得意洋洋的人們的心臟有力地刺入。當他最初到東京去時便開始了的人性和國民性的追求，到這裏才茁放了盛大的花朵。這裏可以看到魯迅的作家力量的大成，以及一身願到國家和國民的性格的偉大。

在這同一個時期，他還寫了作品「故鄉」，這是在民國八年十二月爲了關閉故鄉的住宅而寫出的回憶體的小說。

這以後，爲了魯迅一族的遷居，前些時候買下了的北平公用庫八道灣的一所房屋，便加以修葺，魯迅牽着母親和周作人建人兄弟等都居住在那裏。這房屋至今就是周作人的住家。

這時期，魯迅在寫小說隨筆的同時，還從事翻譯的工作。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阿志巴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和愛羅先珂的童話劇「桃色的雲」等，都是這時期的翻譯中的主要成績。同時拓本的蒐集和研究，依舊始終如一地繼續着，而且在民國十一年和十二年之間，校訂了「嵇康集」。在這許多工作之外，

從民國九年秋起，他還担任了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而開始講述「中國小說史」。

所以魯迅除了教育部任事以外，他的工作是寫於小說、隨筆、翻譯等廣泛的文學創作，以及古小說研究、有關國學研究的講義的寫作等。但暫且丟開有關國學研究的東西，單說小說、隨筆、翻譯方面的工作，則這些工作更有各不相同的方式，但這不過是從同一嚙幹上分裂出來的不同的枝椏，它們有着一貫的性質，那就是常常說起的改革中國人的人性的慾望。

從民國七年到十一年，魯迅寫了十五篇的小說。這些小說集成一書，題名為「吶喊」。而魯迅則是有意無意地已經成爲一個「小說家」了。

(二)「彷徨」

民國十二年，他離開了周作人，遷居到甯塔胡同六十一號，更在這一年年底，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房區，第二作五月，便遷居到那裏。在這兩年裏，他在學校編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兩卷出版了，又從民國十二年一起，在原來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高等學校之外，並兼任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世界語專門學校的講師。大概是工作的繁忙吧，在這民國十二年一年中他完全沒有發表過小說，但到民國十三年，却連續發表了小說「祝福」。這一年，他更和孫伏園、劉半農、周作人等十多人共同組織並發行了一個週刊文化雜誌「語絲」，他寫着社會性的短評，再到第二年即民國十四年，他和幾個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發起組織「未名社」，開始把海外文學作啓蒙式的介紹，更發行週刊（後來是半月刊）文藝雜誌「莽原」，他任編輯的職務，他的活動是漸漸地加強起來顯著起來了。

在魯迅上述的各種活動裏，單單說到關於「中國小說史略」，則該書是在北京大學的講義的要略，他在長長的歷史過程間，把多麼多樣的中國小說，用獨到的合理的分類法編列了整齊的系統，這在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工作上，可以說是有着紀念碑的成就。原來中國的小說，都作爲通俗讀物一般地看待，素爲有識者所漠視，因之關於小說和小說史的記載都是非常瑣碎，像殘留於過去學者的一些筆記之中，所以把這些材料蒐集起來，並且把它小說史式的分類整理，那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此，該書一旦問世，便立刻博得文化界的絕讚，而由於它的刺激

和鼓勵，便造成了許多後起的研究者不斷地工作，這在新文學方面，他的作爲一個優秀的小說史家的大功績，由於該書的出版而奠定了基礎。

然而這時候的社會狀態是怎樣的呢？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却爆發了所謂五卅事件。也許是這樣的一種勃興起來的社會氣氛籠罩着魯迅，使他開始了各種的活動。

可是，跟着社會的進化思想，以及青年學生們全面支持了進步主義者的反面，必然地引起了官僚軍閥的嚴厲的壓迫。在北京，教育總長章士釗首倡着復古運動，出版「甲寅週刊」作爲這復古運動的機關雜誌，並且剛巧在這時候，具有頑固的封建思想的楊蔭榆女士，以女子師範大學校長的身份，竭力壓制着學生的進步傾向，因此學校起了騷動，於是章士釗下令大彈壓，而且發生了封鎖學校的事件。身爲這學校講師的魯迅，對於這樣的處置極度憤慨，便和多數的職員組織了校務維持委員會，在另外的地方繼續開課。爲了這個原故，他被章士釗革去了教育部的職司，並且，不單在章氏一派支持下的「現代評論」雜誌的陳西滢，明顯地寫着歪曲的論調來責罵學生，更暗暗要譴言學校的騷動是魯迅他們的陰謀，且該雜誌的明星評論家唐有壬等，在上海的某報上投稿，說魯迅是受莫斯科的命令，魯迅始終和這些反動的人們忙碌地戰鬥着。

但第二年一月，章士釗一派却被免職，女子師範大學恢復了原狀，魯迅又回到教育部就任了原來的職位。

在當時，陳西滢的攻擊魯迅的筆調最爲辛辣，說魯迅有着結與師爺的氣質，並且斷章取義地捏造事實。在這樣的狀態裏，魯迅寫了無數的隨筆雜感，翻譯了廣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此外並寫了十一篇小說，後來把這些小說集成一冊，把它題名爲「徬徨」。

這期間，在女子師範大學的魯迅的學生中，有原籍廣東的叫做許廣平的學生。她是非常愛國、且是富有廣東人那樣的果敢氣魄的女性，常常寫信給魯迅詢問着各種的事情，因爲魯迅答覆了她，所以兩人間的信札便開始往來了。

魯迅在給她的信裏把稱呼特地用「廣平兄」，和給普通男性的稱呼沒有兩樣。但後來她便做了魯迅的愛人。而後來更做了魯迅的妻子。

當她和魯迅的戀愛過程中，在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便發生了所謂「三·一八事件」。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張作霖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爲了防止奉天張作霖派的艦隊進襲，馮玉祥方面在大沽口敷設水雷，封鎖港口，因

文藝春秋叢刊之一

兩 年

最新出版 · 每冊百廿元

論魏史之誣……呂思勉

戲劇批評ABC……魯思

魯迅先生的晚年……范泉

談文藝作品……趙景深

林語堂的來去

……郭沫若

……曹聚仁

兩年特輯

魯迅藏書

書出售問

題特輯……

人

間

……司馬文森

野火

……顧仲彝

新鳳

……沈子復

北極圈的故事

……李蘭

賢伉儷

……司徒宗

上海永祥印書館行印

此八國列強送來了限期的最後通牒，對此，學生和工人團體向段祺瑞執政要求採取毅然的态度。三月十八日首先在天安門前舉行大集會，然後這數千人的集會列隊走向政府官署，但在門前被守衛者發槍射擊，死四十八人，負傷者近二百人。這事件使魯迅痛感北京早已不是人的世界。可是這慘案以後不久，下令逮捕北京教育會的主要人物六個人，並且更下令逮捕作家、教授和新聞記者四十四人。魯迅也是這四十四人中間的一個。他轉輾避難於外國醫院，同時寫了幾篇攻擊段執政的悲壯激烈的文章。尤其是他對於女子師範大學的他的學生和他的作品的愛讀者劉和珍女士的波殺，憤怒添到了極頂，因此寫下長長的紀念文。

這一年八月，由於環境的逼迫，他避難逃往廈門，在廈門大學文學院長林語堂的斡旋下，他被聘為廈門大學教授。他終於弄來了住過十五年的熱稔的北京，而伴着愛人許廣平女士踏着南下的旅程了。

(編者按)小田嶽夫的「魯迅傳」中譯本，已由開明書店發稿排字，即將出版。本刊原擬逐章發表，現在限於時間，未能實現。這裏僅節錄若干斷片，以明魯迅先生的小說創作過程。

魯迅：致西諦（一）

西諦先生：

昨為峰君所惠贈之中國文學史三卷，

謝

多蒙冬季回北平，在留察嚴治，一覽

幾休，覺清畫家與印刷之流，已此。其美

齋箋，讀時父更佳。學先法師，齊白石

兩件，其初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名家

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滅了。



(二) 魯 迅 致 西 諦

同也。……向各派……
……
……
……

……因在……
……

……

……

……

……



安東·普希維茨·契訶夫 (Anton Pavlovich Tchekhov, 1860—1904) 被稱為俄國的莫伯桑。他的短篇小說和戲劇曾經在過去的俄國文壇上領有了某一個時期的文藝中心。托爾斯泰以為契訶夫創造的每一個故事，都可以產生出一種不易被人忘却的印象，而且，在他的故事中間，常常錯綜複雜地包藏着各階層的男女，以及其中討論着的繁複的心理問題。無疑的，契訶夫從不會用什麼風格的效果來打動他的讀者，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仍然有着多量的作者的蹟印。他有特殊的個性和風格，他有獨特的對於人和事物的觀念。他用了純樸的藝術方法，寫出他在自己周遭所見的生之愉快的、幻想式的諧謔來。他的文體是獨創的，他的手法是單純的。他的故事那麼自然地進行着，發展着——而這些都是生活上份量很輕的故事。

從契訶夫用銳敏的諧謔的文字來解剖人生的喜劇和悲劇這一點上看，契訶夫是一個善於觀察社會病態的小說家。他所處理的人物都是那麼的平凡，但正因為他們是平凡的人物，所以才毫不遺漏地，使社會的每個角色都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所以契訶夫的功績是不朽的，他把當時病態的社會裏的病菌，用文藝的解剖刀無情地發掘了出來，指摘了出來。

對於中國的讀者，契訶夫的功績更是同樣的不朽：因為第一，由於契訶夫作品蘊藏的衆多的精力貢獻於文藝創造的工作，而且他的諷刺和諧謔完成了他獨特的風格，在思想的徑路上，他更不斷地追求新的發展，新的進步，這使中國讀者醉心於他和作品的研究，因為契訶夫自身，整個地說來，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文藝工作者的典範。第三，在契訶夫作品的人物創造上，那從平凡生活裏透露出來的生之真諦，是可以超越了國境，使一切的讀者都沉浸在他的教



育裏而感染到他的暗示的。

所以契訶夫是教育中國文藝者的許多功臣中的一個。

現在契訶夫離開人世已經有四十年了，然而契訶夫的作品却非但沒有暗淡，反而更見灼燦。這是什麼緣故呢？一句話是因爲我們的時代更需要着像契訶夫那樣能夠發掘社會病菌的作家們。

在契訶夫逝世四十年以後的今天，我們要加强學習契訶夫，尤其要發揮契訶夫寫「櫻桃園」時候的精神，因爲那時候，他的思想的進展達於頂點，他從頹敗和悲愁的情調裏突然放射了憤怒的火花！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A · P · 契訶夫造像

P · 班甫里諾夫作



安東·普洛維契·契訶夫

沈子復

我——契訶夫，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泰甘涅（Tainog）。起初我在康士坦丁教堂旁的希臘文學校裏受教育，後來進了泰甘涅中學；一八七九年我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醫科。我那時對於各科都很茫然，不記得為什麼要選醫科，但既選以後也不懊悔。第一年我開始在週刊和日報上投稿短篇小說，這些文學上的事業很早的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為永久的職業性質。一八八八年我得到普希金獎金。一八九〇年我到沙哈連島去旅行，後來寫了一本遊記，講到那兒殖民地和囚徒。除了評論雜文以及我日常在報上的投稿（那些現在已經很難搜集）以外，我二十年來的文學生涯已經寫了三百多篇長短篇小說。我還替舞台寫劇本。

上面是契訶夫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寫的自傳的一節。他的故鄉泰甘涅是愛索夫海旁的一個小城，契訶夫的父親保羅·耶果老未茨在一八四四年遷到那城市，開了一家小雜貨店舖。契訶夫的祖父柴黑原是采爾托考夫地主的農奴，在農奴解放以前，柴黑以一生積聚下的金錢——三千五百盧布——換得了他自己和家人的自由。

保羅的妻子是泰甘涅商人的女兒，他們一共生了五個孩

子——亞歷山大，尼克拉，安東 Anton Pavlovich Chekhov（即契訶夫），伊凡，和女兒瑪麗亞——他們的父親篤信基督教，時常以教條訓迪兒女。一有錯誤就要受到掌鞭鞭答等懲罰，所以契訶夫的幼年時代是沒有自由的，過着單純的，苦悶的生活。

但這位嚴厲的父親倒富有美術天才，又喜歡音樂。這種興趣傳給他的兒女們，到後來亞歷山大，安托，伊凡是著名作家。尼克拉成了藝術家。瑪麗亞是個音樂家。

小學時代的契訶夫在功課方面常常不及格，這是由於他父親高壓政策的結果。同時他還得去照顧店務，像個家庭的學徒。直到後來羅斯托夫造了一道鐵路通到茹拉金喀夫喀仁，泰甘涅在地理上失去了經濟的價值，於是保羅店中的生意日漸清淡，他家被迫遷往莫斯科。住在故鄉的祇有契訶夫一人；這樣，脫離了家庭的束縛，他的智識開始增進，在泰甘涅中學裏他也漸漸活動起來。那時他主編了一個手抄刊物名為「結舌雜誌」，並寫了二齣劇本——「孤子」和「真誠的牝鶉」——但都很幼稚。他的同學們時常對於平康列夫·巴

枯窘的思想大起辯論，契訶夫總站在「不贊成也不反對」的立場，因為他成天想到莫斯科去進大學念書。

他在大學裏讀的是醫科，可是他從沒有正式做過醫生。進大學的那年他才十九歲，已經開始用契紅德 Tolstoy 的筆名在雜誌和小報上寫滑稽小說。第一篇短文「給鄰居教習先生福利特利的一封信」發表於一八八〇年第十號「蜻蜓雜誌」中，接着這位青年作家常在莫斯科，使得他的滑稽雜誌上撰稿，尤其是在「斷片」一雜誌裏發表得最多。

醫學的理論和實習，使他學會了觀察社會，分析心理，把人間的病態忠實並客觀地寫照出來。有一次，他認識了老作家格里各洛威茨，他對契訶夫的以後有莫大的影響。因為他介紹了契訶夫在蘇佛林主編的「新時代」上了發表早期的力作「鎖魂祭」。

不久他自己印了第一部小說集「閻爾波命」，蘇佛林也替他印了一冊「平司特爾小說集」，從此以後，他的名聲漸著，開始為莫斯科的著名雜誌上寫稿。不過當時契訶夫有一個要不得的缺點——正像他自己所認識的：「工作只是爲了錢。這件事後來給格里各洛威茨知道了，他深怕契訶夫會陷入歧途，於是懇切地寫信去規勸。

契訶夫被那位老作家激動了！他丟棄了以前寫作的態度，重復踏上他的正規的文學道路，不屈不撓地爲了文學而努力。二十歲那年，他寫了一齣四幕劇「無用的人」，想交給莫斯科馬萊 Malin 劇院上演，結果爲當時著名女演員耶摩羅夫 M. N. Yermolov 所拒絕。契訶夫並沒有失望，而相反，

他更努力了，繼續編了「紳士」和「向大路」二劇。到一八八八年，他的四幕悲劇「伊凡諾夫」在可爾斯劇院演出，才使他成了名。「伊凡諾夫」是八十年代凡庸主義的代表者，那故事是——

農事委員會的當務委員伊凡諾夫爲了金錢娶得猶太人露拉的女兒阿娜，可是他娶阿娜以後，她教父母宣告破產關係，於是伊凡諾夫一個小錢也沒到手。結婚後他痛恨阿娜到極點。他欠了朋友萊比甫九千個盧布，萊比甫的妻子時常來討債，這一切壓迫和痛苦使伊凡諾夫發生了厭世的念頭。

阿娜依舊愛着她丈夫，後來她發覺伊凡諾夫和萊比甫的女兒露沙有了愛情，她深感到十分痛苦，不久她憂鬱地得了重病而死去。

一年後，天真的露沙和伊凡諾夫快要結婚了。但伊凡諾夫老是抑鬱不樂，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愛露沙，他愛的祇是錢。阿娜已經被他犧牲了！他不願再去犧牲另一個無辜的少女，在慚愧的懺悔之下，伊凡諾夫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年，在馬爾道夫書店出版的著名雜誌「北方通訊」上發表了契訶夫偉大的短篇「草原」。托爾斯泰在看完了「草原」以後大大地讚美：

「真是可以一讀再讀的好作品！」

契訶夫寫得很多，很快，又很短。有時在浴室裏洗浴時也寫。他不敢寫長篇，因為他怕寫長篇小說會像「百科全書」一樣。他的工作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寫了「惡魔」，不滿意！重寫，成爲「萬尼亞舅舅」。他能大膽，每逢遇到青年作家時，他常勸人寫作，說：

「一個人應該工作！」

他說話時非常真誠，活潑，愉快，不喜歡誇飾。他深愛著自己的生命，富有忍耐心，雖然在貧病交迫之中還是埋了頭沈默地工作著。對於自己的作品不輕易地給人削改，他說批評家不過是把「吃耳光當作開玩笑」的傢伙。有時他的作品被批評家誤解了以後，他要發一陣子脾氣。他不顯出風頭，極知道勇敢，大胆，能說能做。他曾這樣說過：

「寫作一定得勇敢！比方大狗和小狗，小狗不能因為有了大狗牠就灰了心，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上帝給狗聲音，原是要牠叫的。」

在俄國文學作品中，他最愛萊蒙托夫做的「泰曼」。他也佩服福樓拜和莫泊桑，說他們的作品是創作文學的新途徑，值得我們的學習。

一八九九年九月九日，契訶夫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女演員克尼佩尼在狩獵俱樂部碰見，他們就互相愛上了。在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們在莫斯科結婚。她是個可愛的美麗的女子，涵養着無限的溫柔，很愛她丈夫。到現在她還好好地活著，爲了祖國，爲了藝術而努力地工作著。

契訶夫在梅里霍夫曾寫「海鷗」一篇非常真實的作品，這是作者最偉大的代表劇作。

可是「海鷗」第一次在彼得堡皇家劇院演出時，却殘酷地失敗了！戲在觀眾嗷嗷之聲下落了幕，失敗的原因是導演的失職，和沒有一個演員會演「海鷗」中的女主角寧娜。那女演員把這劇中最出色的一場也弄糟了！這位在俄羅斯受了

敬愛的文豪大大地受了辱，他在戲演完了的時候偷偷地獨自人走到海邊去散步，那夜寒風逼人，他受了涼，於是病疾復發。這次的打擊也是造成他短促生命的主要原因。後來他寫信給朋友珂尼說道：

「……我的朋友便這樣地批評，以爲『海鷗』上舞台是無聊，莫明其妙，沒有意義等等。請你想一想我的立場罷！——這是連夢裏也沒想到過的陷穽。我抱憾何恨滿心懷疑的離開了彼得堡……」

契訶夫痛恨當時的劇院到極頂：他說那時的劇院「簡直是紅粉熱」，「時疫」，一定要拿「掃帚打掃乾淨而加以消毒才好。」

批評家毫不考慮的批評「海鷗」像「野鳥」，「索然無味」，「不合情理」……契訶夫忿怒極了！他埋怨朋友唐果爲什麼要迫他寫劇本；並決定即使到七百歲也永遠不許上演「海鷗」。

在同時期內，唐果的「生命價值」一劇演出，大受觀眾歡迎，這更使契訶夫悲哀欲絕。他連話也不願多說，悲憤地停住了他的筆，他的病更沉重了！唯有唐果明白自己的劇本不及「海鷗」，它的所以失敗完全是舊劇場組織不良的原因。於是他想計劃創立一個理想的劇場。他跑到莫斯科去和他的朋友K. S.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會談了十八小時（在世界戲劇史上一次可紀念的談話），在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下，通俗藝術劇院（即後來的莫斯科藝術劇院）成立了。

一八九七年契訶夫患了師病，次年十月十四日新劇院成

立時，唐慶果向他要求把「海鷗」上演，結果被拒絕。可是後來他們的努力和苦幹的精神，終於感動了契訶夫，他對於通俗藝術劇院便漸漸起了好感。

通俗藝術劇院由於經濟和環境的壓迫負了許多債，差不多要破產了。唐慶果第二次再去要求契訶夫上演「海鷗」，作為挽回新劇院生命最後的一策，這一次契訶夫終於允諾了。

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和唐慶果慎重和精密的導演之下，「海鷗」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天演出。契訶夫不能預卜「海鷗」的命運如何，躲在牆下不敢到莫斯科，叫他妹妹瑪麗亞在莫斯科打聽消息。最後「海鷗」再生了！藝術劇院勝利了！「海鷗」和莫斯科藝術劇院同時不朽地站在世界藝林裏。到現在，新劇院的幕後和說明書上還印着海鷗的標記，以紀念這次空前偉大的演出。

當契訶夫接到第一個賀電時，他還有些懷疑，後來賀電雪片似的飛來，他才相信這是真的勝利。接着他收到了唐慶果的來信，裏面說：——

「……這好像是光明的耶穌復活！……」
「海鷗」的成功，使他有勇氣再繼續寫像「櫻桃園」那樣的傑作。

契訶夫有很古怪的脾氣，在排他自己的戲曲時老是謙遜地躲在後排不聲不響，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就是劇作家。有時演員們問他有什麼意見時，他就笑着說：——

「我祇會寫東西，我不是舞台監督，我是醫生哪！……」

契訶夫挺愛的是實在。他的個子很高，胸部有些微凹，說話時的聲音柔和而悅耳，常常發出乾哈。一隻近視眼帶着使人欣愉的微笑，笑得很美，但是一個有魔力的俄羅斯人。有時，他很沉默，靜靜地又陰沉地諦聽着對方談話。但有時他很健談，又善打趣說俏皮話，使鬧堂大笑。然而他自己不會笑，祇是讓別人笑着，他真是一個十足的幽默家。

在他黑海旁那爾泰的別墅內，每天晚晌他的許多朋友——傑浦寧，錢萊招夫，白洛烏瑟夫，拿台諾夫，葉柏契夫斯基都到他家來敘談。他們談論的範圍很廣，從演員的修養談到文學的道路，再從文學轉到沙皇，由沙皇談到托爾斯泰。那時契訶夫的肺癆已很沉重，托爾斯泰勸他不要寫劇本，說他的劇本比莎士比亞的還糟。可是契訶夫並不因病而放棄工作，他依舊保持着安閒愉快的態度。他說：

「寫作總是要寫的，不然的話，是要太遲了！」

他和朋友在一塊的時候很快活，很興奮。他還想計劃由文化人集股本創辦一種雜誌和定期叢刊，主張不要資本家加入，也不要發行人。每碰到青年作家他就盡力指導和幫助，雖然他的病是那麽厲害，可是他沒有失望，常常鼓勵青年作家應該多寫。

一九〇四年春天契訶夫得了腸的結核病，醫生勸他到德國去休養。就在那時，他在病中還完成了偉大的「櫻桃園」。

四幕劇「櫻桃園」Vishnyy Sad是契訶夫最後一部作品，裏面寫女地主安德列夫姊是櫻桃園的主人。她丈夫因為

喝香檳酒過多而死，死後不久她就愛上了另外一個男子，跟他一塊私奔到巴黎，在巴黎還買了一所別墅。可是沒有多時那男子和另外女人捲逃了！她失望地重返故鄉，和她女兒安綢住在一起。安綢是個年才十七的少女，她夢想着將來的快樂，並愛上了一個有志的青年大學生彼得·涅爾該維支。

荒蕪的生活使安德列夫破產了，但她家還是聚居着許多寄生蟲——八十七歲的老僕人費爾司，沒錢的地主畢希柴克，會變戲法的家庭教師夏洛達，愛說外國話的僕人雅沙，一見男人就想談戀愛的使女董娜沙……安德列夫決定拍賣櫻桃園來償還她的債。

買得櫻桃園的不是別人，正是安德列夫以前僕奴的兒子羅伯與，他的父親是連櫻桃園的廚房也不能踏進的奴隸。羅伯與却是現在城中有錢的商人。

安德列夫一家快要離開櫻桃園到巴黎去，大家都憂鬱地嘆着氣。唯有年青的安綢和特羅菲莫夫很快樂，他們希望未來有一種光明的新生活。

羅伯與決定把櫻桃園改造一所別墅，一顆顆櫻桃樹被斬下，舊的生活於是隨了許多櫻桃樹一塊死去！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契訶夫在德國巴德·巴德的小城巴登懷德Badenweiler的旅館裏與世長逝了，他活了四十四歲，他死時很安靜，絲毫沒有痛苦。最後一句話是對她妻子的說：

「我好久沒有喝香檳酒了！」
臨死前他還計劃編一個劇本，「主角是一個科學家，他

愛着一個女人，而那女人既不愛他又不忠實於他。」

四年後，巴登懷德的公園裏造了一座紀念他的半身胸像，但在首次大戰時，這座銅像被鎗毀成爲砲火的原料。他的遺骸葬在莫斯科近郊的諾未帝諾慈寺 Novo devichy，在他的墓碑上題了許多謔墓者的句子：

——你死了！但是你的懷念永存着！

——你所最愛的人民正在再生！

契訶夫死了四十年了！我們從契訶夫那兒可學習些什麼呢？這是他的精神，他的信仰。有好些人誤解了契訶夫，像第一個注意契訶夫的批評家米哈洛夫斯基 Michailovskiy 以爲他是個「沒有原則的作家」，他的錯誤是把契訶夫描寫作品中的主角誤解爲作者自身。我們絕對不能以他小說裏所嘲笑的許多平凡卑俗的人們和契訶夫混爲一談。

不可否認，在契訶夫開始創作的十年——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他是個厭世主義者。他否認一切，也「不癡心寄望將來有什麼理想的天國」，他以爲想改革社會的都是「剩餘的人」。這種悲觀主義充滿在當時智識階級的腦海面，因爲那時亞歷山大三世登台後，一切都消沉在黑暗中，文人們的理想和現實離開太遠，於是他們連絲毫的希望也失去了！大家開始在彷徨苦惱的生活裏旋轉。八十年代對於「生之恐怖」的凡庸主義的代表者伊凡諾夫，就是那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契訶夫所見到的正像「三姊妹」中安得列說的一樣：
「我們這城市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在這城裏有十萬

居民可是沒有一個不相同！……他們會的不過是吃飯，喝酒，睡覺，以至於死……爲了解悶，他們就撒謊，賭錢！……」

安得列想不通爲什麼初達到人生道路上的入就會變成苦悶，懶惰，冷淡，無用呢？她的苦悶跟契訶夫相同，在凡庸的大海裏找不出一條出路。所以在他短篇小說「黑衣僧」中祇得以發瘋爲唯一的路，契訶夫那時是多悲觀呀！

不久，他就開始懷疑，並在托爾斯泰主義裏找着了救星，注意到個人的道德和修養。可是結果他又失望了！一八九二年在莫斯科附近的梅里荷爾福裏他和農民天天在一塊，他對托爾斯泰的信念漸漸動搖起來。因爲他發現世界上有大部份人民依舊是在黑暗和骯髒裏生活着，即使個人有了道德，有了修養，還是救不了他們！他的幻夢碎了！他採取另一種方法爲出發點——那就是有益於公衆。他會這樣說過：——

「我受了六七年托爾斯泰哲學的影響，他能感動我的不是他的理論，而是他的方法，但是現在我的心理有了反對的觀念。」

由此我們知道契訶夫本身正在天天進展，當我們讀到他的作品時，就得了解他寫作時的背景，而且我們必須從他全部作品裏去找作者的信念。

契訶夫對於俄國社會精密的觀察，和驚人的描寫是比「果戈理所知道的更爲深刻」，更爲「洗鍊」。他有他的理想——他的烏托邦。他痛恨享樂主義者，也憎惡「荒謬的醜陋的」祖國，他不喜歡俄羅斯人——凡庸的俄羅斯人，他說那

些人像是一條狗似的吃着，喝着，睡着，玩過一世——「一屁下就打斷」的凡庸者。但他有單純的，真實的同情，他同情那許多可憐的犧牲者。一八九一年他爲了救濟飢荒而奔走，他能爲公共利益而犧牲，渴望着未來的光明的時代。

契訶夫能在俄羅斯八十年代絞殺的環境中轉變過來是可慶賀的！他能扔下灰色的失望的生活，在憂鬱的時候寫出他的信仰，強列地嘲笑那批滾落社會裏的靈魂們，這是够令人興奮的！他由悲觀主義走向樂觀主義，他相信進步，相信將來決不是「爲了一塊麵包而忍受着永遠恐怖」的社會。「伊凡諾夫」如果是他「厭世主義的凱旋」，而在「萬尼亞舅舅」中已經可以看到接尼維的希望，她能够爲了將來而活着，工作着。在「櫻桃園」裏我們更發現了契訶夫的信仰——他預言新時代的將降臨，新的一切會隨着舊時代的滅亡而生長起來。所以契訶夫的本身是在進展。

然而契訶夫有缺點嗎？無疑是有的，我們要學習的並不是他的短處，而是他的光明磊落的積極精神，他對感傷主義的攻擊。我們可以遺忘他的缺點，抓住他的優點作爲新時代改進的有力工具——用這樣的工具賜給全人類幸福。

最後我想用高爾基的話作爲本文的結束：

人是朝——世界底轉軸。

然而，人們要問的罷，變的方面呢，他的缺點呢？

我們都等於人間愛。但在俄的時候，烤得變的麵包也是——美味的。（「契訶夫回憶斷片」）

一九四四，十，七。辰。

放 逐

A. 契訶夫作
郭 豐譯

那個瘦削的「智力」的老西米翁，和那個不知姓名的年輕羅剎人，坐在河岸上一堆柴火旁邊。其他三個渡夫都在茅屋中。西米翁是一個年約六十的老人，瘦長，牙齒已脫，但肩頭寬闊，身體健康，那時他已是斷齒大醉。本來他早就該去睡了，可是因為他衣袋中有一瓶酒，怕他的伙伴問他要酒喝。那羅剎人是病弱，可憐，周身圍着破衣，他繼續講述S省中一切好東西，以及留在他家中的美麗和聰明的妻子。他年還不上二十五歲，但是現在，在柴火的旁邊，他那灰白的，悲哀的，愁險，看上去只像個孩子。

「當然，這兒並不是天堂」智力說：「你瞧，水，河旁裸露着的叢林，各處都是黏土，……其餘什麼都沒有了……基督復活節過去了很久，而水面上還有冰塊，今兒早上天還下雪……」

「糟透了！糟透了！」那羅剎人恐怖地說。幾碼遠的坳方，那黑黝而嚴寒的河水嘩嘩地響着，向着黏土質的河岸的無數小孔衝擊，河水一直流到很遠的海洋裏去。在他們對坐的河岸邊，朦朧地出現一艘渡船，渡夫們叫它做「加白斯」

Karluss。很遠很遠的地方，正在燃燒着去年的乾草，火光像爬蛇般閃爍着。河的後面，一切都是黑暗。人們可以聽到小堆的冰塊和船相碰的衝擊聲……天氣是異常地潮濕和寒冷……

羅剎人望望天空。星依舊是和在家鄉時一樣繁密，天空也是那麼黑暗，可是某種東西是少了。在S省家鄉，星和天空完全是不同的。

「糟透了！糟透了！」他重複地說。

「你對這些慢慢就會習慣的」，智力笑着說道，「你年紀還輕，人還笨笨；乳臭未乾，在你癡愚思想中你以為世界上你是最不幸的人，可是，將來有一個時候，你一定要說：願上帝賜與每個人這樣一種生活！就說我吧！在一個星期裏，潮水就要退了，我們就把渡船擱在這裏，你們大家都將到西伯利亞去，我還住在這兒，跑過來，跑過去。在以往二十二年中，我就這樣地生活着，可是，感謝上帝，我不需要什麼。願上帝賜與每個人這樣的生活！」

羅剎人向火中戳了些樹枝，向它爬近些，說道：

「我的父親生了病。當他死的時候，我母親和跟我的妻子已經答應了要到這兒來。」

「你要你的母親妻子做什麼呢？」智力問。「這就便了我的朋友。這是魔鬼在向你誘惑！他媽的魔鬼，不要說惡魔的話！不要向他屈服。當他向你說女人的時候，你必須嚴厲地回答他：『我不要她們！』當他向你說自由，你必須堅決地回答：『我不要它。我一切都不要！不要爹，不要媽，

「不要老婆，不要自由，不要家庭，不要愛情！我一切都不要，都滾他媽的蛋！」

智力飲了一大口酒繼續說：

「我的老弟，我對你說我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農人。我並不在卑賤的大眾之中。我爹是教會裏的庶務員，當我還是一箇自由人在盧爾斯克(Russky)地方時，我常常穿燕尾服，現在我把自已訓練到這個田地，我可以裸着身，睡在草地上，拿草當食糧。願上帝賜與每個人這樣的生活。我不要什麼。我不怕什麼人，同時我想世界上沒有比我更富裕更自由的人。當他們把我從俄羅斯趕出來，我咬緊了牙齒說：『我不要什麼！』魔鬼向我耳語關於我的妻子，我的親屬，關於自由，我就對他說：『我不要什麼！』我永遠地保持我的主張，所以，你看，我快活地生活着，不怨恨什麼。假如一個人給魔鬼一點點機會，只要聽他一次話，那末他是完了！再沒有拯救的希望：他整個身體掉在泥濘中，拔不出來。不但像你這樣的譽人是完了，就是出身高貴，受過好教育的也是完了！大概十五年以前，有一個貴族從俄羅斯被充軍到這裏來。他和他的兄弟有了爭訟，他在一張遺囑中偽造筆跡。人們說他是一個王子，或者男爵，可是也許他只不過是一個高級官吏——誰知道呢？他到了這兒，馬上在亞地方買了一座房子和一塊地皮。他說：『我將要靠自已血汗工作爲生，因爲我不再是一個貴族，而是一個流犯。』我說：『願上帝幫助你，這是很好的。』那時他年紀正輕，熱情。時常出外耕種釣魚，他可以在馬背上跑六十里路。不過他有一個缺點

：從開頭起他常常地跑到G地的郵局去。他時常坐在我的船中歎息：『嗚！西米翁，我家中好久不寄錢來了！』『這是沒有錢的好，乏西里。謝爾耐魯區。』我說：『錢有什麼用呢？把過去的一切都丟開吧！好像它們並不會存在過，好像它們是一場夢，開始新的生活吧！不要聽魔鬼的話，』我繼續說：『他對你是毫無益處的，他不過把活結束緊而已。你現在要金錢，過一回你又要旁的東西，要了又要，假如——你要追求幸福你必須放棄一切。說實在的……假如——我說，『你跟我的命不好，那我們向它懇求慈悲憐恤也沒有用！我們必定不理它，嘲笑它！』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兩年以後，有一天，我攔他過渡，他擦擦雙手笑着說：『我到G地去接我的妻子。她說她可憐我，所以到這裏來。她是非地仁慈和善。』接着他喘了一口歡樂之氣。又一天，他和他的妻子來了，她是一個美麗年輕的貴婦，懷中抱了一個小女孩，帶了不少包袱行李。乏西里·安特來區不停地一個盯住她看，一回看到旁處，不停地看她又讚美她；『的確，西米翁，我的朋友，甚至在西伯利亞，人們也是生活着。』好把，我自己心裏想，反正你總不會滿足的。你必須注意，就從那個時候起，他每星期要到G地去一次，看看俄羅斯有沒有寄錢來。他化了許多錢。『她留在這裏，』他說，『完全爲了我的緣故，她的青春與美貌就在這裏西伯利亞凋謝了，憔悴了。她跟我同嘗殘忍的命運，爲了這一點，我決定盡可能地給她一切的快樂……』因爲要使她妻子更快活些，他就跟官吏和無賴們交起友誼。但是這些朋友沒有酒肉是不行

的，他們必須有一架鋼琴，沙發上必須坐一隻小狗，牠的毛跟絨毛一樣，——總而言之，奢華，種種的壞習氣。那貴婦和他同住不久。她怎麼能久住呢？結土，水，寒冷，沒有蔬菜，沒有水果；人們都是未受發育的，酒鬼，沒有禮貌，而她是從大都市來的美麗的嬌生慣養的年青貴婦……當然，她對這兒漸漸生厭了。她的丈夫不再是紳士而是一個流犯——事情完全不相同了。我記得，三年以後，聖母升天節的前夕，我聽見岸的對面有喊聲。我搖了渡船過去，看見那貴婦，全身隱隱在外衣中，一個年輕的紳士，（政府的官吏）和她坐在馬車中……我渡他們過來，他們跑進車子去了，從此我不再看見他們。天將亮時候，乏西里·安特來區坐了一輛雙馬拖的四輪轎車飛馳而來：『西米翁，我的妻子有沒有和一個帶眼鏡的紳士渡過河去？』我說：『她過去了，現在沒有法子！你只好像在田野中捕風一樣地找她去。』他飛奔向他們追去，一直追了五天五夜。當他回來時，他跳到渡船中用頭向船側敲撞，並大聲哭喊起來：『你瞧！』我說：『你現在怎麼了。』我笑了起來，提醒他：『甚至在西伯利亞人們也生活着。』可是，他繼續更猛烈地敲擊他的頭……從此他渴望自由。他的妻子到了俄羅斯，他祈望到那邊把她從她愛人那裏搶出來。他開始每天到郵局去，又到城市政府當局。他時常向當局郵寄或親自送遞請願書，請求赦免他的刑期讓他回去，他告訴我他在電報上已化去了兩百盧布，他把土地賣了，房屋押了，他的頭髮漸漸變灰色，肩部消瘦，面容變黃，而癆病似的，只要他一說話，就要咳嗽，眼眶中也充

滿淚水，這樣他請求了八年，最後他又變成快樂而且生氣勃勃：他想到了一個新安慰。你知道他的女兒長大了。他溺愛她，眼睛終日不能離開她。的確，她很美麗，黑色，聰明。每星期日他和她總到G地的教堂做禮拜。在渡船中，他們相互並排站在一起，她微笑，他貪婪地注視着她。他常說：『的確，西米翁，甚至在西伯利亞人們也是生活着，就是在西伯利亞也有幸福。你看我有一個多麼美的女兒呀！你在千里路的旅程中，也找不出像她這麼好的女孩子。』她是很好的女孩子，』我說。『噢，是的。』……我自己想：『你等着看吧……她正年輕。年青的熱血要自行發展；她要生活，可是此地有什麼生活呢？』不久她開始衰弱……消耗耗去，她凋謝了，生了病倒在床上了！……肺癆。這就是西伯利亞的幸福，他媽的幸福；這就是西伯利亞的生命！……他衝來突去地，四處八方找醫生，把他們拖到了家。假如他聽見三百里外有一個醫生或一個不學無識的庸醫，馬上就去找他。他在醫生身上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我想這些錢如用來買酒喝倒是很好的！無論如何她是非死不可的。一點兒也沒有辦法。在他方面什麼都完了。他想自殺，想逃到俄羅斯那將是他生命的末日，他將企圖逃避；他將被捕捉，被審判，被處苦役，鞭撻！』

「好！好！」鞭撻人身體震深着，喃喃地說。

「什麼東西好？」智力問。

「妻子和女兒！苦役和受刑有什麼關係呢？他已看見過他的妻子和女兒！你說一個人必須什麼都不要。可是沒有什

麼——是可惡的！他的妻子跟他住了三年。這是上帝給他的。沒有什麼東西是可惡的！三年是好的！爲什麼你不明白一點？」那俄國人俄文懂得不多，說話時言語的語氣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樣。他開始說：「願上帝不說他在陌生人羣中生病，別讓他死，別讓他被埋在這寒冷濕潤的泥土中！以後假如他的妻子來看他，那只是一天甚至只一小時，他一定很樂意地忍受任何的酷刑來享受這種幸福，他一定會感謝上帝一天的幸福比沒有好得多。」

接着他又說他家中有一個多麼美麗而聰明的妻子，他雙手捧着頭，開始哭泣了。又向西米翁保證說他是無辜的，他是被人控告。他的兩個兄弟和他的叔父從一個農民處偷了幾匹馬，同時把那農民打得幾乎喪死。社會上對這件事沒有一些嚴密的調查，判決書就在法庭通過了，他們三兄弟就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來，而他的叔父，一個富翁，留在家中。

「你對一切慢慢地就會習慣的。」西米翁說。

羣裡人復還到沉獄中去，雙目因哭泣的緣故而通紅，愕然凝視那堆柴火；他看上去很昏亂和驚恐，好像他不能明白爲什麼他不在家鄉S省而在這寒冷的黑暗中，在許多陌生人羣中。智力在近火地方躺了下來，對某種東西發出微笑，開始以低沉的音調說：

「但是她對你父親是多麼的一件樂事，」停了一停他喃喃地說。「他愛她，她對他是一種安慰，麼？可是，朋友，別告訴我，他是一個嚴厲刻薄的老年人。女孩子不喜歡嚴厲；她們喜歡親嘴和嬉笑，香氣和香油。是的……啊！什麼樣

的生命呀！」西米翁沉重地呢喃。「不能再喝伏加酒了！現在該是睡覺的時候。什麼！我去了，朋友。」

俄國人，獨自一個，向火中擲了幾根樹枝，注視那火燄，開始想到他的家鄉，他的妻子；假如只要她來住一個月，或者甚至一天也就够了，以後如果她要回去就回去得了。一個月或者甚至一天總勝於無。可是就是他的妻子遵守她的諾言而來，他怎樣能準備備呢？她將住在何處呢？

「假如沒有東西吃；我們怎樣生活呢？」俄國人大聲地問。

日夜不斷搖蕩，他一日只得到兩個考烈克(Conect)即兩分，每一考烈克值百分之二盧布；過渡的人給他小費，但是渡夫他們自己分了，一點都不給他，只對他笑笑。他異常可憐，寒冷，飢餓，恐怖……整個身體發痛，顫慄，他想還呆到草屋中去睡的好；可是沒有東西可以遮蓋身體，而且那處比這要岸旁更要冷些。那邊他沒有什麼可以遮蓋自己的身體，可是他能够生起一堆火來……

一個星期以後，當湖水退落時，渡船就要擱淺，除了西米翁以外其餘的渡夫不再需要，而那俄國人只好從一村莊到另一村莊求乞，找工作做。他的妻子只有十七歲；美麗，雅雅，羞澀……她能够不蒙面罩在村莊中行乞嗎？不。這想像多可怕！

天已微明。那些運貨船，岸上樹枝蔥鬱的楊柳，打滾的湖水都開始在晨光熹微之下顯現了，那粘土石壁上草蓋的茅屋以及村莊中蔓延四散的房子，也漸漸看得出來。鄉村中的

公鷄也開始嚶嚶而啼。

那生藍色的石炭，那渡船，河，那些奇異粗野的人民，飢餓，寒冷，疾病——也許這種種並不真實地存在，騷擾人想，也許這不過是一場夢。他感覺他一定在夢中，他聽到自己的鮮聲……的確，他是在S省的故鄉；只要他一叫他的妻子，她就會答應；他的母親就在隔壁房間……可是這些夢多可怕！為什麼？這個人微微而笑張開雙眼。這是什麼河？伏爾加？

天正下雪。

「噫！渡船！」有人在對岸呼喊。「加白……白……斯！」(Karbha……a……as)

騷擾人醒轉來跑去叫醒他的伙伴把船搖到對岸去，那四人急急忙忙地穿上綿羊皮衣，睡眼朦朧，粗聲地咒咀着，身體因寒冷而抖擻，他們在岸上出現了。他們睡醒了以後，這條河對他們似乎顯得更可怕又更令人嫌惡，因為從這河上吹來一陣寒氣刺骨的暴風，他們很遲慢地走下船去。……那騷擾人和三個渡夫拿了那長而闊的槳，它在隱晦日光中好似像蟹的大腳一樣。西米翁把自己的腹部抵住了舵柄。對岸聲音不停呼喊。那人連開兩響手鎗，他以為渡夫們在睡覺或者到鄉間旅舍去了。

「來了。別忙！」智力以一個深信世上無須匆忙者的口氣。——的確匆忙是無理由的。

那沉重拙笨的船離了岸在楊柳枝中浮沉而過，因那楊柳慢慢向後退，可知船已慢慢向前移動。渡夫們以慢速度的划

水前進。智力用腹部緊壓舵柄而左右擺來擺去，在幽暗光線中，他們看上去好像坐在某種洪水時代前長肢的動物身上，向一個寒冷悲慘的夢境之鄉游去。

他們跑出楊柳葉叢中，到了中流，槳的笨重聲和澀水聲對岸已能聽到，於是喊聲又響：「快點！快點！」十分鐘以後，渡船猛烈地撞到碼頭階沿。

「天還是下雪，老是下雪！」西米翁把面上的雪抹去，喃喃地說。「鬼知道它從那裏來的！」

對面，正等着一個高而瘦的老人穿一件短狐皮外套戴一頂小羊皮帽，他離開他的馬正站着不動；他有一種嚴峻專橫的表情，好像他想回憶什麼事，但因記憶力的反抗而發着怒。當西米翁跑到他那裏，他脫了帽微笑着說：

「我有緊要的事到A地去，我女兒病況又壞了！他們告訴我A地有個新醫生。」

馬車被拖到船中，他們搖回來。當他們搖船時，那個西米翁稱為乏西里·安特來區的站着不動，緊閉嘴唇，呆呆地向前眺望。當車夫懇求允許他吸煙時，他不答，似乎沒聽見。西米翁依在舵柄上譏嘲地望着他說：「甚至在西伯利亞的人們也生活着！生——活——着！」

在智力方面現出一種勝利的表情，似乎他證實了某種事，他好像很快活，因為事情真跟他想像一般地發生了。那個穿狐皮外套者的臉上的不快樂和絕望，似乎給他莫大的快感。

「乏西里·安特來區，道路很泥污，」他說，常在岸上

馬鞍安置在馬背上的時候。「你還是再等一兩個星期，等至天氣乾燥點……假如什麼一定——但是你自己知道人們日夜地移來移去並無一定。確實的！」

乏西里·安特來區不說什麼，給過小費，坐在馬車中奔馳走了。

「看呀！你這飛奔我醫生！」西米翁在寒氣中抖擻着說。「是的，要找我真正的醫生，在田野中捕風，捉魔鬼的尾巴，滾他的蛋！世界上就有這這鬼！願上帝赦恕我這個可憐的罪人！」

那錢裡入跑到智力面前怨恨又嫌惡地望他，頭探，以整裡語混合不純粹的俄語說：「他好的……好的。而你……壞的！你是壞的！那紳士有一個善良的靈魂，非常善良，而你是吝嗇！你是惡的！那紳士是活的，而你是死的！……上帝使他生活，使他有幸福、悲哀、憂愁，而你一切都不要，所以你不像活着，而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一切都不要，你也一切都不要！……你是塊石頭——上帝不愛你，而愛那紳士！」

他們都開始笑了。錢裡入蹙起眉頭，搖搖手，把周身破衣拉攏了跑到火旁。波夫們和西米翁遲緩地走到茅舍去。

「天氣冷！」一個渡夫頓聲地說伸手展脚地躺在那鋪於潮濕泥地上的麥秆上。

「是的。天氣不溫暖，」另一個同意地說……「這是艱難的生活！」

他們都倒了下去。風把門吹開了。雪花飄進茅屋中。沒

有人願意起來開門；氣候很冷，可是他們也就任他去了。

「我很快活」，西米翁喃喃地，昏昏沉沉地好像就要入睡。「願上帝賜給每人這樣的生活！」

「無疑地，你是屬於魔鬼的，就是魔鬼也不需要來捉你！」

外面傳來像野犬的吠聲。

「那是誰？那邊是誰？」

「那是那錢裡人在哭。」

「噫！他是個傻瓜！」

「他就會習慣的！」老西米翁說完了這句話，馬上就睡着了。不久，其餘的都睡了，門依然是開着。

雨巷

周文同

深秋的小巷

暗黃的街燈

雨中微弱的光芒

柳聲響了

劃上一道心頭的痕

薄的衣襟潤濕了

契訶夫逝世四十年在蘇聯

蕭廷義

A·P·契訶夫——這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他的逝世四十年紀念，在蘇聯是相當盛大的。但是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見聞得不多。

這裏僅就俄文的報章雜誌上所看到的那幾篇紀念文章，略加介紹，聊使中國的讀者略略知道現代的蘇聯和蘇聯作家們，是怎樣地重慶着這位四十年前逝世的契訶夫。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M·鐵達諾夫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登載的那篇論文：「A·P·契訶夫——我們祖國的驕傲和光榮」。這篇文章共分六段，內容側重在評論契訶夫的社會意義，進而更證明他不僅是偉大的作家，並且是個愛國主義者。最後他引用了I·托爾斯泰對契訶夫所說的話：「你——俄羅斯

的確確實實是俄羅斯的！」

在「新時代」文藝雜誌的四月——五月號裏，有F·愛爾米洛夫的一篇「A·P·契訶夫」。這無疑是契訶夫的遺像，它論列得極廣，寫得很長。文章裏面的材料的確收集得很多，但卻並沒有怎樣的特出。

在「新時代」本年度第十三期上，紀念的文字更輯錄得不少，而封面上那幀契訶夫和愛狗的照片，以及插頁I·B·拍拉士的契訶夫半身畫像，都很精緻奪目，至於那幾幅契訶夫作品的插圖，那更是耐人尋味了。這部雜誌的讀者對象是少年們，所以雖有N·勃戈斯羅夫斯基的「偉大的俄羅斯作家」，A·第爾曼的「契訶夫的弟兄們」，以及E·卡明斯基的「契訶夫的幽默」等幾篇文

章，但大體上却並無新的資料和新的發現。

單印本方面，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最近曾印行了契訶夫的三個選集，共一是二十六開大本，文章收有四五十篇，另兩種則是比較小型的袖珍本。

「藝術和文學」週報，上海方面的俄文版「時代」，以及俄文週刊「今天」，當然，照例地要為他出版特輯或特刊，但因為我個人沒有看見，所以也不得不從略了。

十月十六日

永祥印書館

專家校訂 西式賬冊

附屬單據及

會計報告表



契訶夫作品中譯本編目

沈子復

前記

「契訶夫中譯本編目」為我所編「外國作家中譯本編目」中的一部，編這目錄的主要目的，是在統計我國文藝翻譯的成績，並藉此作為研究文學者的一種參考。除編入單印本目錄外，各主要雜誌中的短篇譯文亦在收集之列。但已收集在單印本者則不再重複。另外如紀念或研究契訶夫的文章，本來也收集在一塊，現因篇幅關係暫時刪去了。當編目工作進行時，發生了許多困難，最使編者感到困難的是散見各報章雜誌中的譯文，因為手頭沒有這許多雜誌，加以編者能力有限，未免有掛一漏萬之憾。希望讀者們能不吝指正和供給未錄及的譯文目錄，來件可寄本刊編輯部轉。

(一) 劇本

- 三姊妹 (四幕) 曹靖華譯 (商務版)
- 櫻桃園 (四幕) 耿式之譯 (商務版)
- 海鷗譯 (文化生活版) 俞狄譯 (海燕版) 芳信譯 (世界版)
- 伊凡諾夫 (四幕) 耿式之譯 (商務版)
- () 萬尼亞叔父 (四幕) 耿式之譯 (商務版)
- 商務版) 朱讓函譯 (辛酉版, 譯名為「文身男」) 芳信譯 (世界版, 譯名為「萬尼亞舅舅」)
- 海鷗 (四幕) 鄭振鐸譯 (商務版) 芳信譯 (世界版)
- 未名劇本 (四幕) 何妨譯 (正中版)
- 蠢貨 (獨幕) 曹靖華譯 (開明版。按此書為獨幕劇集, 另收集契訶夫之「獨幕劇」紀念日, 「婚禮」, 「

(二) 小說

- 求婚。「求婚」一劇並由平章改編, 載國民版「現代最佳劇選」第六集內。
- 天鵝的哀歌 (獨幕) 董菊隱譯 (商務版, 見「現代短劇譯叢」內。)
- 熊 (獨幕) 耿濟之譯 (載「東方雜誌」)
- 救火隊 (獨幕) 唐小圃白潛田合譯 (載「小說世界」)
-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趙景深譯 (開明版) 共八集:
 - 香檳酒 (共十二篇)
 - 女人的王國 (共十篇)
 - 黑衣僧 (共十九篇)
 - 快樂的結局 (共三十六篇)
 - 孩子們 (共二十九篇)
 - 妖婦 (共十八篇)
 - 審判 (共二十四篇)
 - 老年 (共十四篇)
- 按趙景深所譯小說, 有些先刊載於「小說月報」、「文學週報」等雜誌, 現均收集於「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中。又開明版「懣鬱」中的譯文，也都包括在內。）

三年 張友松譯（北新版）

決鬥 張友松譯（北新版）

契訶夫短篇小說集 張友松譯（北新版

內，包括「兩窮悲劇」，「阿薩亞

登尼」，「哥羅克兵」，「蚌猛」

四篇。）

盜馬賊 張友松譯（北新版，英漢對照

）。

笛堅 張友松譯（載「小說月報」十七

卷十期）

愛 張友松譯（同右）

連翹 魯迅譯（商務版「現代小說譯叢

」內）

省會 魯迅譯（同右）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魯迅譯（聯華版。

按以上三篇均收集於「魯迅全集」

內。）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狄濟之歌勉之合譯

（商務版，內包括「劇後」，「候

爵夫人」，「伏洛卡」，「居家」

，「鄰人」，「無名的故事」，「

厭聞」七篇。）

陰雨 耿濟之譯（商務版東方文庫「近

代俄國小說集」內）

淨泥 耿濟之譯（載「小說月報」十二

卷五期）

一陣狂病 耿濟之譯（載「小說月報」

十三卷六期）

一個醫生的出診 狀勉之譯（載「小說

月報」十四卷一期）

文學教員 耿濟之譯（載「東方雜誌」

犯罪 耿濟之譯（商務版「小說月報」

刊」第一輯內。）

波里西潘上尉 耿濟之譯（載「新中國

」內）

洛士柴爾特的提琴 伍光建譯（商務版

）

最後的光芒 李淑蘭譯（商務版）

好人 翟秋白譯（載「小說月報」十五

卷一期）

柴霍夫小說集 王雲五譯（泰東版，內包

括「可愛的人」，「歌女」，「雨

天」，「美術家」，「書記」，「

一個紳士的朋友」六篇。）

法文課 李秉之譯（亞東版「俄羅斯名

著」內）

理髮師 李秉之譯（同右）

報子 李秉之譯（同右）

決鬥 李秉之譯（同右）

可愛的人 周作人譯（開明版「空大鼓

」內）

歌施 周作人譯（羣益版「域外小說集

」內）

塞外 周作人譯（羣益版「域外小說集

」內。）

熊獵 孫伏園譯（商務版「小說月報」

刊」第二輯）

套中人 趙熙章譯（載「小說月報」十

四卷十二期）

犧牲 陳緞譯（載「小說月報」十五卷

九期）

小孩們 陳緞譯（載「小說月報」十六

卷一期）

吳邦 王統照譯（載「小說月報」「俄

國文學研究」專號）

一夕談 薛孤存譯（同右）

一篇沒有題目的故事 效洵譯（載「小

說月報」十七卷十期）

曖昧的性情 效洵譯（同右）

盜馬者 效洵譯（載「現代小說」一卷

三期)

連翹 白經天譯 (商務版學藝彙刊「短篇小說集」內)

一件美術品 胡適譯 (亞東版「短篇小說」內)

陸士甲爾的胡琴 胡愈之譯 (商務版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內)

一個闊綽的朋友 胡仲持譯 (同右)

那個可憐的辦事員是怎樣死去的 宋春舫譯 (同右)

復活節的前夜 文範郵譯 (同右)

接吻 倫斐譯 (同右)

訣世之歌 萬曼譯 (載「文學週報」五卷)

不幸 露明譯 (載「小說月報」)

復仇者 周瘦鵑譯 (載「紫羅蘭」)

六號室 包天笑譯 (自印)

復活節的前夜 陳家麟陳大鏡合譯 (載「風俗閒評」)

小介哥 陳家麟陳大鏡合譯 (同右)

一哩致死 陳家麟陳大鏡合譯 (同右)

最後一夕 庸廬譯 (載「白光」)

一段有趣的故事 庸廬譯 (同右)

調虎離山計 庸廬譯 (同右)

頭等搭客 雲裳譯 (載「小說月報」)

靴子 俠青譯 (載「文藝」)

靴子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載「小說世界」)

演說家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家庭教育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父親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惡作劇的童子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一個副會計師的日記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好結果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奇計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失敗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恐怖之夜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太太們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那是她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倒寫的音樂家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文官考試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讀書 唐小圃白澍田合譯 (同右)

死屍 建華譯 (同右)

實通處此 潑影譯 (同右)

賭彩 潑影譯 (同右)

處女的煩惱 薇娜譯 (同右)

歌女 守一譯 (同右)

化學師的妻子 哭尸譯 (同右)

(三) 其他

契詞夫隨筆 章衣萍譯 (北新版)

柴霍甫書信集 程萬孚譯 (亞東版)

柴霍甫的零簡——給高爾基 徐志摩譯 (載「小說月報」十七卷十期)

奇聞二則 魯迅譯 (載「譯文」二卷二期)

永祥印書館

經售——
商業文具
承接——
精美印刷

蔡才民先生二三事

徐炎之

雖然蔡子民先生和我接觸的機會僅僅祇有一二次，但是蔡先生給我的印象却是特別的深刻，他那不蓄髮的平圓的頭，圓透的眼鏡，聲調堅韌的言語，處處顯示了一個中國式的學者的風度。

關於蔡先生的事情，我知道的並不多，但是從我僅僅知道的兩三件事情上觀察，却已經充分地使我們認識他的人格和學養。

蔡先生是山陰人，他的父親是錢莊的經理，然而在他十一歲的時候便已經去世了。因為死後並無積蓄，所以蔡先生的求學，都是自力奮鬥的結果。他曾到過日本，更二度到德國萊比錫大學求學，又到法國居住了一年，精究了德日法各國的文字。這都是由於他人格道德感化了朋友，由於朋友們的援助而獲得了事業的發展的。

當蔡先生在中西學堂任監督的時候，原妻王氏病歿，於是很有許多人作媒介紹。但是他却提出了這樣的五項條件：（一）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洽，可以離婚。這樣一來，媒者無一合格，且對於後二條大為驚駭。一年以後，才和江西黃爾軒的女兒結婚。婚禮後開演說會，他說，可以代替鬧房。

從這些例證上，正足以證明蔡先生是勇於改革的光驅者。

辛亥革命以後，南京政府成立，蔡先生任教育總長，他便提倡美育。他說：「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這種美育，正是蔡先生在德國時所深受影響者。而蔡先生的所謂公民道德，便是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為基礎。這樣看來，蔡先生的抱負是遠大的，他要改革中國民族的固有的性格。

現在蔡先生是已經離開人世了，然而蔡先生的學者的風度和勇於改革的精神，却是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裏的！



迷霧

司徒宗

不落他人後！

窗外飄着白棉似的雪花，一直從昨晚起到現在還沒有停止；那幾棵禿了頂的枇杷樹，披上了一件銀衣，在寒風中顫抖。幾個人在這間小房間裏酣睡了一晚，那玻璃窗上凝結着一滴滴如珠的水點，望到外面，就只有茫茫的一片白光。就是那庭院中的「紀念台」的尖頂，也只有隱約的看到饅頭似的一個小丘。氣候跟環境都顯得異樣冷寞，然而下面庭院裏那「紀念台」上，却早已成了小天使的樂園。孩子們並沒有感到風雪具有冷酷的木性，那潔白的顏色却帶來了無限的誘惑力；紅腫的小手撫摸着雪塊，仰起了頭迎迎着從上空飄下來的雪花。雪花在孩子們的追逐屈服了，像羔羊一般的溶化在孩子們的懷裏。勝利的歌唱從孩子們的口裏喊出，實際上却是一首寒似休業式歌：

去年今日仍如舊，
自問進步否？
願明年財帛相聚，

歌聲從雪風裏送到了樓頭。那樓上就是宿舍。房間裏有三張床，那相對的兩張床上帳子還垂着，主人公還在溫暖的被窩裏。對窗的一張，已經掛起了一邊的蚊帳，那位克昌先生素來以勤懇出名的，這時當然已經離開床頭，可是他並沒有和往年一般的伏在桌上臨「柳公權」，例外的面着窗子立着。有一小塊玻璃被拭去了水氣，克昌先生正從這一小塊比較清楚一些的玻璃上，對着迷茫的天空呆望。神色頗有些像窗外的天空，沉鬱而又呆板。似乎有些心事，其實也的確有些心事。他已經有了家累的人，一個人的收入要負擔着妻子，兒女的生活，實在太不容易。時近歲暮，等待他料理的不是學校裏的結束事宜，却是他一身的債務。他不能像他同房間的兩個朋友一樣，因為他們只有自己一個人；他們可以快樂的過日子，他却只有恐懼。——無涯的愁苦壓得他瘦削了面龐，花白了頭髮，近日來更覺得身體的某一部分有些說不出的不舒服。雖然他也只有二十六歲的青年。

然而他還是幸福的；他有這兩個要好的朋友。三年來的

同事，感觸已經到了水準以上。什麼困難的問題，他可以跟他們商量。他們會給他超越平常的幫助。他轉過身體感激地注視一下東邊的一張床，那是本校的教導主任洪年先生的床舖；洪年先生會替他在校長面前說過三次的勤懇，因此他也就和洪年先生一樣地接連三個學期的加薪；這是難得的，全校十五個教師就只有他和洪年先生得到了這樣優渥的待遇。他感激得暗地裏流了幾次的淚。今天，他一起想，他的眼眶又有些潤濕了。他用帶有淚光的眼睛移到西邊的一張床上；那張床的主人公是年輕的小弟弟羅君先生。這是還帶有三分天真的大孩子，終天是快快樂樂的一個人。只要克昌先生一講起經濟沒有辦法的時候，羅君先生總是囊袋裏所有掏了出來，塞到了別人手裏，從沒有計算過一次，因此往往自己也就虧空了債。克昌先生受到了太多的恩惠，心裏總覺得有些對不起人家。然而人家却是無憂無慮的，從沒有向他嘆過一口氣。

克昌先生不敢再想下去，頭兒已經有些昏重了。趕緊坐上了自己的案頭，拿出了洪年先生昨夜給他的休業式的秩序單，用他的「柳體」一筆不拘地照抄到整張的白報紙上，預備今天上午舉行休業式時應用。

他對自己的字常常用微笑去欣賞的；寫了一行他總是微笑着倒了頭端詳了一會，再寫第二行。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會忘記了一切，就是下面小天使嘩啦啦嘩啦啦的歌聲，他也像沒有聽見。

然而那嘩啦啦嘩啦啦的歌聲已經送進西邊的床裏。「去年今

日仍如舊」，羅君先生的心頭一跳。被窩柔軟溫暖得使人沉醉；左手摸向床裏，一陣滑膩的感覺；十歲的孩子——榮芳正依偎在他的身邊。他撫摸着榮芳胖胖的身軀，惺忪的睡眠斜睨着睡意正濃的臉蛋兒上的兩塊紅暈，莫名的衝動使他轉過頭去印上了一個輕吻。他閉上了眼，他的身旁似乎不是十歲的孩子，而竟是那孩子的姊姊了。姊弟有着一樣的容貌，也許有着一樣的性格。榮芳真是一個多麼溫柔的孩子，也比同樣年齡的孩子更懂事。當冰冷的嘴唇落到他的臉上，他像從夢中跳了醒來；一開眼，立刻掛上了一個嬌笑，轉過身來，用兩手圍住了羅君先生的頸項，輕輕地在羅君先生的耳邊噓了一聲「好哥哥」。那聲音，在羅君先生覺得是甜的；這正是他夢中常在圍繞着的一個甜的稱呼；他閉住了眼睛在體味。同時他也用雙手抱住了榮芳嬌小的身軀，在紅暈的面龐上不住地吻着。

孩子是懂得人家對他的熱愛的，更何況是羅君先生，簡直比自己家裏的姊姊哥哥好上不知多少倍。他願意離開母親的懷抱，他白天晚上都依偎在羅君先生的身邊。已經不是單純的師生的關係，他就親密地在別人背後稱呼一聲「好哥哥」。可是這稱呼不能讓校裏的旁人聽見，尤其是對面床裏的洪年先生。否則，洪年先生會刮着他的面龐，嘻嘻地說：「不害羞，還沒有到時候啦！」他沒有懂得這句話的意思，然而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而羅君先生一聽到這句話，總是紅着臉追着別人，像尋相打的樣子。這也會使榮芳覺得奇怪的。因此，他希望知道

這句話的意思，他曾經三問過他媽媽，媽媽只是白了他一眼，叫他不許多問；他再去問他姊姊，他姊姊却紅着臉罵他「小鬼」。他更覺得模糊了。他更想問麗君先生，可是沒有問出口來。因此，只覺得「好哥哥」的稱呼有些神秘，就也只有睡在床上依偎在被窩裏的時候，在麗君先生的耳畔輕輕地叫了。他感到麗君先生對這稱呼是非常愉快的，有時他偶然忘記了，麗君先生也會輕輕地提醒他的。尤其每當用這稱呼叫了一聲，往往會使麗君先生多吻幾下，就可以證明這稱呼對麗君先生一定歡喜的。在床頭，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在麗君先生的耳畔輕輕地嬌嬌地喊着，去換得麗君先生更深的撫愛。

「好哥哥，聽，下面誰在唱歌，……」

麗君先生還是閉着眼睛，好像仔細地聽着下面的歌聲。這真是太舒服的一刻；他不願意放過這最甜蜜的一刻。「去年今日仍如舊」，不錯的，一年前開始依偎在身旁的榮芳，一年後還是依偎在身旁。去年的今日，也正是飄着雪花，在雪花的逐漸堆積中，榮芳也就一分一秒的接近自己的身邊。這真是太順利的一年；沒有白過。日子在作麗君先生的證人，去年的寒假休業式在風雪中舉行過以後，榮芳的家裏開始跟學校裏老師們結了緣，一天一天的，老師們的足跡在榮芳的家裏堆積了起來。不過說是老師們，其實也就只有三個；洪年先生和克昌先生輪流着伴了麗君先生光臨到榮芳的家裏。榮芳的家常是溫暖的，讓人們感不到拘束或者寂寞。一個母親，一個姊姊，一個哥哥，連榮芳在內，也只有四個人。

家裏的經濟情形相當富裕，祖上遺留下來的錢够一家人舒服的生活而有餘。母親又是一個並不固執守舊的老婦人，她喜歡熱鬧，會喝酒，也會打牌，在這樣情形之下，老師們的光臨是會受到意外的歡喜的。哥哥和姊姊在本鎮小學裏並了業，也就留在家裏陪母親了，不是沒有升學的能力，而是沒有升學的必要；好哥哥就在外面開濟的一爿雜貨店裏管管賬，姊姊正可以陪着母親度過這悠長而寂寞的歲月。

榮芳在家庭中當然是最寵愛的一個。榮芳能得老師們青睞，母親的心裏是愉快而又光榮的。爲了榮芳，也爲了暮年的歡樂，母親是竭誠的招待着來賓。同時來賓中更有選擇作爲自己快婿的對象；這意思的滋長，對來賓的親熱也就跟着時日在進步。

譯寶貝似的榮芳跟着來賓中最年輕的麗君先生睡在校裏，雖然是出於麗君先生的提議，出於女兒戀的慾念，而做母親的却是一個試驗的題目。假使在榮芳身上的答案是正確的話，大概別方面做母親的也可以放心了。麗君先生撫愛着榮芳，正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因此也就不無因的。

日子是已經過去整整的一年了。下面休業式的歌聲在耳畔響起來，榮芳的「好哥哥」的呼聲又是一天親熱一天；溫暖的被窩裏有着溫暖的回憶，也有着更溫暖的憧憬；眼前的一刻，是「希望」躺在自己的懷裏，手指接觸柔軟的皮膚，嘴唇吻着紅暈的面龐，閉上了眼睛在體味着，心是沉醉的。

「好哥哥，這歌我也能唱：去年今日仍如舊……」

對面的床裏突然起了一陣笑聲；洪年先生早已醒過來了

「哈哈，不要太有趣了！還沒有到時候呢！」

榮芳趕緊把頭鑽到了被窩裏，臉兒貼在麗君先生的胸前；吃吃地笑。麗君先生一邊拍着榮芳的背脊，一邊是含糊的說：

「老鄭又來了，別開玩笑……！」

下面也許還有幾句話，可是別人是聽不清楚了，聲音好像從洞裏傳出來的，像在對榮芳說，也像在對自己說；其實說的什麼非但榮芳聽不清楚，就是自己也聽不懂。麗君先生常是這樣的對付人家的玩笑；也許是怕露為情。因此接下去是洪年先生更爽朗的大笑，克昌先生也從鼻子上抬起頭來附和着笑了幾聲。

笑够了的時候，洪年先生披着衣服起身了。首先走到桌子旁邊看了一下克昌先生的「柳體」秩序單，在別人的背上輕輕地拍了三下。克昌先生也懂得這是贊賞他的「柳體」，搓着凍紅了的雙手，感涕而又怕羞似地輕輕地喘着氣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還早呢，老鄭為什麼不再睡一忽？」接下去又用探詢的眼光注視着對方：「老鄭，沒有錯吧？」

對方早已走到門邊，開了門在大聲地喊：

「阿三，險水……什麼，險水到現在還不拿來！」

回過身來，看了一下克昌先生的床鋪，皺了一下眉；然後慢慢地向着克昌先生：

「我是，克兄，歡喜說老實話。起來了以後，洗臉，鋪

床，最要緊。你，就是這個脾氣不好。自己的邊幅就太不注意。秩序單慢一步不要緊，總來得及！……！」

「話不是這樣說」，麗君先生的話從帳子裏飛了出來：「這就是先公而後私的，正是我們克兄的美德！……！」

「哈，又有你的話了！」洪年先生一個箭步搶到麗君先生的床前，正預備揭開帳子來的樣子：「不要忘記，榮芳還在你的床上呢！你知道，還沒有到你強嘴的時候！」

大概麗君先生的臉兒又紅了，雙手緊緊地捏住了帳幄，吃吃地含糊地懇求着：「不要動手！老鄭，你又來了……！」

下面的話當然還是聽不清楚，而洪年先生的手也已經放開了，打了一陣哈哈，拖着另一句話：

「是不是，「別開玩笑」？哈哈！……！」

克昌先生也就在這個時候吃力地笑了。可是克昌先生也記起上次爲了自己女兒病了的時候忘記寫了一次「週訓」，曾經給洪年先生埋怨了一陣，說自己爲私忘公的那一回事，覺得有一點兒委屈，也覺得這時候不應該再笑；然而習慣了的笑聲，還是從喉裏發了出來。同時，他也想到這是洪年先生的老脾氣，洪年先生老是這樣想到了就說，說了也就算了的「直爽」性格，自己是洪年先生的好朋友，這樣，正顯得朋友的好，怎麼可以因此而不痛快呢？

克昌先生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覺得有些對不起老朋友，因此，趕緊立了起來，對洪年先生作懇求寬恕的一瞥，就走向床前去整理自己的被鋪。

而洪年先生的確已經忘記了剛才的說話，專心一致地在

剔他的牙齒。突然間又帶了滿嘴的白沫，走到了自己的桌子的前面，開了抽屜，像在找尋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

校工阿三已經拿了洗臉水走上樓來。倒好了三盆臉水之後，走到洪年先生的床前，開始替洪年先生整理床舖。這是老規矩，洪年先生的床舖是山阿三整理的。據說這是校長吩咐的，因為洪年先生比較忙碌。而洪年先生對了老朋友也說：

「這，真是有些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哈哈！」

接下去洪年先生就一再聲明，這絕對不是自己的意思，因為這有些對不起同房間的兩個老朋友的。

克昌先生認為無所謂，這一點是洪年先生應該享受的特別權利，因為洪年先生是教導主任；校長的床舖不也是阿三整理的嗎？而麗君先生就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就連洪年先生再三的聲明也沒有聽到耳朵裏。

麗君先生已經從床上起來了。現在正在替榮芳穿衣服。

這也是習慣，榮芳的衣服一向由麗君先生穿的。這一點時間可不短，據洪年先生準確的計算過，正和克昌先生早晨的臨「辦公桌」所費的時間相同。麗君先生可從沒有覺得這時間太長，也許反覺得這時間的有限；假使能夠長此以往，大概麗君先生是不會厭倦的。

麗君先生一邊在替榮芳扣鈕扣，一邊在輕輕地問：

「冷嗎？榮。看，外面依舊在飄雪呢！要不要阿三到你家裏去拿件衣服？」

榮芳祇是搖了搖頭。眼睛却呆望著窗外的雪花。心裏像

在想著另一樁旁的事情。

然而洪年先生正當這時闕上了抽屜走過來了。他笑嘻嘻地注視着麗君先生，頑皮地說：

「要阿三去拿衣服嗎？今天是舉行休業式，怕沒有這樣的閒工夫！」

「這就是『先私後公』啊！」麗君先生也頑皮地說。

「又要強嘴了！是不是，榮芳？你看我責罰你的『好哥哥！』」洪年先生說着，突如其來的把吻吻落到了榮芳的面上。

榮芳要避也來不及，臉上塗滿了牙膏的白沫。麗君先生的臉上却是一陣紅暈，接着又是一陣蒼白的顏色。心頭像受了傷。隱隱地作痛。這比無論什麼責罰都厲害，麗君先生的眼睛裏幾乎冒出火來。然而沒有等麗君先生發作，洪年先生早已拿了一塊熱氣騰騰的面巾走過來了，滿臉笑嘻嘻地說：

「對不起，麗君兄，不要動氣，我開的玩笑！向你陪罪了。榮芳，對不起，鄭先生和你開玩笑！」

「一連串的『對不起』，一連串的『開玩笑』，麗君先生要動火也無從動起。趁勢奪過洪年先生的面巾，向地上丟去：

「誰要替你做餅的面布！」

說着，就將了自己的一塊面巾，輕輕地替榮芳揩去了臉上的白沫，又輕輕地說着：

「榮，以後不要睬鄭先生！」

榮芳當然無所謂動氣，也並沒有覺得鄭先生過分的討厭

，只是看了麗君先生着急的樣子，心裏也難免有些不爽快的感覺，同時，也覺得這是麗君先生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因此，聽了麗君先生的話，也就柔順的點了一下頭。

可是，當麗君先生在洗臉的時候，洪年先生背地裏靠近榮芳的耳邊輕輕地說：

「榮，鄭先生歡喜你的緣故啊！」

榮芳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講到歡喜，校裏的老師們誰不歡喜自己，有意無意地，自己的臉兒常常會給任何一個老師們撫摸一下的，然而，榮芳也分別得挺清楚；假使把歡喜也像學校裏的年級一般的分別起來，那麼最高的「六年級」當然是「好哥哥」，誰也奪不去的。同房間的兩位老師，因為也常常到自己家裏去玩，和自己比較接近，應該屬於「四年級」的階級。而其餘的老師們那只好算作「二年級」了。

也有連「一年級」也够不上的老師，那就是這裏的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老是一本正經的，常像有了不得的大事情在他的腦子裏。不要講學生們沒有親近一下的可能，就是像老師們，據自己平日的留意，除了那洪年先生有時能夠看到校長的一張笑臉之外，別的老師就連談話的機會也不大發見，這在榮芳，當然並沒有什麼希罕，他真也不大歡喜看到這位校長先生。

榮芳有時也會把洪年先生跟「好哥哥」放在一起作一個比較，這大概總是在洪年先生背着別人輕輕地對他說：「鄭先生歡喜你的緣故啊」之後。可是他總覺得洪年先生是不大容易親近的。洪年先生往往到了自己家裏的時候，就特別喜

歡起來；就是給自己吃一些東西，也往往在自己母親跟前。那時大概每一個人都要吃到，甚至連家裏的傭人們。而在學校裏最多是現在一樣的吻了自己一下，再輕輕地說上一句就算了。這一點和好哥哥却是相反的。因此無論怎樣總是覺得和「好哥哥」要好。

然而最近，榮芳有一點小小的困難放在心裏。那就是最近來自己的母親和姊姊常常對自己說：「鄭先生也待你好啊！」意思裏好像要自己對鄭先生也要對「好哥哥」一樣要好。那是一件太難的事情，即使要好也像無從好起的樣子。因此母親和姊姊面前只是點了一點頭，不願意說一句話；而在校裏，在「好哥哥」的面前，那就提也不提起了。榮芳是一個比較懂事的孩子，他懂得「好哥哥」是不願別人分去自己的要好的。

現在，因了洪年先生一句話，幾個念頭又在榮芳的小腦子裏跑了一次馬，然而，真的，洪年先生早已洗過了臉又在抽屜裏自顧自找尋什麼東西了；房間裏有沒有一個榮芳似乎早已忘記。而麗君先生却正在招呼榮芳洗臉。

麗君先生替榮芳洗臉也要費去近十分鐘的時間。最後一層雪花粉塗上了榮芳的臉，再趁別人不注意的當兒，這層輕輕地落上一個香吻。接着又閉了一下眼睛，微微地笑了笑，嗅到了這層一種香味之後，麗君先生就特地在本鎮所有的百貨商店裏跑了一次，把數十種的雪花粉都嗅了一下，然後揀定了這一種。而這一種就一直繼續着使用到現在。可是

究竟是不是和榮芳家裏的香味出於同一種牌子或種類，到現在還是不能確定，他不好意思問人家，就連榮芳面前也有些不敢提起。他覺得這是一個秘密，他不能讓人家知道。

樓下的聲音更複雜了，大概時間已經不早。洪年先生抽屜裏的東西已經找到，是一張上夜預備好今天要作報告的摘要。當麗君先生攏了榮芳的手預備下樓的時候，洪年先生却把他叫住了。

「讓榮芳先下去吧！」

麗君先生沒有回答，立在樓頭注望着榮芳一步一步跨到了樓下，再看她沒入了學生羣中，然後沒精打采地回進房中。

沒有問有沒有什麼事，只是用雙手裊住了後腦倚臥在床上。眼睛照例又閉上了。洪年先生要想笑，可是沒有笑出聲來。突然間，麗君先生又從床上躍了起來，認真地對着洪年先生說：

「喂！老鄭，我警告你！你不能常開玩笑。……而且，你就也不能欺喜榮芳，榮芳是我的。……你不能奪！」

話是說得相當嚴重的，而且聲音裏如果仔細聽來也好像有些顫抖。洪年先生知道對方的老病又發作了。這是一年來常常有的，洪年先生並沒有覺得奇怪。只是從淡地回答說：

「誰要你的榮芳，放心吧，榮芳永遠是你的。」

「然而……」

「然而什麼呢？然而是個男孩子是不是？否則，你不妨可以……」

話沒有說下去，麗君先生的臉兒早已鐵青了。玩笑不能再開，而且今天還有正經事情，因此就走向麗君先生的眼前，誠懇地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沉着地說：

「好吧，不要再自尋煩惱。一切我都明白，你也不用多說。我們是三年來的好朋友，難道會不幫忙嗎？開玩笑的事情你不必認真，誰也難免愛你所愛，而且也沒有人能奪去你的所愛！」

麗君先生比較平靜了一些，可是沒有說話。洪年先生又接下去了：

「孩子，你竟是一個大孩子，朋友假使不幫你的忙，誰願意老是陪着你呢！」

然而這也正是麗君先生所憂慮的。過去，困了自己的怕羞，每到榮芳家裏總要人陪了去；然而同去的機會一多，自己和別人，在榮芳家裏的地位又太相同了。太相同的結果，麗君先生是不敢想像的。他用疑慮的眼光看着對方。

洪年先生的心裏有些好笑。同時，他也沒有心思再和對方談這些空話了，因此他趕緊再接住自己的話說下去：

「好吧，以後我和克昌先生少到榮芳家裏，你一個人去，那總比較妥當了。是不是？……現在我們談正經事。總之，這個問題你可以放心！」

洪年先生說着，不管對方同意不同意，就掉轉了話頭：「我要你甯個忙，就是學生假期作業的支配還沒有計劃好，請你立刻去代我計劃一下，油印一張，休業式後分給學生。好不好？甯一個忙？我實在忙不過來！」

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關於洪年先生的事情，一大半原是由麗君先生代勞的，這一點在麗君先生算不了什麼。他愈覺得人家要他幫忙，他就愈高興；因為人家也就可以幫他的忙。

他相信這個真理，因此他似乎放心了，感歎地看了一下對方，似乎含着滿眶眼淚走出了房門。洪年先生目送他的背影，覺得又可笑又可憐。一下子心裏動了一下，好像自己的心在什麼地方碰了一下似的，有些動搖而又微痛。然而另一個念頭很快的襲上心來，那是一個美夢似的憧憬。這憧憬有着自己愉快的將來，自己不能因了一時的情感衝動而遺忘的。因此他略略地注視一下自己手頭的一張向學生報告的摘要，即刻塞到了袋裏，接着就坐到了自己的桌子旁邊，開始寫一封信。這封信用的是一張粉紅色的信箋。

二

休業式有校長先生的報告，關於一學期的大事，佔去了十多分鐘；接下去是洪年先生的一番關於教導方面的報告和訓話，足足佔去了一個多鐘頭，孩子們的腳有些發酸，然而還是站得挺直的。麗君先生也被校長請上去講了幾句話，只是短短的幾句，因為他在人羣中發現榮芳已經皺緊了眉頭。

結束休業式在十一時以後了。雪花已經停止，從鉛灰色的雲層裏透露出一絲陽光，照射在紀念台的尖頂上，一閃一閃地有些耀眼。麗君先生正對着這耀眼的白光在微笑。

「榮」，麗君先生低下頭去對站在身旁的榮芳說：「天

晴了，你覺得高興嗎？」

榮芳暫時沒有回答。隔了約摸有一分鐘，突然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輕輕地說。「寒假裏怎麼樣？」

麗君先生最懂得榮芳的小心，他已經明白了榮芳的意思。轉過身來，用右手撫摸着榮芳的臉兒含着笑說：「還不一樣嗎！我和鄭先生是留在校裏的，你，當然也和沒有放假一樣。好不好？榮！」

榮芳只是點了點頭。四周顯得非常靜寂，孩子們的歡笑聲已經聽不見了，幾個同事大概都在辦公室整理什麼東西，房間裏就只剩了麗君先生和榮芳兩人。麗君先生當然最愛這一個局面，這一片天地都是自己的。而且有時他竟會幼稚而殘忍的想：「來一大隊飛機吧，痛快地在這小鎮上轟炸一次；有關係的人都炸死了，連自己只剩三個人，該是多好！願意在荒墟中快樂的生長。」

這當然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因此對這短促的寧靜的局面更覺得寶貴。他更不願意多說話，靜靜地端詳着榮芳的臉；在榮芳的臉上，他可以幻想出許多美麗希望。

榮芳雖然是一個愛靜的孩子，然而對這沉寂得連一二聲昆蟲的鳴聲也聽不到的環境，心裏忽然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怖。

「好哥哥」，榮芳更握緊了麗君先生的手，半個身子倚在麗君先生的懷裏：「到我家裏去吃中飯吧，這裏沒趣！」麗君先生從幻想裏清醒過來，來不及再加思考，隨口回答說：「好吧，吃了中飯再去。」

榮芳提議要到家裏，這當然是最好的機會。這天下午，因為是放假的第一天，各人的心裏都覺得非常輕鬆，再加克昌先生下一天就預備回到十里外的家裏去了，要作一個短短的別離；因此他們三個好朋友就預備好好兒利用這個下午。

是榮芳提議，是麗君先生急急地附議，洪年先生就微笑着表示了贊成，克昌先生雖然覺得全身不大爽快，然而還是照例地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又做了一次「服從者」。

於是在全體同意之後，大家到了榮芳家裏。

榮芳的哥哥全芳從賬台上立了起來，現出了一個表示歡迎的微笑；接着照例跨出「店堂」，做了領導者。大家就走向「內進」。

一股熟悉的香味遙遙地送進了麗君先生的鼻孔，握着榮芳的手更緊了一些。他老是走在最前，所以洪年先生回過頭來的一笑，他總是默默地接受了下來。

通過了「三進」的邊門，榮芳已經掙脫了麗君先生的手握，連跳帶跑的趕上前去，第一個跳進了門，嘖嘖高聲的喊着：

「媽媽，媽媽！姊姊，姊姊！」

媽媽在午睡，只有姊姊迎了出來。

姊姊也只有十八歲，帶了一點小孩兒脾氣：歡喜把自己打扮一下，却並不愛穿紅紅綠綠的漂亮衣服。她常年穿着素色的衣服，尤其是「陰丹士林布」單衫，頭髮是電燙的，足上總穿着一雙皮鞋，她對人家說，她不歡喜學時髦，因此她

竭力反對女人穿得像一條花蛇一樣；尤其為她反對的是高跟鞋，據說穿了走路太不穩重。

洪年先生微笑着對她說。「那麼為什麼要燙頭髮呢？」「這是經濟時間！」她卻起了小嘴說：「誰願意把上好的時間化在梳頭髮上！你們真不會知道。」

這倒也許是真的，她每天起來對付頭髮的時間確實很少；最多費時間的還是洗臉。然而她有理由：這是衛生！麗君先生非常同意這個意見，洪年先生却總是固執着說：「女人總是愛漂亮的！」

而且洪年先生說時總要拖着一大串豪笑；眼睛老釘着對方不釋。對方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暈，像生了氣。但結果還是嫣然一笑。

在這樣的場合下，麗君先生感到最難受了。他真想愛笑話說過了分，動了真氣。自己又不會說話，當了她們面前，簡直像初出窠的新娘。因此他只能用眼光幾次的向洪年先生示意，然而洪年先生依舊和沒有看見一樣。還是豪笑着，還是大聲地說：

「女人總是愛漂亮的！」

麗君先生可真急壞了，於是只能壯着胆子說：

「喂！不談這些好不好？好不好？……換一個題目！」

喃喃地有些說不下去，自己的臉兒先紅了。於是洪年先生「適可而止」，只是對麗君先生扮上一個鬼臉。榮芳的姊姊也說無可奈何地坐上了壁角裏的一張椅子，默默地低下了

頭。

一下子四周沒有了聲音，只聽到長台上那口提鐘的「的答的答」。大家似乎都在等待麗君先生「換一個題目」，然而麗君先生老是換不出題目來。只是在搓着悒悒在懷裏的榮芳的小手。

這樣一個難堪的靜寂還是由洪年先生來打破：

「好吧，我們請伯母出來打牌好不好？」

打牌對於麗君先生並不歡迎，但不打牌又怎麼辦呢！麗君先生再也不想不出有什麼別的事可做。何況打牌還是榮芳的媽媽特別歡喜的事。因此麗君先生首先點頭，嘴裏是一連串的「好好」，表示非常高興。

榮芳的姊姊却在壁角裏說了：「沈先生，你真是——不要和鄭先生打牌，哼！……」

「不就不打，我原預備核裏去了」，洪年先生一邊微笑着說，一邊從椅子裏立了起來：「克昌兄，走吧！」

克昌先生根本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是昏昏沉沉地跟着大家吃力地笑過幾次。他不知道為什麼要笑，他也沒有聽明白人家的話，在他的心裏只有兩個字：「年關」！

現在，克昌先生聽到自己的名字在人家嘴裏落出來，全身似乎一震。他莫名其妙地跟着洪年先生立了起來，也和洪年先生一樣的浮上一個微笑，接着又乾咳了三聲。

這應該是麗君先生說話的時候了，可是他趕緊放開了榮芳，也從椅子上站起來說：「早咧，打八圈牌一同回去吧！」又轉向克昌先生：「克兄，你也亂鬧忙了！真是……」下面

的話可又說不下去了，只是「哦哦」的幾聲。

克昌先生這才明白了還沒有到真可以回去的時候，就接下去對洪年先生說：「還早，還早，老鄭。……哈哈！」一邊說着一邊又向四周一看：「真的，我多糊塗！伯母還沒有見過，咳，咳，怎麼可以走呢！……咳！全芳弟呢？什麼也不見了？你們真是，咳，咳，……哈哈。」

壁角裏來了一陣脆笑，是榮芳的姊姊；空氣又活躍了起來。麗君先生也鬆了一口氣，趕快推着榮芳說：「榮，去請你媽媽來打牌吧！」

麗君先生當然希望空氣活躍一點，然而多少又有些怕。這正和麗君先生常常到榮芳家裏而又怕見她們一家人一樣。

麗君先生目送着連跳帶跑的榮芳的背影，好像受了人家欺侮之後的委屈又滋長在心頭。移過眼光對着黑角裏一瞥，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幾乎連輪廓也看不清楚，想要發現一點面部的喜嘆當然是不可能。然而自己的目光確實不能長注在那裏，不得不無可奈何的移到了地上，那是幾塊帶着暗綠色的方磚；克昌先生的脚尖正在方磚上無聊的測着，那專心的程度，似乎不下於每天早晨的臨「柳公權」。麗君先生還是茫茫然的並沒有什麼感覺，只是下意識的由脚尖上把目光移到了對方臉上；那是一張多麼慘白的臉。

這倒給麗君先生的心頭一個震盪。那臉色慘白得簡直有些可怕。眉頭緊皺着；一雙下垂的眼睛也像失了神。失去了血色的嘴唇似乎在顫抖着。原是一張看熟了的面龐，今天却

更顯得有些異樣。

生活的重擔壓得一個人喘不過氣來；克昌先生差不多已經被迫到了人生的盡頭。從沒有爲經濟而憂慮的麗君先生，陡的製上了一個恐怖。這不說自己的「前車」嗎？同樣的沒有恆產，同樣的職業，所差的只不過是「家」而已。日夜夢想着的一個「家」，難道一定換得如此可怕的一張慘白的臉嗎？真有些不敢想像。

趕快打斷了自己的思路，輕輕地從窗裏落出了一句話：「克兄，有些不舒服嗎？」

對方抬起眼來，向着窗外又在陰暗下去的天色，茫然的點了點頭：

「有一點吧，一向都是如此；咳，咳，只是近來似乎更壞了。……」

底下是低微到使人聽不到的一聲喟歎。

洪年先生想要說什麼話，却没有說出來，依舊是麗君先生接了下去：

「其實，克兄，你真應該好好兒作一個長期休息！」

「真的，我早有這樣一個意思；」洪年先生似乎來不及的說：「否則，這句話也不便說，好在我們三個人是……。」

又有些接不下去了。照理是很普通的「好朋友」三個字，然而這三個字一天一天的異樣起來。到最近要說到這三個字，就像非得停頓一下再接下去不可。今天更不能例外。

於是洪年先生笑了一笑，說話就連續了起來：「好在我們三個人是多年的朋友。究竟是身體要緊！」

克昌先生感激地向着兩位老朋友看了一眼，鼻尖起了一陣酸意，眼眶裏也有些潤濕。低下頭去，又是輕輕地却又深深地一聲喟歎。

壁角裏起了陣悉索聲，黑影在慢慢兒移動了。沉鬱的空氣裏似乎平添了許多氧氣，使人的呼吸又暢快起來。克昌先生也移動了一下坐着的身體；麗君先生趕緊在注視黑影移動的方向，面部自然地起了一片紅雲，羞愧與不安代替了恐怖和憂慮。洪年先生已經從椅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輕輕地對着黑影子說，幾乎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對着寵愛他的媽媽似的：

「噯，慧芳小姐，……噯，蜜司陳，來吧，到亮一點地方來坐坐吧；好不好？好不好？」

回答他的是一陣輕笑；似乎是冷冷地却又是嬌嬌地。

麗君先生也說上一句話，然而沒有等他思考得妥當，命運之神似乎有意作弄他似的，從外面突然來了一個人。那是近一個月來常常來找洪年先生的人。據說也是洪年先生的好朋友，是從縣裏來的，洪年先生曾經介紹過，是一個縣政府裏的什麼職員。

洪年先生趕緊迎了上去。那個人似乎很性急，只立在門邊，沒有向大家招呼。等洪年先生走到他面前，立刻一個向後轉；洪年先生只好跟了出去。

手下了這裏三個人，又回復了寂靜。慧芳小姐真的走到了光亮的地方，臉部依舊是那個淺笑。眼光落到了麗君先生的面上，笑意似乎更濃了；並且還好像帶一點什麼「眼

色」。那是有一點懇求和誠懇的眼色！

麗若先生對這個眼色了不得地清楚，也許每，麗若先生完全的說話一樣。這個眼色往往在面前只有麗若先生或者就今天天似的旁邊留着一個常浸在沉思中的克昌先生的時候才可以發現。在這個眼色透露之後，大概總有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了。

今天當然也是如此。慧芳小姐已經慢步走向了天井。

麗若先生對克昌先生斜視了一下，克昌先生正合上了眼睛，似乎在瞌睡，於是也就輕輕地立了起來。

天井中是一片積雪，潔白得很可愛。幾枝梅樹的花瓣上，也點綴着幾顆白星；紅意似乎更少了。慧芳小姐立在梅樹下，對着樹梢出神。麗若先生踏在幾個玲瓏的足印裏，小心地走了過去。

「慧，……」下面的話很難說。蘊藏在心底的原是一句喃喃地永遠說不清楚的老話，然而今天却更缺少了勇氣。低下了頭，用足尖在撥着雪屑。

慧還是仰着頭茫茫地對着樹梢；要說的話果然早已決定，而且還是三個人以上的商議的結果，自己也負着三分主動的責任；可是，在技術上也不得不顧到一點。對面站着的是麗若先生，永遠是這麼認真的一張面龐；如果出於嘻笑的口吻，在慧要覺得輕鬆得多，而且更是極平常的幾句——在慧覺得平常得像說自己不愛裝飾一樣的平常。

這麼一個時間在慧總認為是一個難堪的時間，她老是受不住這樣的寂寞。然而一根柔絲竟纏住她一年了！這根柔絲

也多少會給過她一點快感，可惜這快感隨着時間飛逝了。強烈的刺激在慧更覺需要，句句話總是直投到自己的心裏。於是慧的笑聲一天比一天，柔絲的效用終於減低了，現在已到了掙脫柔絲的時候！

這要來了一陣興奮。凝視着樹梢的眼光英勇地落到對方的臉上；那個真是一張可愛的臉！雪白裏透露一點紅暈，像樹梢的梅瓣。慧貪婪地注視着，注視着，最好是落上一個香吻。然而那可愛的臉却是這麼認真的一張臉，而且永遠緊鎖着那眉尖，給予慧的是一陣威脅。慧的心頭一跳，險兒也有些熱辣辣的感覺。自然地浮到喉頭的笑聲再也節制不住了，拼命的咬緊了嘴唇，那「吃吃」聲還是從牙縫裏偷跑了出來。

麗若先生低垂的頭拾起來了，呆呆地；要想透露一點笑意，却做不起主來。慧的眼光趕緊逃到了梅樹梢上，一隻右手自然地攀住了梅枝，拼命的搖動；片片雪花一下子飛舞起來，飛滿了兩個人的頭上。麗若先生雙手在招架雪片的當兒，慧鬆弛地笑了起來，才感到一點爽快。

笑聲飛到了克昌先生的耳中，克昌先生張開眼來向天井中一望，旋即回復了原狀。他像入定的和尚，什麼都引不起他的注意。

當慧芳笑够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的臉上掛着許多水點，用手帕輕輕地抹了一下。麗若也正在一邊揩拭水點，一邊奇怪地望着對方。

他覺得應該說上幾句話了。

「你真洵氣，慧！……」

「哈哈！小孩子教訓起人來了！難為情！」慧帶着笑聲說着，麗君先生的臉真的紅了。

「我說」，還是慧接了下去：「你真是一個小孩子！話總是吞吞吐吐，說不清楚。其實，你的意思不說我也知道。」在這裏停頓一下，話聲也變成嚴肅而低沉：「這樣下去是沒有辦法的！」

「哦！沒有辦法……」麗到幾乎站在咫尺的慧也聽不清楚。

「我說是：再這樣下去會沒有辦法，」慧掠一掠額前幾根頭髮，正經的說。這正經在麗君先生的記憶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麗君先生用焦慮的眼光看着對方，等待說話的繼續，然而沒有。

沒有！麗君先生的心簡直急了。於是用了萬分的勇氣迸出了一句：

「那麼，你說，……怎麼樣？……」

慧用眼光遙視着天邊，用憂慮的聲調說：「你該知道，母親最近很有些反對，反對我們的太接近了。你看，母親不是到現在還沒有出來嗎？連榮芳也留在裏面了。真是，唉！……」無盡的感慨拖在這「唉」字的後面。

麗君先生開始恐怖了。似乎有誰把自己向深山中一竄，將不知沉向何處！頭腦有些昏昏然，麗究竟也軟軟地有些支持不起自己的身軀，趕緊伸起一條臂膀撐在旁邊的梅樹上。

廳上傳來了脚步聲，接下去是洪年先生的說話聲；慧趕緊用手向麗君先生一個示意，輕輕地急促地說：

「你也不用憂，我已想好一個辦法。——好吧，明天上午你一個人來一次！」

不等對方回答，一個轉身，輕盈地向廳裏走去。剛跨近門檻，麗君先生已經聽到一陣脆笑。在笑聲裏似乎還有一句話：「哼！鬼鬼祟祟的和朋友談了這麼久！」

這當然是慧對洪年先生的話。想像中慧芳一定帶着一個跳舞的姿勢，像太陽中的小鳥。

麗君先生呆呆地站着——不知有幾分鐘。直到自己的手被一隻柔軟的小手牽着時，才像漸漸醒過來的向旁邊一看，原來是榮芳。

心頭有些空虛，只好把榮芳的小手握緊了，使榮芳感覺到有些異樣。

「好哥哥」，榮芳輕輕地說：「到裏面去吧！」

這是多熟悉多甜蜜的一聲！不知再能够聽到幾句，麗君先生不敢想像下去。含着快要滴下來的淚點，握着榮芳向廳門走去。天井中的雪印已經狼藉了。

三

那天沒有打牌，榮芳的媽媽就是身體有些不舒服，連廳上也沒有跨出來。關於打牌，在他們三位先生都無所謂；克昌先生更認為是一種苦痛的應酬。就是麗君先生也不過把它作為延長時間的方法。然而那天，當他們跨出榮芳的家門，

似乎都沒有帶回一點和往常一樣的愉快。克昌先生已經有些支持不住自己的身體，額角上覺得有些發熱，也不知是不是受了一點寒，那當年拖着的咳嗽，又突然厲害起來。洪年先生也蹙緊了眉頭，好像藏着偌大的心事似的。

心境最惡劣最不寧靜的當然是麗君先生。他幾乎一變了平常的態度。在往常，留在榮芳家裏，即使大家說得熱鬧愉快，他始終保持着沉默認真，兩頰也老是紅紅地。然而每當一跨出大門，至少一半的天下是屬於他了！他嘆氣，他癡笑，他怪克昌先生不肯再繼續「八圈」，他恨洪年先生太過於頑皮……即使來了一句話還是不能讓人家聽個清楚，可是像那天一直低着頭好像在數着自己的脚步那樣的情形是不會有的。

那天，確實不同得很厲害。雖然榮芳還是牽着手在並走着，竟連問一聲「冷嗎？」也沒有。對着克昌先生搖擺着身體很吃力地一步挨一步，也像沒有看到一段不短的路程，三個人沒有一句話——榮芳也竟一聲不響，只覺得那隻攥着的手，沒有平日那樣溫暖，而且有些顫抖。「也許是天氣太冷的緣故，」他曾經這麼想。偶然也會仰起頭來對三位老師偷偷地瞥了一眼，因為時已傍晚，也看不到什麼。麗君先生給自己的滑稽似乎少了一點，他感到一絲兒的寂寞。

榮芳是一個懂事的孩子，空氣的異常究竟也感到的。聽着四個人「沙沙」的腳步聲，他忽然記起過去媽媽的一句話：

「鄧先生也待你好啊！」

似乎有一點不快的預兆，只是在小腦子裏一掠就過去了。他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他看到了克昌先生歪斜着行走的步子，他想到了常聽人家說「酒鬼」的一句話：「走路像割大字」；克昌先生真像在寫大字呢！他幾乎哭出聲來。接着他又想到了克昌先生的「柳體」，他也覺得挺好的。他又想到克昌先生竟會生病了，他又想到……

不等他再想下去，學校的大門到了。同時由一聲嘆氣開始，牽着自己的麗君先生在開口了：

「唉，真是何苦來！老鄧，我們是好朋友了！你老是……」

下面的話橫豎又不能讓人家聽清楚了。在往常接下去一定是洪年先生一大串笑聲，就像早晨起身時也還是幾句俏皮話；而這次洪年先生例外的沒有笑也沒有話。洪年先生真是藏了心事！暴風雨快降臨的時候天色照例是陰沉的，那時洪年先生的心裏也正是如此。

就從那天晚上起，洪年先生真的一天陰沉一天；也許可以說他一天認真一天。在一個星期之內，除了因為看朋友——他自己確確實實這麼對麗君先生說的——到縣裏去跑了兩次之外，就是留在鎮上的日子，校裏也少見他的影子。麗君先生幾次要想和他商量一點問題，可是總找不到一個機會。偶然在校裏碰到了，不是陰沉沉的不大肯開口，就是拖住了榮芳說上幾句玩笑。當然間或也有笑笑的時候。然而總是躲躲閃閃的，不大願意和人家談上幾句長天。說他有些變樣嗎？也許是。麗君先生只能半玩笑半認真的說他「神經

病」！

洪年先生可並沒反對人家稱他「神經病」；他就在這個時候發笑了一次，接着爽性若無其事的走開了。走着，走着，他走到了校長先生的房裏。

校長先生老是留在房間裏的。只要洪年先生會去，挨空的時候就從來沒有過。他老是坐在一張靠窗的寫字桌的旁邊，在看着什麼或者寫着什麼，據說他在研究一個最妥當的「頑劣兒童訓練法」。背對着房門，半身挺的筆直的。一聽到脚步聲跨進了他的門檻，他一下子就轉過身來：

「噯，鄭先生，請坐請坐！」他老是用這般一句話來開場。下面可就沒有了話。臉上浮着笑容，在等待着對方開口。假使對方也沒有話時，他就會一直默默地用這笑容來維持到十分鐘。他是這麼一個有耐心的人。然而也只有對洪年先生，因為洪年先生會待他照顧許多對內對外的事情，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對付自己的研究工作。——真的，他是認真於研究工作的，雖然他老是板着脸不大和孩子們親近；可是當全校中發現了一個「頑劣兒童」的時候，他就要把那個孩子叫到自己房間裏，關上了房門，投去了半天時間，去「完成」一個「實驗」。

半年，一年，……校長先生可沒有厭倦過；他常有新的「方法」發現。這是他最高興的時候；他居然不等對方開口，就用興奮的口吻說下去了：

「噯，鄭先生，你坐呀！」說話中帶着笑音。「這學期可真沒有白過！真的，對『替代法』我已經有進一步的解釋

！解釋！而且，我實驗過。你，鄭先生，要聽我的實驗報告嗎？」微笑着用探詢的眼光在視着對方。

可是洪年先生像全沒有注意似的，一雙眼睛只是直視着天花板。校長先生的話可就沒有辦法接下去；這是感到痛心的事，自己心愛的結晶，竟沒有人要欣賞！於是只能應用他的老辦法，用沉默來維持時間了。

例外的，這相對默坐竟超过了十分鐘。

在十分鐘以後，洪年先生才深深嘆了一口氣。

校長先生感到有點奇怪，洪年先生嘆氣的機會一向是沒有的。於是只好再度的先開口了：

「爲什麼呢？有什麼心事呢？」

「心裏煩得很！」——又沒有了下文。

校長先生再也想不出適當的話。「嘆氣」爲了「心煩」，還有什麼呢！他根本不想探究什麼下文，可是又不得不有急於要知道下文的表情不可！他立了起來，搓着手在房間踱着，表示在研究對方心煩的原因。他的耳朵在聽着窗外簾簾的聲響，腦子裏却在迴旋着「替代法」進一步的解釋。在洪年先生也非常知道「戲」還得由自己接下去「唱」的；這一個「停頓」原是事前決定的計劃。到了適當時候，當然由洪年先生說了：

「校長，坐下來吧」，是很認真地；「事」總得對你說的——只有這短短的兩個星期差假！」

說話有些摸不清頭腦。「替代法」却真的被洪年先生這幾句話「替代」了。於是只好靜靜地坐到了椅子裏。

「聽我說」，洪年先生沉重的繼續下去：「我得到一個朋友傳來的消息，」這裏又頓了一下，「縣裏對你不大滿意！……」

「怎麼？……」校長的笑容一下子收斂了。

洪年先生用快刀斬亂麻的技術，直截的說：「是的，縣裏有更動校長的意思！」

校長的臉色一陣泛白，可以看到嘴唇在顫抖，要說些什麼然而說不出來。經過了這麼一分鐘，才發出低微到幾乎聽不清楚的三個字：

「真的嗎？……」

「不會是假的，為此心裏真煩得要命！」下面是一發深長的嘆息。

什麼都完了！正像一棵小樹培植到快要結果的時候，碰到一個斫樹的人，又不徧不倚的正斫中了這一棵！在校長的確並沒有擔憂自己以及一家的生活問題，他們家裏很可以舒服的生活着。在這麼時代裏，他實在不必出來做什麼事。他所認為最痛心的，就是自己的「實驗」！

「完了！我的實驗！」他雙手捧住了自己的面孔。

突然，一下子從椅子裏跳了起來，鐵青了臉色，握緊了拳頭，眼睛裏似乎要冒出火來的樣子說：「不成！不成！爲了我的『實驗』，我得和他們拼命去！老鄭，你說，誰來奪了我的位置？」

「沒有誰來奪你！」洪年先生幾乎要笑出來，但始終忍住了，更冷靜更沉着的說：「然而，據說縣裏要委任我來繼

續！」

心頭有些晃迷糊；握緊的拳頭放鬆了，全身消失下方氣。在短短的一分鐘裏，至少泄失了一半的知覺。忽然，他像孩子一般的拍起手來。一串長笑之後，拉住了洪年先生的手臂，殷切而又興奮的說：

「是你老兄來繼續，好極！好極！這還不是一樣嗎！老鄭，你可替你老朋友的『實驗』，你趕快去活動！一定要活動到手！千萬不要讓人家奪去！好嗎？好嗎？答應我！快！」洪年先生簡直有些莫明其妙了！這真是太意外的事！於是只能含糊地說：

「這怎麼成呢！即使真的委了我，我也預備去辭謝的。我們是老朋友呀！……」

不等洪年先生的話說完，校長先生已經急得躊躇足說：「怎麼？你要辭？你一定要破壞我的『實驗』嗎？你眞的一點不可憐你的老朋友嗎？你……你……」指頭幾乎點到洪年先生的鼻尖上。

「爲什麼呢？」洪年先生委實有點奇窘。

「不爲什麼，你做你的校長，我關起門來研究！我只要借你的一間房間，借你的學生做『實驗』！這不是很好嗎？」洪年先生才恍然的明白起來，心裏有點兒隱隱作痛；然而他到底微笑着點了點頭，滿足了朋友的希望。

就是這麼着，洪年先生心頭的煩惱已經減去了一半；他望着窗外樹梢的幾隻麻雀的跳躍，一縷從雲層裏偷露出來的陽光，他感到了冬天裏特有的生趣。這特有的生的趣味，給

洪年先生一個人佔有去了。

可是，洪年先生沒有讓自己的微笑停留得太久，緊蹙的眉尖才是現在最需要的。他要把自己的所謂「不如意」在眉尖上顯露出來，這該比說話的成效還大。

於是洪年先生緊蹙了眉尖一聲不響地默坐著。好在對方也是不歡喜什麼「空話」的。照此刻對方的神情估計起來，也許腦力早已集中在「替代法」的每一點解釋上了。

門外起了一陣熟悉的地步聲，區君先生匆匆忙忙的找了進來。一定有了什麼緊要的事；因為隨君先生平素不願意進這間屋子的。

區君先生手裏拿著一封信。只向校長先生點了一點頭，就把信給洪年先生，一邊說：「你看！」

信是克昌先生從鄉下寄來的。克昌先生自從休業式那天從榮芳家裏回到校裏之後，身體確實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真像半年來積壓着的憂慮和辛勞一旦爆發了似的。因此下一天的回到十里外的家裏，只能打破了徒步的常例，雇了一隻划船。

一到家就睡倒了。一星期來病勢雖然沒有什麼變化，然而也沒有一點起色。在非常焦慮之中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他當然沒有閒錢來醫治這老病，何況學期終了又沒有一點剩餘的薪水；年關還不知怎樣度過，對於醫病更不必想起。然而在第六天的晚上他的妻子偶然說起：「你這樣病下去，下學期怎麼教書呢？」這一句話，簡直像一張死刑的判決書，一陣恐怖襲上了克昌先生的心頭，眼前立刻展現了一副悽厲

的圖畫：一隻破廟的角落，一堆破敗的棉絮，一個污垢的鐵罐，幾束零亂的稻草，兩個慘呼號啕的孩子，一個面黃肌瘦的妻子；在中間，橫倒着一個垂死的病人！——那，那就是自己！

克昌先生全身起了顫抖；用着全身的力氣支持起自己的身子。他要跨下床來，他啞裏喊着：「我沒有生病！我沒有生病！」然而他終究倒在床腳下了。

在一聲長嘆之後，兩行熱淚掛到了口邊。

於是克昌先生急於要醫病了。他要妻子揀住了自己的半身，就在床沿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兩個好朋友。

朋友應該討這一封信的。可是區君先生身邊所有的一點錢正在準備着自己一個很重要的用途，他真有難於支配的苦衷。他原也不是有產業的人家，不像洪年先生家裏還有幾十畝肥田，更沒有校長先生家裏的那麼大的舖子。只因為平常祇要顧全自己一個人的生活，所以從沒有把鈔票看做了不起的東西。他從沒有想到鈔票竟會把克昌先生磨折到這個地步！

區君先生等洪年先生把信看完之後，憂慮着說：

「你看怎麼好？——總得替他想想辦法！」

洪年先生緊蹙着眉尖一下子更緊了。他看了看着急的區君先生，再看了看校長——校長還是那樣默然地坐着。

「我說，這樁事情還得請校長幫忙。」洪年先生低幽地說。

「什麼事？」校長瞪着眼睛：「我還一點也沒有知道呢

「克昌先生病得不輕，他要一點錢看病。」
 校長先生沉默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好吧，送一千元去。……再多我也困難。」

大家沒有了話。麗君先生認為這一個問題暫時得到了解決，他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上去。那就是在計勸芳告訴他的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自從慧芳給了他以後藏在心底已經有六天了，自己的考慮已經得到結論——其實也用不到什麼考慮，據到了「辦法」立刻就決定的。他只是在計勸這「辦法」的實行，他要找洪年先生談一次話，六天來却沒有給他一個機會！短短的寒假已去了一半，他的焦慮也不下於克昌先生的患病！

而洪年先生的思慮却還集中在克昌先生身上。一千元够得了什麼，以後的問題正多，而且一定會落到自己頭上，而且……

於是，洪年先生顧到克昌先生的身體，——簡直就是顧到克昌先生的生命，他來了一個提議：

「我說，克昌先生的病，完全是過於辛勞的緣故。我們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們應該勸他休息！」洪年先生用了演說的姿態，莊嚴慷慨地說。「他不能再放下去，我們一定不許他再教書！讓他修養半年，恢復他的健康！校長，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哦！不錯。」校長點了點頭。
 「而且」，洪年先生又接了下去：「他沒有精神可以教

書，上學期就是如此。我們爲了孩子的學業，也不能讓他再教下去！」

校長沒有話。麗君先生却被這幾句話打斷了自己的思路。他覺得洪年先生一定忘記了「生活」兩個字了！他現在不比在榮芳的家裏，一句話也不肯多說；這裏，榮芳又不在身邊，他可以爽快地說上幾句。雖然他自己也知道要把腦子裏的意思完全說出來也是一格不容易的事。

「我說，話是不錯；然而克兄一家的生活怎麼樣？你，老鄭，你，老是……」

「我沒有忘記！」洪年先生爽利地說。「然而不幸而拖累死了，一家的生活又怎麼樣？因此，我認為這樣勉強拮据下去總不是辦法！」

經洪年先生這麼一說，大家真的覺得「總不是辦法」！洪年先生也暫時沒有話，因此大家便入了沉思裏。

廊外在窗外鼓噪着，幽靜中又帶着煩厭。
 隔了總有三分鐘，洪年先生才算在一聲嘆氣之後開口了：

「唉！克兄也真是太可憐了！大家是朋友，多少總得幫一點——忙。」他用眼光向面前的兩位朋友一瞥：「要他休息當然沒有疑問，在休息的半年中，我們在座的三個人都給他一點經濟的幫助，盡一點良心上的責任。——怎麼樣？」

校長還是沒有話。麗君先生心裏似乎有一點不痛快，却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割不出過多的心情去對付這種事情。於是就決定由校長先生寫信給克昌先生，除了勸慰他好好兒

養病之外，並且請他作一個長期的休息。在末後才拖一句朋友們一定儘可能幫助他一點經濟。又寫上了幾句請他安心等話。在寫好了之後，洪年先生一定要校長加上一個附註：

「決不是解職；暫時由校方找一個人代理。一等身體復原，再請幫忙。」

事情就這樣解決了，麻雀的鼓噪，原是一曲美妙的音樂。兩個人一同離開了校長的屋子，洪年先生急於要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寫信，因為要通知一個人來繼續克昌先生的課務。他不願意找什麼「朋友」來，「朋友」會給他麻煩。

洪年先生的脚步移動得很快，然而跟在後面的麗君先生也一步不肯放鬆，幾乎像競走，洪年先生覺得有些好笑。

麗君先生要找一個靜僻一些的地方和洪年先生談一個問題。於是都到了房間裏。

房間裏的確靜靜的，——其實整個學校裏都已經到了靜靜的時候。不過麗君先生總覺得最靜的地方還是自己的房間。把窗門一關，簡直連風兒也偷聽不到他們的談話。

克昌先生的床鋪帳門低垂着，床前還放着一雙拖鞋，似乎克昌先生還睡在裏面。他的座位上積了薄薄一層灰塵；那本「柳公權」很認真地呆呆地站在桌子的一角。這些都分散他們兩個人的注意力，「回憶」在他們眼前失去了效用。他倆面對面的坐上了柔頭，好像要談判一件什麼大事似的。大家都非常沉着。——洪年先生在等待麗君先生的話。

麗君先生用兩手托住了下顎說：

「老鄭，下學期我也要走了！」

「走了？」洪年先生似乎奇怪起來：「為什麼？」

「我們是好朋友，當然可以完全告訴你。」麗君先生的話是這樣說了出來，而且也早已決定了；他還希望和洪年先生一起計劃一下的。可是，說了一句，下面的話又有些啞啞地說不出口來。

總算鼓足了勇氣，也紅着臉兒，才吞吞吐吐地說：

「老鄭，你總可以知道：我留在這裏，事情不會進一步的成功。……因此，……慧對我說，要我到上海去，她也到上海讀書……」

「哈哈！」洪年先生用手在桌子上一拍，身子也跳了起來說：「你們要私奔！好，我去告發！」

「老鄭，老鄭，說正經！」麗君先生用哀求的口吻，要對方的說話輕一點。「我還要和你商量呢！」

洪年先生看到這「小弟弟」着急的樣子，才重新坐到了座頭，用探詢的口吻說：

「靠得住嗎，她？會不會也跟着你跑？」

這一點麗君先生早已考慮到了，結論是：「對自己信任的人不應該有什麼懷疑的。而且，學校已經找好，報名手續也托上海的友人辦妥。就是自己，雖然，還不一定有職業在等他，可是七分的把握是有的，他已經發出了五六封的快信。即使一時找不到事做，他也打算在一家近親的家裏暫時逗留一下，替表姊妹補習一點功課，總可以吃口苦飯。他原有一顆不能動搖的決心：爲了她，可以犧牲一切！」

麗君先生所以要找洪年先生商量的，就只有一點：

「喂，老鄭，你在這裏，比較方便，待我先走了以後，你替我……替我在她面前『打汽』，好嗎？……免得又要變卦。」

「你既然已經這樣決定，」洪年先生也正經地說了：「我知道也不能挽回了。『打汽』一點，當然盡力。不過，」停頓了一下，才提供了一點意見：「你一定得帶了榮芳先去，才可以堅定一點她的心！這一點公關於她母親前，她母親一定會答應！」

「真是——好辦法！」麗君先生感激地看了洪年先生一眼。他根本不去想萬一找不到事情之後，該是一個怎樣的麻煩。

洪年先生真是盡力的，更答應了這件事由他去向榮芳的母親辦交涉。不過最後洪年先生却感慨地說：

「唉，你們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真是有些……」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麗君先生微笑着說，心中充滿了希望和興奮。

事情很順利，三天以後，麗君先生帶了榮芳離開了這個小鎮。在臨走前一天，特地到十里外去看一次克昌先生。克昌先生還是躺在床上。十天不見，瘦削得幾乎認不出來。克昌先生竟沒有提起接到校長先生辭職信的那回事。只是對着老朋友流淚。麗君先生也不想告訴他什麼，勸慰了幾句就預備走了，當告別的時候，克昌先生忽然忍住了眼淚，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說：

「慧小姐好嗎？我覺得你要好好兒注意一下，不要太信

任了朋友！」

故事到這裏是完了。以後怎樣呢？慧小姐會不會跟着麗君先生到上海呢？聰明的讀者一定會知道的。

三十三年十月作此文以紀念亡友麗君

地址：江西路三一六號

中國股票公司

電話：

一一八二一
一六〇三四
號

蘇行散記

宏 兮

十月十一日的晚上，我們一隊大孩子，因為和「華南」一戰的失利，都懷着黯然的陶飯。酒和花生雖然零亂地散在桌上，可是誰都覺得懶懶的。在紅色的愁鬱的燈光下，更顯出這羣大孩子是在自責，是在嘆喪。但我想：何必呢？勝負乃是兵家的常事，快快丟棄了愁念，在這天高氣爽的深秋，讓我們痛痛快快地到外面去遊逛一下吧。

「喂，弟兄們，大家聽着，讓我們到蘇州遠征去，好麼？」我特別提高了嗓子嚷着。

「好啊！」鏡湖第一個跳起來。「我贊成！讓我來領隊！」

「贊成！贊成！」沈達、久全接連着叫。

「那末，」我笑着說，「誰都去，不准有一個逃陣。」

「對！」文濤說。「星期六下午去

，星期日夜車回來。」

「是！」我們永遠帶點靈感的五弟說。「我們打一籃球，再讓我到虎邱去瞧瞧秋色，呼吸點清新的空氣。」

「可是車票呢？」老成自持的弟弟說。

的確，只要一想到這個年頭出門去買車票，就會使大家驚呆不已。誰能一口氣就買上十六張的車票呢？然而意想不到地，我們的姜太公姜同善，却躲在屋角的沙發裏，輕輕地說道：「我有辦法！」

「好！」全體大喊起來。「乾一杯吧！」

於是大家碰杯。

「祝我們蘇行勝利！」弟兄們異口同聲地說。

十四日晨，天才亮，睡在隔壁的五弟就敲門喊大姊。「莫非天在下雨吧，」我心裏這樣想，有些掃興的樣子。接着我立刻從床上跳起來，帶着賭氣的心情眺望到窗外。好啊！天才破曉，沒有風，沒有雨，祇有淡淡的陽光在升起。

我不禁向天大笑，一陣喜悅沁入到我底胸懷的深處。

每天，我照常要到辦公室去，今天的早上自然也不能例外。幾天來，爲了物價的騰躍，使我早上的工作分外地緊張。而尤武、國琦又來了電話，非要和大姊一起去不可。我說去是可以，車票呢？甚難去惹球不去，祇多了一張女孩子的，難道你們充女子不成？尤武說，他一準化妝女人。我想去吧，去叱，車票臨時再說，否則一定弄不下。我約定了他在我的家裏集合。

這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半了，我趕快結束事務，寫告假信，可是突然來了一位明星隊的老友蔣巖先生。他是以誤傳誤，聽說我們弟兄要出門，便特地趕來說法饒行的。待等知道僅僅是到蘇州去一次，就不禁啞然失笑。可是我們却要求他同去，他說沒有市民證，出門恐成問題，但我們硬拉他去，我想，結伴而遊，可以增添旅途的風趣。

「準定在我家裏集合！」我叮嚀着。隨後我和五弟一同回家。當我一腳踏進大廳，在那裏已經是羣英畢集了。沈

達、久全、熙榮、松源、世珍、顯政、文濤、國立、允武、國琦，都已早在那裏整裝待發。後來滌塵也趕來了。但點過人數，獨缺一位，那就是邦綸。這時一照掛鐘，已是三時又半，真是令人着急。過了一會，電話的鈴聲響了，趕去一聽，竟是邦綸，這真是意外之喜。十分鐘以後，張邦綸騎着腳踏車進來了，於是我們整隊出發。一面翠綠色的「明星」籃球的國旗，打着頭陣，迎風飄揚在大路上。

到了車站，時間還早，然而頭見那寶票間的長蛇行列，真使我擔憂還欲購張車票的問題。這時我們的「百事通」允武擠了上去，而華也在這個時候突然走到我們的面前，她是先到我家裏，聽見孩子們說我們要上蘇州去，所以就追蹤到火車站上來。接着她也買到了票。火車快要開了，可是我們的「百事通」到此刻還渺無形跡。後來經幹事國琦找了一陣，才見這「百事通」滿頭大汗地跑來。據說差一些旅行證也被騙走，後來好不容易才買到了車票，跟着我們一同上了車。

四點一刻，我們大羣人便擁入進口，踏上了征途。

我們用百米賽跑的方式衝進了月台，又得了華的幫助，竟在人山人海的火車裏舒舒服服地佔到了十四個座位。火車開了，一程又一程地離開了上海。我們是都市的大孩子，對於兩旁的田野誰都發生了興趣。滌塵先生說，他十年以後，願意同幾個知己搬到鄉下去做隱士。

我但願他做一名山水的遊客，將來出版一本空前絕後的遊記，就是徐霞客也得遜色三分。大家說說笑笑，不知不覺之間，暮色漸深；車過青陽港，已經是黃昏時分了。農村的一帶，炊烟四起，不由得令人飢渴異常。但回頭看看，久全正和國立在那裏偷偷地勁嘴，便立刻被我捉住，我說：「好，你們竟不有福共享！快拿出來大家吃吧！」拿出一看，原來是五香豆五小包，分配的結果，每人各得十二粒，餘下的一粒大家公決讓主人久全獨吞。這時在後座也鬧了岔子，原來文濤獨藏汽水兩瓶，連他夫人世珍都不知道，正在偷偷下嚥之際，却

叫人發現瓜分了。

車到崑山，飢腸過人，幸而我們的一位站旁的閒人，替我們買來了二十個蘇餅。蘇餅又香又甜，這些孩子們都說是有平生難得的滋味。

車進蘇州站，已是深夜。下了火車，路是那樣的不平，天是那樣的黑暗，可是我們在鏡湖的歡談歡迎下，憑着一點孩子的勇氣闖進城裏去了。到了觀前，店門正在打烊。我們在采芝村買了許多甜味的食品 and 暗紅色的玫瑰酒，準備晚飯後的消閒。晚飯是在「上海老正興」吃的，東道主是鏡湖，誰都吃得醉意濃厚，盡歡而出。

到了旅邸，誰又買來了紅菱。我們一面剝着紅菱，一面談着夢話。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憑大姊的資格，下令各自歸寢，準備明日應戰「羣星」。可是誰會想到蘇州旅館裏竟有那麼多的臭蟲呢？這真所謂「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

十五號天才破曉，我已被隔牆睡着的五弟、文濤他們敲門叫醒，不一刻，

我們集合了以後，前往吳苑品茗，還吃到了不少美味的土產。

十時餘，才抵達公共體育場。我們僥倖地戰勝了。更幸運地遇到了蘇州××煤球廠的吳先生，他請我們去遊虎邱，三輛馬車疾駛而去，我登上車前，拉住馬韁，狂風吹起了我的長髮，使我神往於海燕的飛翔！

到虎邱已是十二句鐘，正是午餐的時候。吳先生就請我們到虎邱飯店吃飯，我們吃着鮮活的搶蝦，使我們興高采烈。飯後到虎邱一遊，在那裏祇看到一些小茉莉，別的便什麼也沒有，然而這裏畢竟是名勝，我們便攝了幾張照以留紀念。（見本文末照相）

天下着雨。我們搭乘汽船回返蘇州。才上岸，我們第一得到的興奮消息，便是滌塵太太也到了蘇州，這是我們隊中共認的福星。第二個興奮的消息，便是夜車票都買齊了。雨連續地下着。邦綸爲要買雙蘇州名產的繡花鞋獻給太太，就拖了文濤冒雨出去，足見誠意之至。下午去教育學院，那健身房的寬敞龐大，使我異常感動。晚飯承志謙先生的

招待，但爲了趕搭夜車，連道謝都是匆匆地，向火車站集合去了。

月台上有椅子，我們三三兩兩地坐在那上面。車子是脫班了，松源百無聊賴地哼着「夜來香」。於是大家恭維他是「男性李香蘭」。他不禁窘了起來，便逃到一輛老虎車上，久久不敢聲張。夜深了，天很陰霾。車還是沒有過來。於是使這羣倦遊的大孩子們平添了一陣惆悵。十一時半，火車才蹣跚着進站。我們爬進了車廂，便懶懶地開始打盹起來。這時候，祇有五弟傾聽着車外的雨聲，寫下了一首寄給他的好友馮小姐的詩——

窗外雨

我怎能訴說我對你的相思，
讓我將無邊的傾訴嚙向雨絲，
或許你也是雨天的愛戀者吧！
那時，迷濛的雨絲會潤濕了你的眼，
你可也會叫它寄回我被相思的相思……

子夜三時，我們到了上海，四時，回到家裏，等候我們的唯有一個清醒着的媽媽——多麼偉大的母愛呵！





柳 林 (中篇連載·二)

A·勃拉克伍德作
吳志平譯

水漲的河毫不使我們吃驚，但由於水的突然降落而被黏留於地勢高與乾燥處這一事實也許是嚴重的，我們結果得置備額外的食品備藏。至於其餘的話，軍官的預言可認為正確，風從完全澄清的天空中吹下來，循序地逐漸加大，直到牠達於一猛烈的西風的威勢。

當我們架置營帳的時候，時間比平常較早，因為太陽離開地平線上還有十足的一兩個鐘頭，讓我的朋友仍睡熟於熱的沙上。我瀏覽各處對我們的宿地，作漫無目的考察。這個島，我發現，不足一英畝廣闊，僅為一沙堆，高出於河流的水平面約有二三英尺。最遠的終點，對着日落處，為飛濺起來的浪花掩沒着，這些浪花為狂風從開花的浪的頂上，吹上來。這個島成三角，尖端向着上流。

我立在那經過了好幾分鐘，觀察着迅速殷紅的洪水，帶着喧囂的吼聲流下來，成功浪潮，猛衝着堤岸，像煞要把牠整塊地一掃而去，隨後在兩邊的泡沫滾湧的流水中迴旋着。地上看來也被那震盪與衝激所搖動着，而柳林的瘋狂的擺動，當風橫掃牠們的時候，更增加了這個島本身實際上在移動的幻想。在上面，約離開一二哩遠，我能看到這偉大河流向

我傾注而來：牠是像向一座滑瀉面的山坡上瞭望，爲了有泡沫而顯著白色，在各處跳躍着，把牠自己呈露於太陽當中。

這個島的其餘部分，太茂密地生長着柳樹，不能使散步感到愉快，然而我仍作一次巡禮。從最低的終點處，光線，自然改變了，河流看來黑暗的與憤怒的。只有飛濺浪頭的背上可以看出，由於泡沫而形成線條狀，受着從後面襲來一陣猛烈的風而被強迫推向前來。在很短的距離間，牠是可見到，在各島間侵入進來又退回歸去，隨後用着澎湃的一掃，消失於柳林中間，這些柳林環繞着牠，像洪荒時代的巨大無比的生物擁擠着俯身下去飲水一樣。牠們使我想及龐大的海棉般草木，這些東西把河流一吸而盡入牠們自己的身體中。牠們使河流在眼中消失。牠們在那兒聚集在一起，成功足以壓倒一切的數目。

全體看起來，牠是一個令人獲深刻印象的景象，有着牠的渾然一體的寂寞，牠的光怪陸離的啓示；當我經過長久地與好奇地凝視，一個奇特的情緒開始在我的心的深處的某地方激動着。在我感到荒野美的喜悅的中途，一種不安的奇怪感覺，簡直有些像驚駭一般，偷偷地跑出來，未經思索過

底，與難以解醒底。

一個水漲起來的河，也許，時常引起了一種凶兆的預感：在我面前我所見到的好多鳥獸，或爲可能在近早晨的時候，都會一掃而空；這一水的無休息的轟鳴的洪流，觸起了敬畏的意識。可是我知道，我的不安遠較我的敬畏與驚奇的情緒潛藏於我的心底的更深處。我所感覺的不是那一個。牠也不和長驅的風的力量有着直接關係——這一狂嘯的旋風，差不多要把少數幾英畝的柳樹拔起而上騰於天空，將牠們像靴一樣播散於景物之上。風僅不過在聊以自娛，因爲沒有東西從平淡無奇的風景物上升起來阻止牠，而我却意識到帶着一種快意的興奮，和牠共同享受着牠的偉大的遊戲。可是這種新奇的情緒，和風沒有關係。實在我所經驗到的苦惱是非常浮汎的，因此，那是不可能去探索出牠的根源，從而加以處理牠，竣則我曉得牠無論如何是在我的周圍的這些原素的無限制力量，使我明白我們的完全不足重輕，有着關係。這個水流高漲的河流，也多少和牠有點關係——那是一個浮汎，不愉快的觀念，我們會對在牠們的掌握中日夜每一個時間都一籌莫展的這些偉大原素的力量，多少會加以忽視。因爲在這兒，牠們實在是在一起共同發揮着無限大的力量，這景象訴諸想像。

柳

但我的情緒，就我所能理會牠的講，看來更特別和柳林有着聯繫，對於這幾英畝的地方，以及這幾英畝的柳林，密集在一起，叢生在那兒，繁殖於各處眼所能達到的地方，重壓於河流之上，像煞要把牠窒息而死，在天空之下一哩接着

一哩地成着茂密行伍的排立着，窺察着，等待着，諦聽着。和原素絕無關係外，柳林和我的憂侶發生着微妙的關係，由於牠們數目衆多的緣故，有些好詐地在攻擊着我的心，並且用種種方法，力謀呈現於想像中，一種新的雄厚的力量，再者這一力量，並不是完全對我們取友好的態度的。

當然，自然的偉大啓示，絕不會不在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給我們深刻的印象，而我也不是這一類心境的門外漢。大門引起人的敬仰，大洋引起人的深懼，他方面龐大森林的神秘，則引起了一種特屬於牠自身的魔力。但這一切，就某一點或另一點上講，有些地方與人類生活與人類經驗，有着密切的聯繫。牠們引起了可理解的情緒，即使受驚的情緒，亦復如此。牠們有助於整個的情緒向上高揚。

然而對於這些無量數的柳樹，我感覺，那是大不相同的一件東西。從牠們發出的某一本質，足以困擾你的心。一種敬畏的意識，確然被促醒轉來，但這種促醒的敬畏意識，在其地方，受着一種浮汎的恐怖的刺觸。牠們密集的隊伍，當蔭影加濃的時候，在我周圍每一地方變爲更其黑色一些，在風狂怒地但同時却又柔和地搖曳着，在我心中，蘇醒了好奇的與不受歡迎的啓示，那就是我們在這兒侵踏進一個異國世界的境界，一個世界那兒我們是闖入者，一個世界那兒我們是不爲人需要，或不被人邀請留下來的地方——那兒我們也許要冒險的危險。

這一情感，雖則牠完全拒絕把牠的意義加以分析，可並不在這個時候向前進展達於威脅的狀態而使我感覺不安。可

是他從沒有全然離開我，即便在旋風中做着張營帳和生燒鍋的很切實緊要事務的期內。他保持著，恰足以煩煩你和痼疾你的力量，奪去了可愛的架置帳幕的地方的很大一部分的牠的體力。對於我的同伴，我絕不提，因為他是一個我認爲缺乏想像的人。在第一點，我決不能對他解釋清楚我意思所指的東西，第二點如果我這樣做，他一定會對我愚蠢地笑着。

在島的中央，有著一少許低陷的地方，我們就這兒張着營幕。周圍的柳樹可以少許阻擋着風。

『一次最不好的張營帳，』這位鎮定的瑞典人說，當最後帳幕已豎成的時候；『沒有石頭和可寶貴的引火物。我準備明天很早就繼續動身前進——是麼？這些沙泥一無借助之處。』

但有一次半夜篷帳倒潰的經驗曾教會了我們好多方法，我們盡量想法把這合適的吉卜賽人的家弄得安全，隨後我們出去到附近搜集了一大堆的木頭直到我們上床休息爲止。柳林並不脫落樹枝下來，而漂流的木片是我們供給的唯一來源。我們一處不遺地搜索着。每一地方堤岸都在崩潰着，當高漲的洪水洗刷牠們，在每次浪花衝激與水濺濺落中，奪去了大部分的堤岸。

『這個島比我們上岸時已小了不少！』細心的瑞典人說着。『在這樣速度下，牠不會維持多久。我們寧可把獨木艇拖得靠帳幕近些，準備在一聲通告後就出發。我要和衣而睡。』

他在一短距離外，沿着堤岸攀登上去，我聽到他的很高

興的大笑，當他說話的時候。

『天呀！』我一會兒後聽到他呼喊，轉身過來看一看什麼事使他驚呼。但在這時候，他被柳樹叢掩沒着，我不能找着他。

『這畢竟是什麼東西呀？』我再聽到他的呼喊，而這一次他的聲音變爲嚴重起來。

我很快地奔向前去，在堤岸上與他相會。他正在看着河上，指點着水中的一件東西。

『老天爺，那是一個人的屍體！』他激動地大喊着。『看呀！』

一件黑色的東西在起泡沫的波浪上翻來翻去的轉着，很快地飛馳過去。牠逐漸在消失中，隨後又一度地浮到水面上來。牠是離開岸上約有二十英尺遠，漂在我們所立的地方的對面，牠圍圍地傾側着，對我們直視。我們看到牠的眼睛在落日中反射着光，發着一種奇特的黃色光，當牠的身體翻轉過來的時候。隨後牠做出了一個張大的張口吸水的衝波而前的舉動，在一隱陷沉入水中，悠然而逝，不再見到。

『老天爺，原來是一個水獺，』我們如出於一個聲音般地驚呼起來，大笑著。

牠是一個活着的水獺，出外來覓食的；可是牠看起來十分像一個溺死人的屍體在激流中無能爲力地轉動着。沉沒到很深的下面去，牠再爬到水面來一次，我們看到牠的黑色波，濺濺地，在陽光中輝映着。

(待續)

編 後

一 關於「星花」

海潮像一陣陣夢寐的波，飄着，滾着，笑着，那輪着春天的一角——那遙遠的，從淡淡的雲霧裏僅能看到的一點光亮，一點火焰，那是星，是閃爍的星，是懸掛在海天一角的跳躍着的星星。

從星，我就想到了那北海邊的一個孤島上的北極花，它有淡白的顏色，然而閃爍着一種智慧的光；它的花瓣是那麼的細小，可是潔淨的晶瑩令人聯想到它是北極夜裏的僅有的光亮。是的，北極夜，這令人多麼不耐的北極夜呵！漫長的北極夜能看見這樣的星，令人解渴的星，令人溫暖的星，這是多麼的幸運呵！

唔！我愛北極花，因為它是星樣的花，它是花樣的星；它會使我解渴，它會給我溫暖……

二 關於本期的文字

溫暖——爲了要通過文藝的形式，在人世的情意上多加添一絲溫暖，我們便以最大的篇幅讓小說佔有了去。這一期，除了「柳林」外，小說共有五篇，「迷霧」，「白色的山脈」，「債」，「洞殘」，都是創作，而「放逐」則是契訶夫的翻譯短篇。應當特別在這裏提出的，是司徒宗先生的「迷霧」，他丟開了待改的課卷而爲本刊寫下了這樣動人的畫面，真使我們異常地感激。台灣作家龍瑛宗氏的「白色的山脈」，是從三個斷面裏烘托出了一個孤

獨者的悲哀，然而在每一個斷面裏，却又刻劃下了各種不同的人物，尤其是那叫做「債」的女僕的性恪，這是多麼美麗的台灣女性的性恪！「債」和「洞殘」是兩篇血淚的故事，它可以振動我們的感喟，但也可以增添我們生人的情思！

這一期的插頁，是採用了魯迅先生寫給鄒西諦（振鐸）先生的信函。內容是談到關於北平靈譜的印行。雖然在許廣平先生編印的「魯迅書簡」裏已經編印了類似的信件，然而刊載在本期的還是未發表的手蹟，希望本刊的讀者能用欣賞一件珍貴藝術品的目光來揣摩它。至於茅盾先生的「談出版文化」，是從兩封信件的文字裏節錄下來的，雖說祇有短短的幾節，

是作爲一個編輯人的風格和識見，却已經畢露無遺。如今茅盾先生遠居於蜀中，在遍地烽火現在，我們敬以無限熱意遙祝他的健康。

今年，正是契訶夫逝世以後第四十個年頭。爲了要紀念這一世界性的作家，我們便另闢了專輯，特約沈子復先生爲本刊寫了一篇評傳和一篇編目，而蕭廷義先生的「契訶夫逝世四十年紀念在蘇聯」，更是不易得的資料。契訶夫是舊俄的作家，然而他的血液却一直流注於新蘇的疆土，乃至中國的大地。據說，在中國，「契訶夫全集」已有人着手翻譯并且準備出版，但願寶貴的中國出版界能夠完成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從下期起，有若干不輕易握筆的作家將爲本刊撰述，無疑地，這是本刊讀者渴得着的喜訊。

文藝春秋叢刊之二

星 花

三州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每冊售價一元六角

編輯者：永祥印書館編輯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福州路三八〇號
聯號：山東路二六六號

發行人：陳安鎮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印刷廠
山東路二二八弄二七號
電話：九二二一〇

分銷處：本埠各大書坊報攤
外埠各大書坊報攤

實業部登記 財政部註冊

德康錢莊

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銀行錢莊

一切業務

活期	式樣	便利
袖珍	美觀	歡迎
支用	應用	開戶

莊址：上海河南路如意里二〇號

電話：九三六三
九二七二〇

合乎生理機能之大補劑

安度賜保命

注射補汁
內服補汁

安度賜保命係由純壯畜精液腺內提出之靈效精汁最純淨最濃厚絲毫無人
造物質參雜其中迥非他種人造化學混合物而成之賜保命所能相提並論功能
直接增加人體內之分泌腺促進新陳代謝恢復細胞活動力使體質堅實抵抗
力加強助長發育防止衰老如曾服各種補品而不能收效者請服用安度賜保命
無不奏效如神注射補針與內服補汁功效完全相同二十年來據中外各國著名
醫師實驗報告確切證明安度賜保命不惟對性方面有返老還童之效即無數內
科疾患亦得藉以治癒並確定其適應疾患如左：

- 一 神經衰弱：腦力不足，健忘，失眠，頭暈，耳鳴，眼花，遺精，性機能衰弱等
- 二 神經痛：腰痠，背痛，偏頭痛，胃痛及瘋癩等
- 三 營養不足：小兒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乳力不足，發育不健，病後失調，羸弱多病，心弱血虛，產後虛弱等
- 四 未老先衰：脈管硬化，陽萎不舉，房事無能等
- 五 結核症：初期肺癆
- 六 嗜好煙癮：鴉片煙癮，酗酒及各種麻醉品惡習慣
- 七 其他：糖尿病，腎臟病，膽囊疾患，腸管機能障礙，物質代謝病，心臟障礙，狹心症，喘息症等

上海安度化學製藥廠發行

各大藥房均售

九江路二百十號



(針補射注)



(汁補服內)

大康洋紙號

經售中外各種紙張

存貨充足各色俱備

售價公道送貨迅速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號址：長白街（老北門大街）五號

電話：八四七七四

廣西路一六四

新利查

標準西菜社

選料高尚

菜餚豐味

座位寬廠

招待懇懇

電話

九九四四
三六七
九〇六

寶大祥

網緞呢絨棉布

價格便宜第一

貨物精美第一

職員謙和第一

服務社會第一

電 電

上話小話

海八東八

八三門○

仙五南六

橋五號三

零七

久康洋紙號

經理：

國產各種紙張

統辦：

環球名廠紙料

長白街四七弄十號

電話三八〇〇九

上海中西大藥房總發行

紅字黑盒

百花露香粉

水搽乾撲 兩宜香粉

- 特異
- 1 汗毛孔決不放大
 - 2 細潔白嫩而生動
 - 3 面上絕對無油光
 - 4 能去除雀斑暗暗
- 除上述特點之外
 搽後二十四小時
 內雖出汗或洗臉
 毋再搽香粉之煩
 小盒裝帶靈便
 六倍裝容量多



痰敵

止咳化痰頑痰
 平哮喘治肺癆
 健脾胃去積滯
 治胃痛平肝氣

出品
 肥皂
 水香
 明星
 上海

無渣洗滌
 潤膚可貴

明星香水
 明星香水

THE GREAT EASTERN DISPENSARY, LTD.

中法大藥房

總店上海北京路一五號·電話二九三三三轉各埠
電報掛號五七三·分店遍設國內外

風行四十餘年
老牌唯一
精神補劑
老幼咸宜

艾羅補腦汁

富神健腦
補血生精
效力偉大
馳譽中外



醫藥界一
致公認
強身補劑
能大補劑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
秘

春夏秋冬
四時可服
男女老幼
人人相宜



本藥房創立迄今已有五十餘年除運售各國原料藥品醫器器械衛生用具外積極提倡國產新藥研究製造先後發行靈效藥品花糖香品五百餘種並總經理羅威公司雙獅牌各種新藥化粧品中華製藥公司龍虎牌八丹中法化學製藥廠百吉牌各種注射藥中法油脂製造廠蜜蜂牌甘油硬脂酸及中法血清菌苗廠卍字牌各種血清菌苗等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聲譽茲將著名出品畧舉數種於下藉供採購焉

<p>肅疥 一切疥瘡 搽之立愈</p>	<p>果導 通便潤腸 味美效宏</p>	<p>胃甯 統治胃病 立止胃痛</p>	<p>羅威水菓鹽 清血解熱·和胃潤腸</p>	<p>九造真正血 藥性純正·補血聖品</p>	<p>艾羅療肺藥 止咳化痰·補肺防癆</p>
<p>孩兒面 潤膚美顏 久負盛名</p>	<p>羅威沙而 殺菌消毒·衛生要品</p>	<p>救星續活水 救治瘧疾·起死復生</p>	<p>龍人丹 辟瘟防疫 人人必備</p>	<p>古力晶眼藥水 消腫定痛·目疾救星</p>	<p>九一四藥膏 生肌拔毒·統治皮膚</p>